世代之門

作者: 夏心潔

Powered by 紙言

世代之門 第一章 鈴鈴（一）

世代之門 作者：夏心潔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本故事並無任何政治立場，純粹科幻故事。

Ps:本小說純粹藝術創作，無任何仇恨及煽動國家意圖，詳情請看本小說最後一章"立場聲明"，本人十分愛國，無意離港，如根據本小說所寫，只要香港與國家發展融合，將不會發生本小說所寫的那個未來叫香港的另一個時空的恐怖外星文明的次元，那麽所有香港人都不用如本小說所寫死後要回那個次元開腦，本小說最終都是科幻藝術創作。因此只要與國家合一，對大家都是好事，本小說純粹是反面教材。

序章

在地球以外的另一個宇宙，遙遠的未來時空，有一個五光十色、高樓林立、科技先進的一個烏托幫般的國家，所有人都不用工作，所有人都和諧地相親相愛、樂也融融，就在於此。可是這個地方卻面臨滅世，都只因為這個地方是無中生有的，她沒有過去的歷史，當人們都憂慮著滅世的同時，當地流傳著一本小說名為《世代之門》，正幫助世界解答一切。

Do.....do.....
do.....傳來一陣聲音，到處都是一筒一筒猶如雪櫃般高大的伺服器。一個黑衣男子說道「楊專員，我們世界快完了，天空也變得越來越昏暗，我們必需盡快找到小說《世代之門》的作者──羽深。根據這本流傳於世的小說，作者羽深指出香港過去的歷史，就是我們世界缺失的歷史，她指出我們香港世界的第二位潛意識的大腦就是她其父──李光，必須找到她，才能找到李光。我們香港世界宇宙一定要集齊四個潛意識主機大腦，宇宙才能夠行常運行，而我們伺服器裏面的模擬古代香港才能連接我們的未來，否則到了公元2112年，我們世界就會末日。我們現在離2112年只差20年而已。」

「我知道，曾專員！根據《世代之門》一書所指，作者羽深由一位叫楊安迪的十三歲少年巧遇，因此我已經找到了一名姓楊，洋名叫安迪，並貌似地球人年齡十三歲的小子，我會安排由他親自選出一名女孩成為羽深，並找出其父成為下一個潛意識大腦。」楊專員說到。

曾專員又說「根據書中所寫，我們得知作者羽深是龍鳳胎孩子，她有一名雙胞胎哥哥，其父非常有才華，能歌擅舞，叫李光，她的母親是一名有40吋長腿，身形高挑的黃衣女子。」

「曾專員，根據書中線索所指羽深是個小女孩，家住在柴灣角，她和她哥哥都眼睛很大，兩人都是左撇子，她樣子十分美麗可愛！但她很怕老鼠，她喜歡騎著一部兒童單車，並發出「鈴鈴鈴」的單車鈴聲。啊.....還有.....書中都說羽深喜歡熊貓!」楊專員說道。

「楊專員！那就拜託你了！我們全國人都不想死，沒人想末世！一定要找到羽深，和她所說會幫助我們的神龍。」

「曾專員，神龍未必一定存在，但羽深一定要找到，否則我們就找不到香港的第二和第三位潛意識大腦。如果我們伺服器裏下面的模擬香港渡過不了2012年的神魔大戰，那就不會有後面羽深作的《世代之門》小說的出版，那便沒有後續的第三和第四位潛意識大腦出現，那麽到了2022年，馬志明議員便不能當選為特首，就不能連接我們的未來了，我們的世界就會末日了！」

第一章 鈴鈴

一個下午，一名高大、深眼窩、穿著便服和牛仔褲的男子李光靠近飯桌，他撕開一包芝麻餅乾放進口中，然後又連忙拿起一個橙，用指尖把橙撕開放進口中，他吃得自得其樂還在舞動身軀。

家中的液晶電視正播著政府廣告「無痛開腦！給你理想人生！歡迎各位市民加入無痛開腦，你將得到幸福一生，生活於真正的香港！榮譽、財富、愛情、親情、健康，全都給你。成為宇宙大能的一份子。」

突然電話響起發出鈴聲，李光一邊吃橙一邊按下手機接過電話來。

「喂，誰？」

「是.....是.....是.....真的嗎？太好了！我現在和我太太立即來生育所。」

.....
「恭喜！李先生、李太太，你們的孩子快誕生了！」

在一間實驗室中，一個又一個大缸放著一個又一個胚胎，突然其中一個胚胎在人工洋水中跌了下來，接生人員立即接住跌下來的嬰兒。

「李生，恭喜你，你們的孩子出生了，是男的，眼睛很大，很可愛。」

接生員連忙把剛出生的孩子給李光，李光高興地抱起孩子，然後說「不錯，他就是李汎。」

接著，接生員說「等等，好像還有，大慨十五分鐘後，同一個胚胎跌出第二個孩子，接生員一手接上，說「恭喜你們生了個女兒，眼睛都很大，長大一定很漂亮！」

「甚麼？女兒？真是女兒嗎？」李光連忙接過孩子「哈哈哈，是女兒呀，我最喜歡女兒，真的是女兒，她就叫李深吧！」

「李生、李太，先不用緊張，我們會帶他們洗澡，洗完你再帶你們的兒子女兒回家吧！你們一家一定會很幸福的！」

李光的太太 - 陳多美，她在陳家中排行第四，她是一名身形高挑、瘦削的黃衣女子，有40吋長腳、長曲髮、內雙眼皮，經常拿著香煙在吸，喜歡喝酒，喜歡跟一些不三不四、來自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人士去酒吧猜枚夜蒲，當然她也會說髒話。她為人聰明絕頂，很懂得做人，有時也很心恨手辣，所以她什麼人士都不畏懼，是一個很厲害的女子。而且她精通普通話。

多美她已經預先準備好兒子和女兒的衣服，還有一對綠色和一對黃色的襪子。

迷迷糊糊的睡著了，感覺就是被母親抱著，當一打開眼睛，就看見一架升降機的門打開，然後經過走廊入了一樓的第H號的單位。

「阿爸！我生了一對兒女！」抱著李深的多美說。其後李光緊追上多美並抱著兒子。兩人都充滿笑容

一名五官端正的老人從單位的廚房中走出來，看到多美手上抱著的女嬰，高興得得意忘形地用一雙手脾接過並抱起李深。

「這是妹妹叫李深。」

老人用一雙手脾托起女嬰
說「深深.....深深.....」

李光把李汎放上梳化上，然後老人都把李深放上梳化。

多美對著孩子說，「妹妹」「哥哥」「你是妹妹，他是哥哥。」

李深用她那雙像蝴蝶翅膀般的迷離大眼睛望著坐在她對面的另一雙大眼眶，眼睛空洞洞，冷酷的大眼睛，穿著綠色襪子的哥哥，而她自己穿著黃色襪子，李深雖然還不懂說話，但她心中想著坐在她對面的哥哥，心中想著「是你，就是你，你是世界上另一個我，我要跟著你，一起生，一起死喔.....」

時間瞬間過了半年，李深和李汎已經是六個月大的嬰兒，他們每天都在外公的家長大，多美每天都帶孩子到外公家讓他們給外公照顧。

某一天，坐在外公家的木摺椅上的李深和李汎突然看到家中另一位新成員，他們看到一個胖男子，肚子胖得像大皮球，帶著眼鏡，頭髮稀少的男人抱著一個初生嬰兒，是女嬰來的。胖男子原來是多美的哥哥，即是李深和李汎的舅父。

舅父把女嬰放上梳化，李深一眼看就感到這個女嬰和她有著不明來歷的感應，是她跟哥哥不同的另一種感應，這女嬰有著大眼睛和一個心型臉蛋。

然後舅父說「她出世了，但她媽都不在，她媽因為懂日語，已被政府專員帶走去轉世做潛意識了。千杏一出生就沒媽媽了！」原來這位孩子叫陳千杏，是李深和李汎的表妹。

高興的日子總過得快，過了這三年，李深總是喜歡跟千杏一起玩多於跟哥哥玩，她總覺得自己跟千杏有著不知如何形容的感應。一晚，父親李光買了一盒有不同顏色的積木回外公家，李光取出不同顏色的積木各一放在桌面上，然後說「好吧！現在看誰和誰有心靈感應！」

「首先就哥哥跟妹妹吧！我會說出1，2，3，4，然後你們要指出1，2，3，4每一個數字代表那一個顏色的積木哦！」

「1」李深用手指出白色積木，但李汎就指出綠色!」

「原來哥哥跟妹妹雖然是雙胞胎，但原來你們沒感應。」

「那就妹妹跟杏杏來試吧！」李光說。

「1」白色，「2」紅色，李深和千杏都指出同一顆積木，「3」藍色，「4」黃色.....李光當時真的嚇到目定口呆，李光驚訝的不是他女兒和表妹有心靈感應，而是恐懼。他恐懼的是李深和千杏會被政府

專員帶走做雙核心潛意識。於是李光對岳父說「爸.....不如你去做潛意識開腦吧！現在政府說只要每個家庭有一人願意開腦做潛意識，他的家屬就不用去做潛意識了！否則現在發現李深和千杏有心靈感應，一定會被政府帶走她們的！」

外公說「若要開腦就我去吧，我不能讓我的孫女三歲就被帶走。」

到了晚飯後，李光和多美都會帶孩子一起回自己家中，他們家只是在外公家「美樂花園」過一個街口的「多寶大廈」。回家後李光和多美在李光的海水魚魚缸前面一邊跳著舞一邊唱歌。

「當年相戀意中人.....」「大家性情近.....」他們兩夫婦一邊唱歌一邊跳舞，兩個孩子都看著，李深一邊笑一邊拍著手多高興，但哥哥就毫無表情，一雙大眼眸空空洞似的。」

突然一隻老鼠從李光家中的魚缸底衝出來廳中，李深嚇得臉色蒼白，她連忙從後抓住哥哥的手臂向後退，嘴巴也嚇到說不出話，連尖叫的聲音都叫不出！

「嗲咄打老鼠！嗲咄打老鼠！」李光說著。

李光拿起一根掃把，驅趕著老鼠，但感覺他不是在驅趕走那老鼠，而是在玩弄牠，把牠掃來掃去在亂跑。李深嚇到不敢直望，只是從後捉緊著哥哥。

「妹妹不用怕，哥哥在。」「妹妹不用怕，哥哥在。」李汎擋在從後抓緊他手臂的李深說著。

這是李深第一次聽到哥哥親自為保護她而說的話，哥哥一直以來都很冷酷，大大的眼眸空洞洞，不知他在想什麼。

到了明早，「沙沙沙.....沙沙沙.....」李深和李汎被坐在床前梳妝台中正在吹頭髮的多美的風筒聲吵醒。他們兩兄妹跑出廳中坐在地上，然後多美走來取出李光之前買回來的彩色積木倒在地上，說「你們兩個在這裡玩吧！」

李深一看到積木就高興地拿起來疊著，但李汎依舊呆著不感興趣。李深看到地上有一個小小的銅製鈴鐺，她拿起鈴鐺並搖著，發出「鈴.....鈴.....鈴.....」的鈴聲，然後向坐在對面的哥哥說「鈴鈴啊！這是鈴鈴啊！鈴鈴！」但李汎望著妹妹和鈴鐺依舊毫無反應，對鈴鐺不感興趣。之後，當李深想再拿起積木疊時，她忽然感到睡意，她看到哥哥都趴著地上睡了，她也忽然想睡，然後她也趴在地上迷迷糊糊。

多美看見了，她說「兩個都睡著。」，多美只好抱起兩個孩子到床上。

明早，多美才剛回家，李深和李汎都一同睜開眼睛起床。

「媽咪」李深叫著，「媽咪剛才去了那裡？」

「媽咪去了夜蒲，現在回家看你們嘛！」多美說。

「你們都醒來了，不如我們一起出門走過圈好嗎？」

「好呀。」李深說。

但李汎依舊酷酷的說「我不去了。」

「那你自己在家吧，記住要乖點。」

然後，李深跟多美出門上了住宅的升降機下了最底一層，看來多美沒鎖門就出門了。因為李光說過鎖門沒用的，政府專員有百合匙，要進屋就能進屋，所以都不需要上鎖。而在這烏托幫的香港，也沒有人會當賊子，否則刑罰很重。

升降機到了最底一層，她們都走出升降機到住宅底層的商場，李深拖著母親的手並高興地說「媽咪，有一次我拿著鈴鈴向哥哥說這是鈴鈴，他都凝望著那個鈴鈴哦。」

「什麼鈴鈴？」多美一邊含著香煙一邊問道。

「家中那個銅製搖它會響的那個鈴鐺，是鈴鈴。」

多美和李深一起走出商場，在昏暗的天色中，街上有一名攤販正擺賣著衣服，多美最喜歡就是看衣服，多美走到攤檔前一邊看衣服一邊對李深說「你那麼喜歡鈴鈴，不如你就叫鈴鈴吧！」

「好啊！」

從此李深的名字就叫鈴鈴！

不經不覺又到了冬天，在昏暗的香港天色下，黃色的斜陽、抬頭仰望天空上是粉紅色的雲彩.....鈴鈴和哥哥每天都穿著很有型的衣服到他們家樓下的一條街「柴灣角」留連。「柴灣角」是一條迴廊，迴廊上面有一條火車天橋，迴廊頂上被火車天橋遮蓋住的。每當有火車經過，整條迴廊上面就發出「滾滾滾.....隆隆隆.....」的聲響，再加上來回不絕的人群和攤販，十分嘈吵。

李深和李汎的衣服都是多美親自為他們挑選，多美很有時裝觸覺，也很喜歡買衣服，她給李汎穿著一身黑色皮褸和靴子，至於鈴鈴就穿著蕾絲上衣和蛋糕紗裙。至於多美自己就喜歡穿著黃色套裝。

一天，多美在柴灣角的一檔街頭攤檔看衣服，鈴鈴和哥哥就在附近留連，多美看中一件小孩的碎花上衣，然後說「鈴鈴，你過來！看看這衣服合不合你穿。」鈴鈴聽到母親的聲音於是走向多美，多美拿起衣服併上鈴鈴的上身。突然，李光走上前看見妻子和女兒，多美親切地說了一聲「老公~」。

「你去了哪裡？老公！」

「我剛收到政府專員通知要我上班哦！他們說要找香港小說的作者羽深，否則香港很快末世，他們說羽深的小說寫她父親就是香港第二位潛意識，她父親叫李光哦！所以現在他們在香港找了所有叫李光的男子上班，在香港叫李光的人加上我原來有三人，現在他們看我們三人中誰是潛意識。」

「放心老婆！上班很好玩，都是和另外兩個李光一起在不停看電視增加對世界的意識。至於我要不要開腦都是未來的事，沒有這麼快的。」

「老婆！我這幾天上班都在看機械貓動畫，機械貓的妹妹叫做多啦美，跟你名字相同呀！也是黃色的，你喜歡黃色套裝，不如你就叫多啦美吧！而你的肥哥哥就是機械貓呀，哈哈！」

多美看著丈夫笑著。覺得還很幸福似的。

到了第二天，多美早上在收拾家中的雜物，有一個大膠袋裝著一堆毛毛玩偶。

「那麼多毛毛玩偶.....」多美一邊收拾一邊說。

然後其中一隻玩偶跌下來，是一隻小小的熊貓玩偶，鈴鈴一看到熊貓玩偶，立即抱起說「我要這隻。」。

多美說「羽深喜歡熊貓眾所皆知，妳也喜歡.....」

到了晚上，李光放工回家，高興的拿著一堆東西回來，有數本動物圖書說是送給兒子李汎，李汎接過圖書，然後低聲說了一聲「多謝爹哋！」，然後就走了進房間。

李光說「哥哥平日都酷酷的，都不知道他喜歡什麼，那就給他數本圖書。」

「至於鈴鈴呢！給妳的是一架兒童單車。」

鈴鈴一看到那架單車十分高興
是她最喜歡的顏色，黃色的單車，車上還有一個響鈴，只要用母指撥一下響鈴還會發出「鈴鈴鈴.....」的聲響。

「我很喜歡呀！多謝爹哋！」鈴鈴說。

「爹哋現在上班有很高的薪金，遲些再買東西給你們吧！」李光說。

從此每天上午，多美都帶著兩個孩子在她們住的公寓「多寶大廈」出門，走出單位，走進升降機，多美每隻手都拖著一個孩子，帶著鈴鈴和哥哥走出多寶大廈。而鈴鈴則一手拖著多美，一手推著父親送的單車，車上的籃子上還擺著熊貓玩偶，然後她們走出升降機。在「多寶大廈」的大堂中有一名當管理員的老伯，他十分喜歡鈴鈴，每次見到她們下樓都很高興地看著這位有雙像蝴蝶翅膀般的迷離大眼睛的可愛女孩。

多美說「香港不用工作都有生活費，我們上工只是當作娛樂，好心那管理員老伯就不要工作，回家休息還好。」

她們走出大堂，鈴鈴不停貼著哥哥走，說「哥哥好像高我一吋啊！」

哥哥沒回答，只是笑著凝望著妹妹。

多美說「你們兩個雙胞胎，金童玉女是嗎！」

「你們兩個都長得像嗲哋，眼睛那麼大。」

「你們知嘛.....所有宇宙都是假的，只有這個宇宙是真，其他宇宙都是潛意識來。」

「n zh dào ma?」多美用普通話說。

「哈.....媽咪說普通話，我都聽不懂。」鈴鈴說。

因為香港歷史上曾被中國統治，所以多美精通普通話。

「汎，你的鞋帶鬆了，快掷好吧！」多美對兒子說。

鈴鈴看見正在路邊掷鞋帶的哥哥，然後她心想著「鞋帶？我都懂掷啦！」不過她其實不知道是在甚麼時候學會的，因為她根本沒穿過有鞋帶的鞋子。

就在每天上午到下午，昏暗的黃色斜陽，鈴鈴和哥哥都在她們家下面的那條街「柴灣角」留連，除了聽到「滾滾滾.....隆隆隆.....」的火車聲，還有鈴鈴一邊踩單車一邊說「熊貓哦！熊貓哦！好乖！好乖！熊貓好乖！我們一起踏單車！」鈴鈴單車上的籃子總是放著那熊貓玩偶。除此以外，這條迴廊還每天都響著「鈴鈴鈴.....鈴鈴鈴.....」正是李深的單車響鈴聲在街上的人群中嚮起。直到一天.....

那天，忽然來了一個少年，一個圓面形，圓形大眼睛，娃娃面的少年，少年樣貌大慨是地球人的十二、十三歲，說話還是孩子聲的。他先走上前向鈴鈴問好。

「你好！我叫楊安迪。你乳名叫鈴鈴嗎？是誰改的？」

「下.....因為我喜歡家中那個鈴鈴，媽咪就說叫我做鈴鈴啊。」鈴鈴說。

「是啊，我正在找潛意識，你做不做潛意識啊？」

鈴鈴毫無猶疑說了一聲「好呀。」

「真的嗎？你會做潛意識？」安迪驚喜地問。

「對啊。」

在另一邊望著妹妹跟少年對話的李汎目不轉睛，雖然不知他想著什麼，但他好像有點憤怒.....

其實鈴鈴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潛意識，她還以為做潛意識是什麼好厲害的東西來。

少年拿起一張紙，說「你在合約簽個名好嗎？」

鈴鈴說「我不懂寫字啊！」

「那你隨意畫些東西就可以。」安迪說。

「好啊。」

於是鈴鈴在合約上畫了一下。

少年說「你真好人！我從來沒見過像你那麼好的人！放心！你不會死的，我要你下世成為羽深，因為我是楊安迪，根據小說《世代之門》說，我是第一個巧遇羽深的人，只有我可以選擇誰是羽深。」

接著，少年拿起相機說「鈴鈴！不如拍張照片作記錄好嗎？」

鈴鈴說「好呀！但我拖著單車和拿著熊貓啊。」

「不要緊，你抱著熊貓拍吧！因為你就是熊貓女哦。」

於是「卡」一聲，拍了一張照片，一個拿著熊貓玩偶的女孩，後面架著一架黃色的兒童單車，相中的女孩笑得很美。」

「很好！拍得好美啊。」安迪說。

「平時拍合約照片的人都是苦口苦面的，根本不會笑呢！因為要開腦了。」

少年說「那.....我要你做羽深，羽深不會死，她寫完整套香港小說《世代之門》後，她就跟男友一同去了移民結婚了。」

「哎.....你個子太矮小了，我會叫他們把你下世造得高點和漂亮點好嗎？」安迪說。

「好呀。」鈴鈴回答。

「我們的宇宙在最初被創造時，只是一個球子的大小，但她不斷澎漲，越來越大，變成我們現在的宇宙哦！」安迪向鈴鈴說。

然後，安迪拿著一部黑色皮套的長方形物體在他手中點擊，在輸入資料。

「這是電腦嗎？」鈴鈴問安迪。

「是啊，這是智能電話！不過現在在我們世界的人都少用了！因為大家都說不環保又殘忍。因為電腦中的中央處理器都是生物部件來。」安迪說。

接著安迪走向一個站在馬路旁的欄杆旁的長髮黑衣的高大中年男人附近。

「安迪，你肯定她就是羽深？」黑衣男人說。

「楊專員，我肯定！因為根據下面世界的香港網網站站長「夢遺大師」他說，他的交友網頁也加了真的那個羽深，他說他看過羽深照片，她是大眼睛和有卧蠶的！和這女孩一樣。而這女孩的父親是叫李光呀！」安迪答。

楊專員望了在對面的李深兩眼，然後喃喃自語地說「難道這女孩就是我們的潛意識.....」

幾天後，奇怪的事又發生了，一班穿著黑衣的人，不停追著在迴廊留連的李汎。

「仲少爺！仲少爺！仲少！仲少！找到你了！」

李汎走上前，那班叫著仲少爺的黑衣人拿著一個頭盔為李汎帶上數分鐘。

鈴鈴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為何那些人要找哥哥，沒理會，還繼續騎單車。

然後李汎除下頭盔後說「我要救我妹妹！」

快樂的日子過得特別快，肥舅父最喜歡帶著他女兒千杏，和鈴鈴、李汎、多美上他那部綠色客貨車一同遊車河！舅父最喜歡帶她們遊荃灣的象鼻山，可是在高速公路上，鈴鈴總是睡著了。她一醒來，聽到舅父說「這裡是荃灣，還是未開發的，到處都是深山野嶺，但下面的荃灣已經開發了，所以其實我們跟下面是兩個世界來的。」

然後舅父的客貨車衝上了公路，經過一所白色、像教堂入口般的建築物。

「這建築物，在這裏是一所成人進修學校，所有課程都是看影片的，而在下面世界這裡是一所私家醫院來。」舅父一邊開著車一邊說，然後舅父的客貨出衝上一個迴旋處，駛回公路。

接著她們又到了外公家，鈴鈴和千杏還有哥哥一起站在窗邊下的梳化，隔著窗花的他們看見窗外有一所幼兒園，根據香港的法例孩子到了十四歲才開始讀幼兒園，她們三人還小所以還未讀書。就在那幼兒園的玻璃窗戶上貼了很多水果貼紙，鈴鈴和表妹一邊在數水果圖案「有橙、蘋果、梨、葡萄，那個是不是西瓜？」

「公公！那是西瓜嗎？」鈴鈴問。

公公說「看不清楚呀，我下樓去看看好嗎！」於是公公下了樓。

鈴鈴等著外公回來，但怎麼了？已經好久了還看不見外公出現和回來！

鈴鈴問舅父「公公為何還不回來？」

於是舅父說「那我下樓找一找公公吧！」

一會後.....開門走進家的是舅父，不見公公！

舅父一副愁面，他說「下面有政府專員帶走了公公，專員說根據《世代之門》一書，作者羽深說她外公家窗前有一所幼兒園，她外公走出來幫羽深看幼兒園的窗戶上的圖案，於是就被閉路電視發現他就是羽深的外公。現在我們外公變成其中一個羽深外公的嚴疑者。所以專員現在要把外公送了去帶VR虛擬實境頭盔到下面世界轉世去了！專員說鈴鈴可能是羽深，如果是真.....下世都會繼續把鈴鈴做外公的孫女。於是外公就應承了專員的條件。」

鈴鈴知道外公走了，不知再等多久才會再見到他了，鈴鈴很安靜，什麼話都沒說。

接著.....杏杏對鈴鈴說「出面的人說這個香港是由羽深和他老公製造出來的，是他們兩人loop出來，人們說羽深寫完她的小說後，就舉家移民到未來世界了！羽深書中說我們世界的人不用工作、喜歡玩bingo遊戲和喜歡玩電子遊戲，都是真的。」

不久，外公家的門再被打開，走出來的人是爸爸李光。李光跟舅父一樣愁眉，他說「都是那個西瓜！是那個幼兒園窗戶上的西瓜圖案。可能我就是西瓜.....」

鈴鈴說「西瓜？爹哋是西瓜？」

「西瓜！我是士多啤梨蘋果橙啊！哈哈。」鈴說。

鈴鈴還在說笑，她根本什麼都不知道。美麗的大眼睛帶著純真的笑容。

李光呆著甚麼都沒說地望住女兒，眼神無奈彷彿。

到了晚上，整群孩子都喜歡留在姨媽的房間玩耍。

大表哥「咦咦哦哦唷唷唷」地發出聲音，因為他喜歡看電視的日本動畫，所以喜歡說日文，但沒人知道他說的日文是說什麼。

姨媽在她房間中的木製上下架床坐下來說「姨媽是外星人，外星人有超能力，只要勾勾手指尾，就知道你想甚麼，會有心靈感應了，我們來做個好朋友吧！」

「誰人要跟姨媽做好朋友呢？」

此時，最小年紀的小表弟只有三歲，他在房中亂跑大叫，然後他的胞兄，即鈴鈴的二表哥阿倫捉著他弟弟說「喂，不要亂跑大叫哦！」

阿倫表哥大慨是地球人年齡的十五十六歲，相貌俊俏，高高瘦瘦，聰明機智，剛轉了男子的聲線，很多女孩都喜歡他。

接著姨媽說「三表哥要跟我勾勾手指尾嗎？」

姨媽說「三表哥被專員說他是猴王轉世，他快要被人開猴子腦了！哈哈！」

姨媽說「我們來玩過兒童版bingo遊戲吧！首先你們兩人一組。」

李汎拖著鈴鈴的手說「我要跟妹妹在一起的！」

鈴鈴剛才一直在發白日夢，哥哥一拖著她的手，鈴鈴才在白日夢中驚醒。

突然.....房門被打開，大姨媽走出來說「阿泰，你要走了，你要去開腦喇！」

姨媽問大姨媽「吓.....你捨得你兒子了嗎？」

大姨媽說「沒辦法了！專員說他不下去，世界很多東西都不存在！因為很多宇宙智識都在他腦子裏，專員說他們會複製一個我下去照顧他的了！」

「放心走吧阿泰！你下世會很帥和很富有的！下面一樣有你喜歡吃的叉燒，不用擔憂哦！」

大表哥一邊哼著日文歌一邊走出房間.....從此房間內少了一個人。

遊戲就此被打斷。

.....

日復日，昨天跟今天一樣，今天跟明天一樣，就是每天多美都給子女穿著住十分漂亮的衣服在他們家

下面的那條迴廊下玩耍。那條迴廊「柴灣角」在昏暗的天色下，火車天橋上再次發出「滾滾滾.....隆隆隆」的聲響。

只准許兩兄妹在街上玩，甚麼東西都不教他們，電視也不准看，是李光的意思。李光曾對多美說只要甚麼都不教他們兩兄妹，他們甚麼都不懂，政府就不會帶走他們了，多美一直對丈夫的話言聽計從。

「你好嗎！鈴鈴」

是楊安迪的聲音，鈴鈴今天穿著一件熊貓的連身娃娃套裝。

「我今天是熊貓啊，你看！我有尾巴的！」李深對安迪說。

「咦！是哦。」安迪說。

安迪問鈴鈴「你喜歡什麼人？你下世我給那人給你。」

鈴鈴說「我喜歡媽咪。」

安迪「吓.....但你今世媽媽不會下去的。」

「那好吧！我把你下世媽媽都做得像你今世的媽媽一點好嗎？把她頭髮弄曲，一樣喜歡看衣服，都是叫多美好嗎？」

「好啊。」鈴鈴說。

至於哥哥李汎，他今天的手上握著一個雪糕形狀的劍球玩具，在柴灣角的迴廊一邊走一邊玩，那個雪糕形劍球是這個時代最受歡迎的玩具之一。上面有一個海棉做的圓球，下面有一個膠做的雪糕筒，海棉球跟雪糕筒有一條繩接駁著，只要用一隻手握起雪糕筒然後把那海棉球拋上雪糕筒中就成功完成了一次。

但那劍球其實是鈴鈴去年叫多美買給她的，但現在已被哥哥據為己有似的。鈴鈴有試過拿起雪糕劍球來玩，但每次都被哥哥奪走。

安迪看見鈴鈴經常都在迴廊上目不轉睛地在看著李汎，他便問鈴鈴「那人.....是你朋友嗎？」

「啊.....算是吧！」鈴鈴回答。那是因為鈴鈴不知如何回應和解釋他們其實是雙胞胎來的。

「鈴鈴.....鈴鈴.....」在遠處傳來多美的呼叫.....

鈴鈴立即騎著單車駛往迴廊的街口.....單車一直發出「鈴鈴鈴.....鈴鈴鈴.....」的鈴聲駛向前.....向前.....直到駛往多美眼前。

「媽咪.....」鈴鈴騎著單車停在多美眼前說著。

「去外公家吃晚飯了。」多美說。

晚飯後，所有住在附近的孩子都喜歡去外公和舅父住的那個一樓H號室單位的公寓「美樂花園」下面

的花園留連，那些小孩一邊滑滑梯，一邊盪鞦韆，一邊氹氹轉，十分熱鬧。

一個小男生坐在花園長椅上，鈴鈴一看見他就走向他面前說「你好！我叫鈴鈴啊！」

「噢！你好呀，我叫葉賈祺。」

「我可以叫你小賈嗎？」鈴鈴說。

「可以，我很喜歡認識你！其實我們前生都是認識的。」賈說。

「前生你說我長得像你表哥，所以我今生用了你表哥的樣子哦。」賈說。

「是嗎？小賈？真的有這回事？」鈴鈴問。

「無論那一生那一世我都是你朋友，我今生下來都是你朋友，我會幫你的！」賈說。

鈴鈴拿著手上的熊貓玩偶跟小賈說「你看，牠是熊貓呀，牠很乖的。」

小男生笑著，看似很喜歡跟鈴鈴做朋友。

「嗨！你好嗎！鈴鈴！我叫小如。」走來另一個女孩，女孩齊耳短髮，皮膚白皙，身形瘦削、內雙眼皮，看似十分清純可愛。

「你好呀.....小如！一起玩熊貓好嗎？牠很乖的。」鈴鈴說。

「很高興跟你玩啊！鈴鈴。」小如說。

於是小如、小賈和鈴鈴就成了朋友了。

世代之門 第一章 鈴鈴（二）

忽然，阿倫表哥和杏杏都來了，身穿紅色連身裙子的杏杏大叫著鈴鈴說「鈴鈴！阿倫表哥說他要表演了!」

阿倫表哥手上拿著一副撲克牌，用熟練的手勢玩弄著牌，鈴鈴、杏杏、小如和小賈看得目不轉睛，阿倫表哥說「鈴鈴你喜歡什麼數字和牌花？」

「我要紅心四。」

「那你抽一張。」

「嘩.....」小孩們大叫「真是紅心四啊！」

阿倫表哥說「你看看那些牌的背面！沒異樣吧！全部一樣花的。」

忽然阿倫表哥一洗牌，牌的背面出現一堆天使在起舞的圖案。

「嘩.....」四周的小孩都跑來圍住看阿倫表哥的表演。

「鈴鈴！你表哥好厲害啊！」其他小孩紛紛說著。

.....

到了第二天，李光抱著鈴鈴，多美抱著哥哥在他們住的公寓「多寶大廈」下面的「多寶商場」逛逛。多美手執香煙，並從口噴出煙霧。李光剛吸完一支香煙，他把煙頭放在商場垃圾桶上的金屬煙格。

李光說「如果嗲咂去了開腦，那時嗲咂就會慘死，嗲咂會變成一條條了！」

「嗲咂會被五馬分屍嗎？」李深問到。

「不是.....是比五馬分屍更恐怖，是被人活生生碎屍萬段！不過不是碎屍，而是我是活生生被碎的！雖然我會先被催眠，可能會失去知覺才碎，但如果我催眠不了就只可吃顆安眠藥，然後生宰了。所以政府說什麼無痛開腦是不必然的。太蠢太笨、年紀年長和一些特殊體質的人是催眠不到。」李光說。

「那時嗲咂就會變成一條條。」

「嗲咂變成一條條。」

「嗲咂變成一條條」。李深跟著父親李光說。

「嗲咂作的小說《神探史提芬》中的女主角就是根據我的寶貝女兒改編寫的，嗲咂希望鈴鈴轉世長大

後會跟我小說寫的女主角小娜一樣聰明、機智、有愛心、善良又美麗。」

然後李光又說「鈴鈴！你知嘛，潛意識是很奇妙的東西，每個人的夢中都是一個宇宙，有些人跟別人會有心靈感應，有些人甚至跟別人有夢境相通，而這些能力，都是我們政府想要找用來開腦的人哦！所以做人別太樹大招風，聰明能幹的人往往是最易被人看中，也就是天妒英才的原因。」

接著他們一家都回家休息，鈴鈴看到父親走了進洗手間已久，她連忙走進洗手間問道「嗲咂，你做甚麼？」

「我正在刷牙，你有沒刷你的牙齒？」李光說。

「我有啊！」鈴答。

原來李光一向很注重自己的牙齒清潔的。

在李光刷牙後，多美就走進洗手間開了滾水。

「你兩個剛出完街，全身都發臭，快過來洗澡，水溫已經可以了。」多美說。

此時鈴鈴還拿著熊貓玩偶在床上蹦蹦跳，不想洗澡，她最討厭洗澡喔。

但母親叫到，只好進洗手間，然後鈴鈴把糟糟的小熊貓掉進洗衣桶，洗澡吧！

「這隻東西太髒了，掉進洗衣桶用洗衣機洗。」多美說。

然後他們兩兄妹在浴缸中嬉水，多美幫他們洗頭，多美用手指指壓按他們兩兄妹的頭皮。

「嘩嘩嘩嘩.....好痛呀.....嘩.....嘩」哥哥大叫著。

「到你了.....」多美說。

「啊.....嘩.....嘩.....痛呀.....嘩.....啊」鈴鈴大叫著。

最終洗澡在一輪尖叫聲中結束。

然後多美拿著風筒幫孩子吹乾頭髮。

哥哥的頭髮短，很快就吹乾了。但.....

「你的頭髮又長又厚，真難吹乾。」多美對鈴鈴說。

晚了，他們一家四人都睡在同一張大床，多美睡貼牆壁，然後鈴鈴、哥哥，睡最外面的是李光。

鈴鈴還把熊貓玩偶放在枕邊說「熊貓，我們睡了。」

「這隻東西都要睡嗎.....」「真有趣.....」多美冷酷地說。

到了天亮了，鈴鈴和哥哥都矇矇朧朧的醒來。

鈴鈴她發現不見媽媽，鈴鈴在跟哥哥說「媽咪呢？媽咪不見了.....」鈴鈴還想大哭似的，眼睛開始流出淚水。

李汎立即坐在多美的梳妝桌，拿起多美的胭脂水粉噗上自己面上，然後拿起唇膏塗在自己嘴唇上。

「我是媽咪，妹妹.....我就是媽咪了.....」李汎向妹妹說。

「哈哈哈.....哈哈哈.....」鈴鈴看到哥哥的花面貓樣子，由哭變笑，笑得肚子痛，淚水也笑走了。

突然，家門打開了，回來的是多美，多美看到玩弄化妝品弄得花面貓的兒子說「阿汎，你幹甚麼，你看你，快點去洗。」

「媽咪！你去了那裡？」鈴鈴問。

「媽咪去了夜蒲，現在回來看你們。」

接著，家門又打開了，是李光回來。

「老婆，來這。」

李光神神秘秘地叫多美跟他走進洗手間說有些東西和多美說。

「今天政府專員跟我說.....」

「他們說很快就要我開腦成為香港伺服器的第二位主機潛意識.....」

「怎麼？會是你？」多美問。

「他們說我們女兒鈴鈴就是羽深.....因為她跟羽深一樣喜歡熊貓.....」

「但我說不可能的，因為我女兒是甚麼都不懂的，不可能是羽深。」

「但他們說她是.....」

多美和李光背著孩子說話，之後的東西，就不知道他們說什麼，但肯定的是他們一面愁容。

到了第二天，鈴鈴和哥哥照舊在柴灣角這條迴廊留連，在昏暗的天色中，發出「滾滾滾.....隆隆隆.....」的火車聲，他們兩人都穿得很酷和漂亮，就在柴灣角這裡豎立了一個寫著「柴灣角」的路牌，在路牌下經常站著一個小女孩，小女孩齊耳短髮、帶著眼鏡、腳上穿著一雙紅色拖鞋、跟鈴鈴一樣個子矮小。她經常注視著在騎單車的鈴鈴，但鈴鈴從來沒跟過她說話，也不知道女孩名字。

到了傍晚，鈴鈴感到肚子餓，她看見姨媽走了出外公住的公寓下的花園。

「姨媽！我肚子餓.....」鈴鈴對姨媽說。

「已經傍晚，快吃晚飯了，等多會吧!」姨媽說。

「但我真的現在餓了。」鈴說。

「拿手來！給你吧！」姨媽說。

鈴鈴張開手接過姨媽給她的兩顆加應子。

鈴鈴撕開糖紙，咬了小口加應子，是甜甜酸酸的味道，這是鈴鈴會永世記住的味道。

「姨媽！人的心臟長在哪？」鈴鈴問。

「心臟？在妳肚子囉！」姨媽指著鈴鈴的肚子說。

到了晚飯時間，因為外公已去了開腦，晚飯是舅父煮的，有炒飯和外賣的全隻燒鴨。

在這個地方，所有人都不懂用筷子，他們都用即棄膠叉。多美用膠叉各叉了一件燒鴨給鈴鈴和李汎。

鈴鈴和哥哥都胃口很小，他們兩人都用左手拿起膠叉，叉起幾口飯放進嘴巴，他們都只是吃了幾口炒飯，兩個都好像不用吃東西要升仙似的。所以怪不得他們兩兄妹都長得那麼瘦小。

晚飯後，他們回家了。回到他們居住的多寶大廈公寓，開門進屋後不久，門又被打開，是李光回來，他抱著一個大西瓜。

「買了個西瓜。」李光說。

之後李光拿了把大刀把西瓜砌成一小一小塊，叫太太和兒女來吃。

鈴鈴和哥哥都拿起牙籤，叉起小塊西瓜放進口中，這西瓜很甜，哥哥一邊吃一邊在傻笑「哈哈哈.....哈哈哈.....」

而鈴鈴都跟哥哥一樣吃著很甜的西瓜傻笑起來「哈哈哈.....」

吃完西瓜後，李光望著自己的海水魚魚缸在觀看魚兒。

鈴鈴凝望著父親。

「唉.....西瓜啊！西瓜！今天為何我收不到你信息，我很想念你啊西瓜，快給我信息吧.....」李光摸著頭子一邊在自言自語。

「哈哈，嗲哋和西瓜是朋友嗎？」鈴鈴問。

「你知嘛.....鈴鈴，這個世界沒有所謂的精神病人，收到的幻覺和幻聽是我們政府中靈魂是魔鬼的壞人做的，他們故意用聲波技術把信息傳送到你腦子的，並控制人做一些不好的事。至於那些癲癲喪喪殺人放火和那些智障人士，他們都不是有病，而是他們的靈魂根本就是魔鬼轉世，殺人放火強姦的人是大魔鬼，智障那些人士則是一些小鬼投胎。除此之外，在下面世界還有一些人根本沒靈魂，是聽從

上面的人工智能電腦指令的機械人來！」「知嘛.....鈴鈴！」李光說。

「嗯.....你們兩個前額的瀏海太長了，過來修剪一下。」李光說。

原來李光最喜歡幫孩子剪頭髮，每次剪完都會用髮剪割損一下他們的頭顱，並流出少許血絲，他說是剪髮後要簽名。

「嗲咂簽名啊！」鈴鈴在父親幫她剪髮後大叫著。

剪髮後.....

「鈴鈴.....嗲咂跳舞給你看好嗎？」李光對女兒說。

「好啊！」

李光原來是跳舞奇才，他在無音樂下，自己拍著拍子舞動身軀，拿起鴨咀帽，帶上頭，又搖動帽子，轉身，彎腰，搖動頸子，鈴鈴看到父親的舞步，真的覺得父親很厲害，大叫「嗲咂好厲害，嗲咂是天王巨星啊！」

李光說「鈴鈴，在下面世界有一些明星歌手甚至名人都是我帶VR頭盔下去扮演的。所以有些明星歌手或名人可能只是意識來，可能根本沒有此人，或者部份是一些被招攬的已開腦的人士假扮的，所以他們在下面世界其實根本不會老，樣子可以隨意轉換，他們的人生和事業生涯都只是意識來造出來給你們娛樂。」

就在他們全家晚上睡了一覺後就到明天了。

但這天，不是平凡的一天。

到了中午左右，家中的門被人打開，走進三個穿黑西裝的黑衣人士，好明顯他們就是政府派來的專員。

「李光，你就是香港伺服器的第二位潛意識大腦，你現在要跟我們去開腦了，你的女兒就是羽深。」

鈴鈴當時並不太理解發生什麼事，只是感覺不是好事。直到專員拉著李光，鈴鈴就忽然大哭起來。

「啊.....還嗲咂給我！」鈴鈴一邊大哭一邊大叫。

哥哥李汎雖然一直都酷酷的，但他看到妹妹在大哭，自己也忍不住眼睛流出淚水。

「李光，現在給你小許時間給你和你家人告別。」

「嗲咂不准走！」鈴鈴說。

李光走近多美，兩人眼睛都是淚水，李光吻了多美的嘴唇，說「我走了！老婆！我永遠愛你！多謝你給我生了兩個孩子，阿汎和鈴鈴，我永遠愛你們。」

「嗲咂不准走！」鈴鈴再說。

接著李光對鈴鈴說「嗲咖一定要走的，嗲咖不走會沒有我們和這個世界，你還記得嗲咖打老鼠嗎？永遠不會忘記的嘛！是我們的記憶來。」

李光忍不住淚水說完這番話。

「汎……你要好好照顧妹妹！」

「鈴鈴，你不用怕，神龍答應了我他會救妳的。」

「我女兒都不看電視，她甚麼都不知道，怎會是羽深，只是你們說她是。」

之後李光以一副呆滯面容說完這番話後就跟住專員，轉身就走了。家中大門也被關上。

……
就這樣過了兩天，早上，專員又走進多美她們的家，多美叫醒熟睡中的孩子並幫他們穿好衣服。

「去那裡？」鈴鈴一邊給多美穿衣服一邊問。

「他們說叫我們去看嗲咖。」多美答。

之後他們下了樓，在「多寶大廈」前面的馬路上泊了一部客貨車，有點像舅父那部車，不過這部是白色的。

鈴鈴和哥哥都個子小上不了車，專員各抱起他們兩人，抱起他們兩個小孩上車箱。而途中鈴鈴都是拿著她的熊貓玩偶在手上，仿佛熊貓是她的重要伙伴。

鈴鈴期間在車上睡著，醒來已經到了。

他們一行人上了一座大廈，大廈的升降機有一道舊式的拉鐵閘門，專員幫他們一行人拉開鐵閘，走出升降機，再走進這層中的其中一間房，房中有一道又一道的大閘，之後在鈴鈴眼前的是一部部像雪櫃那麼高的金屬大櫃，這裡的冷氣很冷，大櫃有很多機械插著很多電線，很多LED燈在閃，並整間房發出一段段數據傳送的聲音，是伺服器房。

他們一行人跟著專員走進最入的一座櫃，停下來，鈴鈴拿著熊貓玩偶在手中，眼睛只望著熊貓。

專員打開櫃子，是觸目驚心的一刻。

櫃中放著一個人類的大腦，下面有一大推皮膚似的物體，一條條放在櫃內。

「這就是李光……」專員說。

鈴鈴在櫃前呆站著並手握熊貓玩偶，然後忽然大哭「啊……啊……嗚……嗲咖啊……」

「嗚……啊……」

多美看到丈夫的大腦也忍不住掩著口鼻哭起來。

鈴鈴則一邊哭一邊大叫，然後李汎從後擁抱起妹妹。

「妹妹不要哭！不要哭！都是哥哥不好，是我不好，是我趕走了你男朋友，連累你下來。現在我們一起下去找嗲咂。好嗎？」李汎哭著說。

「我都沒有哥的。」鈴鈴一手鬆開李汎的身軀，然後繼續大哭。

「你真是我妹妹來的。」李汎流著淚水地說。

「你哭夠沒有.....你還長得那麼漂亮，那你再哭就把你下世的樣子做得更醜！」專員說。

「這個世界是你作的，我們都是跟你寫的小說說的劇情行事。」專員說。

「嗚.....啊.....」鈴鈴的淚水還不停地流著，並凝視著手上的熊貓玩偶在哭。

「你再哭，下世就不給你哥哥你。」專員說。

突然，其中一位專員的手機響起，專員接過電話「喂.....是.....是.....是.....好.....好的。」

「在未來世界的范威，他說他都懂養海水魚，他說他不想他女兒再給別人，他說他會下來下世做李光的複製人，做李深的父親，還叫我們做多一個複製人給他做朋友。」專員說。

李汎聽了後跟妹妹說「妹妹，不要哭，不用哭了，范威真的是我們真的嗲咂來，真的嗲咂說會下來看我們，不用哭，嗲咂回來了！」

但正在大哭的鈴鈴並不知道誰是范威，她心中的嗲咂只有李光。

「好了！你們玩夠了！催眠師來！」專員說。

其中一位專員搖擺著催眠吊墜對住眼睛充滿淚水並背著大櫃的李汎的眼睛說「你甚麼都不記得，你以後都不能跟你妹妹說話了！你父親沒死，只是上了班！」李汎哭著但沒反應地站著原地背著大櫃。鈴鈴一直望著哥哥的一雙流著淚的大眼睛，仿佛兩人正在互相感應著哀傷。

「好！到你了.....李深。」

專員拿著吊墜在鈴鈴眼前搖擺，並說「你父親沒死，只是上了班，你以後都不喜歡熊貓，就變成喜歡白貓吧！都一樣是貓。」

「啊.....」鈴鈴的眼看著吊墜，然後感到很頭暈並倒在地上並失去知覺，而熊貓玩偶也從她手中掉到地上。

「掉了她的熊貓！」專員說。

.....

鈴鈴好像已沒了意識，沒意識了一晚，忽然心中感覺到不安感，好像是父親已不在，鈴鈴睜開眼睛發

現自己躺在家中的床上。

鈴鈴起床走出廳看見多美拿著一個熱水壺在喝茶。而哥就呆坐在梳化。

「媽咪，嗲咂呢？」鈴鈴問母親。

「嗲咂？上了班囉！」多美說。

「哦！」

之後鈴鈴說「杏杏說過有種糖果很好吃，可買給我嗎？」

「什麼糖果？」多美問女兒。

「是一條條，長筒的，有很多水果味，杏杏說過她都很喜歡吃，我也是。」鈴答。

「好吧，我找找。」多美說。

「要下街逛嗎？鈴鈴、阿汎？」

哥哥說「我不了。」

「我去！」鈴鈴說。

正當多美正想幫鈴鈴更衣外出時「咦……怎麼你剛才一直穿著上街衣服和鞋子睡覺？」

「……」鈴鈴呆著也不知道。

然後……

多美抱著鈴鈴在「多寶大廈」的商場逛逛，多美還在看衣服。

突然鈴鈴想起上次和父母一起在商場逛的那天，父親說過的話。

她忽然想起地說「嗲咂變成一條條」

「甚麼一條條，嗲咂還在，只是上了班。」多美說。

「嗲咂說過自己變成一條條了！」鈴說。

多美忽然驚醒，然後她忽然在商場中大哭，抱著孩子跑回上公寓。原來她現在才記起她丈夫已經不在世了，只是之前她都同樣被催眠。

第二天，鈴鈴拿著一筒水果糖在柴灣角的迴廊在吃，但她身邊已沒有熊貓。柴灣角上的火車天橋繼續在昏暗的天色中發出「滾滾滾……隆隆隆……」的火車聲。

「你好，你今天穿得好漂亮」楊安迪向鈴鈴問好。

「是嗎？我不知道，媽咪給我穿的。」鈴說。

「你在吃甚麼？」安迪問。

「甚麼？糖來的，媽咪買的。」鈴答。

「下……你要吃好吃了，很快你們都要轉世。」安迪說。

「現在政府立了新法例，所有未滿十四歲的兒童都要帶VR虛擬實境頭盔下去轉世，死後回來都要開腦，無一幸免了，因為再沒人開腦，我們世界會因潛意識不夠而末世的。不過如果你是羽深就不會死的，她的神龍男友救了她，她完成了她的小說《世代之門》一書後就移民了。」安迪說。

然後在柴灣角路牌下面那個穿著紅色拖鞋的小女孩看見楊安迪，她走向楊安迪並說「我下世都會去幫鈴鈴的，不過我下世要做李光的女兒，她父親又帥又機智，我下世都想做她女兒。」

「那……我安排下吧！」安迪說。

接著，鈴鈴很自然地一邊發呆一邊在迴廊往前走，迴廊的盡頭有一所中學，鈴鈴望著那六層高的中學，外牆淺宗色的建築物。

「你喜歡這所學校嗎？」

鈴鈴轉頭一看，原來是安迪。

「這所學校是名校哦！聽說很多這裡的學生都是高材生，聽說他們玩VR虛擬實境電子遊戲都好厲害的，所以這學校很多學生都被政府抓他們下去開腦了！」

「你喜歡這學校嗎？」安迪問。

「嗯。」鈴鈴說。

「那你下世就讀這學校吧！我會安排！聽說羽深都是讀這學校的！如果你是羽深，那就一定要入這所學校哦！不過在下面世界，這學校不是名校，而是五級水平的九流學校來的。」安迪說。

「鈴鈴……走了…… 要去外公家。」多美在遠處叫著。然後鈴鈴便跑回母親身邊。

多美一如以往一邊吸著香煙，一邊呼出煙霧，一邊大步走。在她後面跟著兩個小孩，哥哥和鈴鈴，哥哥跟著母親走在她的左邊，而鈴鈴則落後了，快步跑到多美的右手邊。

多美一邊呼出煙霧一邊大步走，煙霧吹往後面的孩子，被煙霧吹到的鈴鈴還在笑著。

至於哥哥一邊大步走跟著多美，一邊用一隻手握著雪糕劍球玩具在拋來拋去。

「專員說你兩個也要下去，不過你們放心吧！媽咪會在上面看住你們，不用怕，不會很慘的，一定可以回來。媽咪已經是黑寡婦了，要這麼多慰問金也沒用，你們都走了。」多美一邊走一邊說著。

接著鈴鈴到了在附近的外公家，她看見杏杏，她問杏杏「你嗲哋呢？怎麼最近都不見他，上一次見面是我們上了他的車去遊車河，舅父還去了成人學校交學費，那天後我沒再見他了。」鈴鈴說。

「我嗲哋說現在所有未滿十四歲的兒童都要下去轉世開腦做潛意識，他說他現在都去了帶VR頭盔下去轉世了，因為他想下世都做回我嗲哋。他一早已找老師教識了我英文和普通話，嗲哋說學多些東西開腦對世界有益處。」杏杏說。

「專員說我下世會有媽咪了，然後會找三表哥做我弟弟，我們一家下世都會很幸福的。」杏杏說。

「你嗲哋都開腦了，你忘記了嗎？」杏說。

鈴鈴呆著。

「姨媽還說她會開一個和她一樣的機械人下去伴我們的。」杏說。

鈴鈴聽完杏杏的話後，不知為何內心好像很傷心，她在外公家行了幾步，無意地不小心推開了外公家的其中一間房房門，觸目驚心一刻又出現了。

鈴鈴感到房間很冷，是空調開了，她看見外公睡在床上，上衣被扯高，插了很多喉管在打葡萄糖水，頭上帶著一個VR頭盔，並發出「bi bi bi bi」的聲響。此時此刻，鈴鈴才知道什麼是VR虛擬實境頭盔轉世，什麼是做潛意識，而下一個將會是她。

晚上，鈴鈴又走到花園，很多小孩都在花園玩。

小賈和小如拖著手，然後小如跟鈴鈴說「專員說我們兩人前生是情侶，所以今世都要一起，我們下世都要一起！我們兩人明天就要轉世了。」

「是嗎？恭喜你們啊！」鈴說。

「妹妹！我下世會送很多玩具給你好嗎？」李汎說。

「妹妹你不用怕，哥一定會保你平安的。」汎向鈴鈴說。

鈴鈴迎面笑著看著哥哥，心想「你真是我哥嗎？」

那天鈴鈴玩得很累，她跟多美說要回家睡了，多美給她換上乾淨的睡衣，然後很快她和哥哥都睡著了。

到了明日……鈴鈴再沒看過這個世界……她和她所有小伙伴都在昨天晚上睡著後就再沒醒過，他們都被專員在他們睡著時入屋帶上VR虛擬實境頭盔，靈魂到了另一個香港。

鈴鈴和哥哥兩人都睡在他們家中的大床，開了空調，兩人都帶了頭盔。再沒看見這個世界，離開了。當時他們兄妹二人還未滿七歲。

「Bi bi bi bi……」是頭盔內的廣播，鈴鈴最後聽到的聲音……。

「Bi bi
bi.....李深，你已轉世，你會睡兩年，你下世都是住在香港的柴灣角，你下世都長得美的，因為你下世將會是李光著作《神探史提芬》中的女主角 - 小娜！這是李光臨終前的主意。而戰爭會發生在下面世界的2012年，如果你過不了2012年，你就無法寫出《世代之門》這小說，那世界就不會再有未來，然後我們世界就會末日，這個宇宙就會消失，那就要看你父親，即是主機的大腦「李光」會不會殺了自己女兒。如果2012年你死了，你就會醒來，醒來就要回來開腦，宇宙也可能末日。若你沒死，你就可能永遠留在下面的時空，永遠回不來這個世界。」

然後，窗外的天上閃出一道七色雲彩.....打開了時光隧道.....

第一章完

第二章 從前的未來

「歡迎各位！參加我們龍山寺的揭幕典禮！」一名光頭大師在龍山寺前的四方亭說。

「現在又請范家的少爺范仲少爺和范家的千金范綾小姐為我們龍山寺主持揭幕儀式！又請兩位！」

出來一名約十七歲少年走進寺廟的四方亭，身形瘦削，穿著一身黑色唐服，大眼眶，眼睛空洞洞，樣子酷酷。

接著出來一名少女，看似不滿十五歲，美麗可愛得很，她那雙像蝴蝶翅膀般的迷離大眼睛大大明亮，眼下有卧蠶，小咀巴，長黑髮，頭髮後中間束著一隻紅色的公主大蝴蝶頭飾，穿著一身華服，靛藍色暗花的旗袍領上衣和紅色百摺長裙子。

「又請兩位為我們龍山寺主持！」大師說。

少年和少女二人走進四方亭，取過剪刀，剪斷了一條紅絲帶。然後後面的人群向他們拋下彩紙，不同顏色的彩紙在他們二人中飛舞，然後少女拍著手笑著鼓掌。但少年並沒有拍手，只是毫無表情地酷酷地站著，好像帶有不屑之意。

續 * *

13 12 2020 1

世代之門 第二章 從前的未來（一）

世代之門 作者：夏心潔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本故事並無任何政治立場，純粹科幻故事。

ps:本章故事源自民間傳說，來源的故事曾多次被二次創作，包括“漫畫”，而本章說的是原本的故事的劇情。

第二章 從前的未來

「歡迎各位！參加我們龍山寺的揭幕典禮！」一名光頭大師在龍山寺前的四方亭說。

「現在又請范家的少爺范仲少爺和范家的千金范綾小姐為我們龍山寺主持揭幕儀式！又請兩位！」

出來一名約十七歲少年走進寺廟的四方亭，身形瘦削，穿著一身黑色唐服，大眼眶，眼睛空洞洞，樣子酷酷。

接著出來一名少女，看似不滿十五歲，美麗可愛得很，她那雙像蝴蝶翅膀般的迷離大眼睛大大明亮，眼下有卧蠶，小咀巴，長黑髮，頭髮後中間束著一隻紅色的公主大蝴蝶頭飾，穿著一身華服，靛藍色暗花的旗袍領上衣和紅色百摺長裙子。

「又請兩位為我們龍山寺主持！」大師說。

少年和少女二人走進四方亭，取過剪刀，剪斷了一條紅絲帶。然後後面的人群向他們拋下彩紙，不同顏色的彩紙在他們二人中飛舞，然後少女拍著手笑著鼓掌。但少年並沒有拍手，只是毫無表情地酷酷地站著，好像帶有不屑之意。

……

范家是大華國東面地區的東城中最富有的大地主和商家，范家的老爺范威有一對兒女，不過他的夫人已經在早年過身。就在早十年前……

當天是大年初一，天氣很冷，下著大雪……

范威一家去了找算命師為他們一家批命。范威跟夫人和兒子坐在算命師父的櫃桌前聽著師父的講話，而他那四歲的女兒范綾就在附近跑來跑去，不停追趕跌下來的雪花，她一邊追一邊在大叫「嘩……嘩……嘩……」好像是很想捉摸到雪花的樣子。

「范先生，你本命屬金，你是一個很愛妻子的人，你將來會越來越富有，你上世不是普通人，你是海神波塞冬轉世。可惜今生你夫人命薄，應該會早逝，至於你女兒綾小姐的命也很不平凡。」

「你女兒身子很差，我贈你給她一塊綠隕石吊墜給她作護身附，這隕石用了九字真言加持，可保她平安。記住無論如何這個護身符都不可以脫下來。」

「她的命不尋常，她未來與另一個宇宙有莫大關係，如果她死了，那個宇宙可能會不存在。」

算命師父就是說了這番話。

到了翌日，范綾就睡在床上昏迷不醒，她還在發熱，范威立即找了大夫到家為他女兒診治。

大夫走進房間為范綾打脈，然後看她的面和手，接著跟范威及夫人說「小姐身體很差，她不止對食物容易敏感，會有激烈反應，所以不要給她吃蝦蟹和貝類，另外小姐有心臟病的，我看見她的靈魂，她靈魂的心臟位置有曾被人插了一刀的傷痕，所以她靈魂中的心臟是碎了，這應該是她上世發生的事，現在無法保救。」

「我會開一些保藥給小姐，你們記得給她吃多些有營養的食物，例如魚、雞、牛等等，我還有一支千年人參都給你們小姐，你們記得烹湯給她飲用。不過你們宅中富有，食材方面應該不成問題。」

這一病，范綾差不多病了半年才能起床，她母親麗和天天都餵她吃已拆骨的雞粥，雞粥是叫家中傭人滾的。終於在半年後范綾才康復，可以走路。

范威剛接了一單大生意，在北城最富有的張老爺找范威買了一萬斤白米，范威不得不親自到北城應酬。他這次還帶他夫人和兒女一起去見張老爺。

范威一家都衣著光鮮，一看便知道他們一家不是平民，不過他夫人麗和不太喜愛鮮豔的衣服，她經常只穿素色或黑白色，不過一看她衣服的布質，就知道不是一般素色的普通布料。

他們一家下了馬車到了張老爺的府中。張老爺一看到范威便高興地問好。「范老爺！你好！貴夫人果然長得雍容華貴，少爺和令千金也長得十分標緻。」

「聽聞說，人人都流傳說范老爺你就是海神波塞冬轉世，我真的有幸看見傳說中的海神啊！真是幸會！」張老爺說。

范威露出一副電眼的滑稽笑容得得意意地說「啊.....那些是算命師亂說的，都不知是不是真，但現在人人都這樣說，我都不知道呢！哈.....」

就在張老爺的花園，長滿了很多黃色的花朵。

綾看到花朵便大叫一聲「嘩.....」然後連忙跑去花叢，怎知她個子矮小跑得不夠其兄快，已被其兄捷足先登，其兄范仲已摘了最大最美那朵花朵。

「啊.....哈哈哈.....」范仲拿起他摘了的支花朵跑往花園深處。

綾只能摘其餘的花朵，雖然沒大那朵美，但總是好過沒有。她摘了數朵小花，然後跟著范仲跑進花園內。

「啊.....哥哥」「哥哥」「哥哥」。綾尾隨著范仲大叫著

走進花園內處，綾看到一個女孩在花叢邊，女孩比她和哥哥還高，大慨她還比哥哥年長幾歲，女孩的額頭很高，身穿一身紅色花衣和花裙，看似都不是下人。

范仲把他手上那朵大黃花遞給那女孩，女孩連忙接過花朵，之後范仲大叫「哈哈哈.....」然後高速地跑走了。

女孩還未及回應范仲，范仲就跑走了，女孩口中喃喃自語地說道「阿.....阿.....這位少爺.....多謝你！」

接著來了一位夫人，中年的太太，都是穿著高檔的衣服，她見到那女孩手執花朵，然後她便扯著女孩的衣袖說「阿花.....你去了哪，快點回來。」

女孩就被那夫人帶走了。

「綾兒.....綾兒.....」「你去了哪.....」是母親麗和的叫聲。

范綾便把自己摘了的花朵都掉到地上，然後跑回母親身旁。

這些都是往事，而母親早在范綾十二歲時因病過身。

.....

這天范威一家又出門到北城經商，他們的馬車到了北城，一名傭人扶著范綾的手下車。下車後，一行僕人拿著范家的行李跟隨范威後面。

范綾站在高大壯健的父親的右邊，並繞著父親的手走路，她看到街上的人人來人往，四處都是經商的人、小販、甚至有乞丐。她又好奇又興奮地說「嗲嗲.....嗲嗲.....這是什麼來的？」「嘩.....嗲嗲.....這邊有冰糖葫蘆啊！」

忽然前面迎面有一架大紅花橋，橋上坐著一個女孩，身穿紅衣，高高的額頭上插了一大朵大紅花的頭飾。

范仲是最先看到花橋的，他走在范威左邊，他看到那花橋上的女孩，一直以注視的目光凝望住她。

「嗲嗲！那個女孩是什麼人？她要去哪？」綾問。

「她是北城張老爺的小女兒張花，聽說她今天要出嫁，聽聞說若不出嫁她就要去轉世了。」

「綾兒！你遲些也要出嫁了，不過現在還未時候，過多數年吧！」范威對女兒說。

在這天跟父親經商後，范家回到東城的府中，今天有一位報社的記者來范家找范威進行訪問。

一名穿黑色唐服的先生來到范府，他拿著一台很重很大件的黑色機械，是一部相機，他先敲門，然後范家的女管家依蓮小姐邀請先生進府。

「你好！范老爺，我是中華報社的記者，我姓伍，我正想找你做個關於本年度大華國營商方向的訪問並刊登報章。」

「你好！你好！」范威又再次露出他那招牌電眼滑稽笑容跟伍先生握手，然後他們坐在客廳中的桌旁的椅子，伍記者拿出紙和筆放上桌上，然後細心地把范威說的話記錄在紙中。

「今年大華國的大米因去年水災失收了一成，我見議商家要盡快補貨，若貨量不足應該要向外地購入，一定賺的，因為我們國人必須吃米.....」范威一邊露出招牌笑容一邊向伍記者說。

范綾看見有客人，她好奇地想去看看，她走出客廳，靜靜地坐了去暗角。

接著，伍記者拿起那台巨大的黑色機械，固定好腳架，調教了一下，然後范威坐好姿勢。伍記者按下快門，「卡」拍了范威的一張照片。

伍記者看到坐在暗角的范小姐，他見到范家小姐原來如此貌美，叫了一聲「不如小姐都來拍一張照片吧！」

范綾感到拍照很好玩，於是她坐上客廳中的一張藤椅給伍先生拍照。

伍先生按下快門，「卡」一聲拍下一張范小姐的照片，然後說「拍得很不錯啊。」

接著范威又露出招牌電眼滑稽笑容得得意意地說「在我們這個時代，很少人會拍照，因為覺得拍照是不吉利，通常一是紅事，一是白事或什麼特別事才會拍照的，而這次是因為要登報章哦。」

到了翌日，范綾早已外出，她走了三、四個街口，穿過龍山寺的的前後門口，來到一個市集，經過一間叫「美香樓」的餐館，然後再走前一條街就看到一所大宅「陳府」。

范綾不用敲門，自己就走進大宅，大宅中的傭人立即向她問好。

「綾小姐你好！」「你好！綾小姐！」「表小姐早晨哦！」 傭人紛紛說出問好。

「小千千！誠表哥！我來了！」綾在大宅的花園中大叫說。

「小綾綾呀.....啜啜啜！」一位長得高大，心形臉蛋和大眼睛，膚色白皙、嘴唇紅紅，身穿紅衣的少女從二樓的窗戶中探出頭來向綾大叫著。

「誠表哥！」綾叫著。

大宅中走出一名黑髮的成年男子，男子帶著眼鏡，身材適中，身高比大華國中的一般男子高一點，一副文人打扮。

男子見到范綾，他立即出來把范綾來個樹熊抱，然後轉圈。

「好像重了喇！綾！我和小千很想念你呀！」

然後他們三人走進宅內的客廳。

廳中最入有一個當家席，男子坐在席中，然後綾坐在他左邊，然後心形臉那少女就坐在男子右邊，他們都坐得很貼，很親密似的。

當家席位那男子從衣袋中取出一把摺扇。用手指一撥，撥開了摺扇，為自己撥涼。

原來男子就是范綾的親表哥陳誠，少女就是與范綾交情最好的表妹陳千。陳誠和陳千是兩兄妹。陳千也是大華國南城的陳家大小姐。陳千大慨小范綾一歲，但她長得比綾高大很多。

「好喇！你今天如何？我叫你辦的事辦好了嗎？」

一名下人在當家席的下方，正被陳誠銬問似的。

「什麼？未完成就不要回來啦.....」陳誠冷酷地說。

然後陳誠把摺扇收好，摺扇看似變成了他的令牌，陳誠用收好的摺扇指著下人，指來指去。

「你啊？又怎樣？」

「什麼你辦事能力那麼低？」

大聲說「我怎請你呀？」

「未完成就不要見我。」

誠表哥一邊拿著摺扇當令牌指來指去，一邊凶惡地指罵著他的下人。

而在他兩旁的兩個少女則在他的寵愛中，乖乖地貼著他。

在誠表哥罵完人後，誠表哥邀請妹妹和表妹一起看電視動畫「忍者小鬼」那是誠表哥最愛看的動畫，他一邊看一邊在大笑「哈哈哈哈.....」。在這個時代已有黑白畫面的電視了。

突然廳中走出一名大叔，大叔是陳家管家，他向著誠表哥說「你啊，這麽大個人，已經三十多歲了，為何還不成親，天天在發夢，在研究那些無聊古籍。你叫我怎對得起你死去的父親。現在還在看動畫.....唉。真不長進。」

「甚麼？不成親就不成親，成親來做什麼，老婆我有太多，你看，我左一個大老婆，右一個小老婆。」陳誠兩手一左一右攬著范綾和陳千說。

「哈哈哈，誠表哥很好笑，他說我們是他大小老婆！」綾說。

接著，綾跟小千去了陳府中的花園賞花。

「小千千，花好美呀，是你種的嗎？」綾問。

「是，我很喜歡種紅玫瑰，我想種一個玫瑰園呢，可惜它有刺的。」小千說。

「給你.....是你最喜歡的黃色菊花哦。」小千摘了一株菊花送給范綾。

「好美呀！我很喜歡，多謝小千千！」

「我還記得我三歲，你兩歲半時，我們偷走了去你鄰家那個王大叔的家，那個王大叔對種花很有心德、很捧的，他家中花園的花超美的。我當時看中他花園那朵大紅花，你還跑去偷摘送給我，那個王大

叔還被氣死了！說回來這件往事很好笑。」綾說。

「小綾綾，我當然知道你喜歡什麼，因為只有我是你知心人嘛！」千說。

在另一邊同一時間，「啊.....快點走啊.....快點走」

有人在哭有人大叫。

「求下你吧！范少爺！」

「不要搶走我的貨呀，我已沒錢了，這些貨是我全部財產。」

「那給我500兩，我就還你貨。」范仲穿著一身黑色軍服，頭上帶著一頂黑色警官帽。他身後還跟住一班手下，為數十多人，都穿黑衣,，仿佛像一班軍伐。

「給錢！否則就沒收你的貨！」一名黑衣手下說。

「救命呀！范少爺！我沒錢了！」

「不給錢我就捉你去打把」

「見到范少爺識趣吧.....」手下說。

然後一名大叔搶住自己的貨想跑走.....

「砰」范仲忽然舉起一把洋槍射向那大叔的腿。

「啊.....我老公啊.....」一名婦人哭著說「我老公的腿啊！」

那大叔按著自己的腿在哭。

「我在此聲明，凡在我等東城擺賣的小販，如不給保護費，就禁止在此擺賣，否則後果自負。」

「走！」范仲說完話後，就整隊黑衣人離開。

.....

今天綾正在家中大廳研究一些妖怪古書，在這個年代鬼神和妖精都是大眾都知道存在的靈體，所以在大華國有不少抓妖怪的天師。當中最著名的天師名為「紅蓮大師」。他不但很著名，人還說他已六十餘歲，外表看來只是一名十二、十三歲的小子，那是因為他法力高強，外表不老。

綾坐在大廳，橫梁上掛住一個風鈴，在大華國，很多人家中都會掛風鈴，因為如果在沒有風吹過的時候，風鈴都響著，那是表示有妖怪經過，所以風鈴其實是警報器。

綾在書中看見了九字真言，「臨兵鬥者皆陣列在前」。她便想起自己頸上帶著的綠隕石吊墜，這吊墜就是被下了九字真言咒術，她好像是小時候就開始一直帶著這吊墜的，說是能保她平安。她想了一想

，在書中看了一看，書中說世界就是有「陰」和「陽」兩面的，我們活在陽間，而陰間就是妖怪存在的地方，我們看到妖怪，那是因為他們從陰間跑了出來。

綾想.....如果可以打開陰陽之間的大門，把妖怪趕回陰間，那就不用消滅他們，幫他們回到他們的地方去了！綾相信九字真言就是能打開大門的鑰匙，只要讀一次「臨兵鬥者皆陣列在前」，陰間之門就能打開，然後倒轉說一次「前在列陣皆者鬥兵臨」，門可以就關了。

綾不知這方法是否有效，她想找一些天師請教。他聽說她家附近住了一個男子，是張真人的傳人，他名叫張賈祺。是略有名氣的天師。於是綾決定起程找他指教。

第二天，綾一早起床，綾叫女管家依蓮姐幫她穿了一身整齊衣服，梳好了頭髮，掷好了她的招牌紅色大蝴蝶結。她走出了家門，說了一聲「我外出了！」。

綾經過她家下面的那條街，看到街上的村民，她都跟他們說了一聲「早晨」。看到一名賣菜的婆婆，綾向她說「早晨」，婆婆很高興便回應「早晨啊，范小姐」。對面有一名在搬著大米的老伯，綾向老伯說「早晨」，老伯高興地微笑「多謝啊！范小姐！」。

接著有一名長髮的少年拿著外賣盤在送外賣，綾也向他說「早晨啊」。少年看到了貌美的范小姐，少年滿臉通紅，很開心地回答「你好啊！范小姐，早晨哦 .....」

今天綾向了整條街的村民打了招呼，大家都說范小姐長得人又美，心又善，和她的兄長范仲真是大大不同。

而其實這條街的商戶全都是范家所擁有的土地。

綾走進了一個竹林，竹林裡有一間小木屋，綾鼓起勇氣，「唔.....唔.....」了喉嚨兩聲，然後拍門了兩下。

綾在門前等了一回，終於有人開門了！

開門的是一位少年。少年看到門前是一名衣著端莊的貌美少女，他嚇了一嚇。他還未開口說話，少女就自我介紹了。

「你好，我叫范綾！請問你是不是就是張真人的傳人張賈祺？其實我是抓妖新手，我想找行家指教一下哦.....」

那名少年帶著眼鏡，眉貌清晰，斯文得像書生，跟綾的誠表哥長得有點像，只是他沒有誠表哥那麽高大。

「你好！你找我嗎？是，我是張賈祺。」

少年嘴巴微笑起來，說「不如入來我家談談吧。」

大小姐本來就不會走進陌生男子的家，太危險了！但綾看到面前的男子只是一名和她差不多年紀的小男孩，樣子斯文有禮，外形還和誠表哥很像。於是她毫無顧忌地走進了張賈祺的家。

「小如，我們有客人，備茶。」張賈祺說。

綾進了入屋，這屋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屋，所有東西都很簡樸，牆壁也在破，比起綾家中的奢華裝修，這裏什麼都沒有。

一個齊耳短髮，皮膚白皙，身形瘦削、內雙眼皮的女孩把泡好的茶放了在桌上，然後說「小姐請用茶。」

「你好啊，很高興認識你啊！你今天吃了飯沒有？這些茶是用高山茶葉泡的，你試一下好不好喝！」

「對呀，你平時會做什麼？喜歡賞花嗎？下次我們可以一起去賞花和野餐好嗎！？」

綾以為張賈祺會指教她的抓妖技術，怎知張賈祺沒有跟她說抓妖技術，而是他向綾不斷地說了一大堆閒話。

綾呆了一呆，然後她說「對呢，其實我來是想請教你抓妖的問題。」

「哦.....抓妖？！我家的小如都是妖，她是狐仙來的，她都住我家的。」張賈祺說。

「啊.....我其實是想請教你，我自小都看到妖怪的，我覺得自己對做天師有點天賦，我最近在古書看見九字真言，我想我大概可以用九字真言來抓妖，這可以嗎？」綾問。

「九字真言可以打開陰陽之門，古書中有寫過，但成不成功真的沒有人試過啊！哈哈。」「不過我跟你說，如果你想做抓妖怪，最好找多個伙伴跟隨，可以多個幫手嘛，就像我跟小如一樣哦！」張賈祺說。

世代之門 第二章 從前的未來（二）

「哪.....你下一次有工作抓妖，我可以來觀看你怎樣抓嗎？」綾問。

「可以啊！我們是朋友嘛，我歡迎你來看。」張賈祺說。

「好啊，謝謝你！你叫張賈祺，我以後就稱呼你小賈吧！你們就是小賈和小如。」綾說。

「好啊！小綾，很高興認識你，我們下次一起去賞花和野餐。」賈說。

綾在賈的家坐了一個中午，她感覺這少年友善隨和，對她很熱情，覺得應該能成為好朋友，綾感到很高興能認識這位朋友，就算得不到指教抓妖怪的資料也覺得沒所謂了。

「小賈！小如！多謝你們的款待，我們下次見吧！對呢，你樣子真的長得很像我表哥陳誠啊！哈哈！」綾在離開賈的家前說。

到了第二天早，范家大小姐范綾又走了出大街逛逛，她看見有一坐大橋經過，並有一大堆人在圍觀。綾也走上前看看，她看到大橋上有一名穿著住軍官服，帶著官帽的男子。男子高大，深眼窩，年約三、四十餘歲。

人群紛紛在議論，他們說.....「是洪將軍啊！」「真的是洪將軍。」「那就是統帥的一等將領洪將軍？」「他來東城做什麼？」「聽說他是來尋找女子做他新娘啊！」「下.....新娘？」「真不知那位女子有這麼大福份做將軍的新娘啊！」「能成為洪將軍新娘的人真是三生有幸哦！」

之後，范綾經過一間西洋民宅，宅的前園有一間小狗屋，狗屋中的小母狗飛撲向范綾，然後小母狗不停向綾的臉親熱，在舔綾的臉。

「唉呀！好乖啊！丹丹！不要這麼熱情好嗎！不要舔我！」「啊！大叔！你好啊！」綾說。

民宅走出來一位大叔，應該就是丹丹的主人。」

「范小姐你好啊！我家丹丹真的很喜歡你哦！」大叔說。

突然，有一名穿著一身黑色袈裟，高大、長髮的中年男人出現，這男人每走過的地方都飄來一陣陣酷酷的風。他身後有一名少年跟蹤，少年穿著白色袈裟，年約十二、十三歲，樣子是圓圓的娃娃臉。

那黑色袈裟的男人說「那頭小母狗，牠下世不再是狗，牠已修成正果，下世是人了。」

然後男人向大叔說「我已幫你算過，你那頭母狗，下世將會是你的女兒。」

「啊.....真嗎？丹丹下世是我女兒！太好了！丹丹！你下世是個女孩啊！下世你能成為我女兒，就算我們要下去轉世開腦都是值得的!」大叔說。

「汪汪汪！」母狗也在應聲大叫，很高興的樣子。

在附近有一名婦人經過，她手抱著一個年約一歲的嬰孩，嬰孩穿著白色衣服。

那個身穿黑色袈裟的男人向婦人說「我也幫你的嬰孩算過，他不夠兩歲就被帶走轉世。」

此時，白衣男嬰聽完男人的話，不知他明白與否，他立即在放聲大哭「嗚嗚嗚.....」

婦人對孩子說「不用哭、不要哭.....假的，都不知那人是什麼騙子，不用哭！娘在啊！」

之後綾返回家，她看見一頂黑色的警官帽放了在桌上，她把帽子帶上自己頭上，雖然是警官帽，但她依然帶得十分可愛。連忙說「是哥哥的帽啊！哈哈！」

在對面的范仲全程看見妹妹帶了他的帽子，他沒說話，一言不發。

到了第二天早上，綾收到了賈這位朋友的電話，賈說自己有新工作，在香花嶺山的一所民宅有妖怪，他告訴了綾。

綾連忙趕著外出。「小姐！你還未吃午飯！」女管家依蓮說。

「我不吃了，我有事要忙。」然後綾就匆忙離家，趕去香花嶺，希望能見到抓妖的過程。

「想走，沒那麼容易！」賈說。

綾一到了現場就看見賈正拿起黃色的符咒，把符咒飛向一隻三色貓妖。

「你受死吧！」賈說。而小如正在後面拿著一箱符咒當後勤。

貓妖被貼滿十多張符咒，牠行動變得緩慢，坐在民宅中。

「小玉啊！你死了，不要回來啊！」在屋外，民宅的主人家嬸嬸叫到。

突然在對面出現一名年輕男子，他長髮、皮膚黝黑、雙目有神、十分高大，比綾的表哥還要高很多，樣子英俊無比，身穿白色和紅色的端莊衣服，看似是不知那一戶人家的少爺。

男子好像也懂妖術，不停用激光打向貓妖。

綾正想走上前向男子問好。綾走了在他的背後。突然賈大叫「小綾，快回來，不要走近此人，他不是人類來。」

綾沒理會賈的說話，心想「這男子不是一家大戶人家的少爺嗎？！」

「你好啊！你都是行家嗎？」綾站在男子附近說。

男子看見綾，他沒說話也沒理會，但好像覺得綾有點阻事。

突然，貓妖跳出來了一個攻擊，正撲向范綾，男子一手把鄰近的綾推開，用他的身子擋住綾，並用法術打向貓妖。

貓妖倒地。但貓妖身上的黃色符咒都全掉了。此時，賈很憤怒說「又是你隻東西來打擾，弄得我又要重新放咒。」

沒了符咒的貓妖行動迅速，牠高速飛撲向男子和綾的方向。

忽然，「臨兵鬥者皆陣列在前」。

飛奔中的貓妖閃了一下突然消失。

「前在列陣皆者鬥兵臨」綾說。

貓妖突發消失，小賈和小如看見都目定口呆。

「嘩.....我成功了！我成功了！原來這方法真的有效哦！」綾歡喜地大叫，在蹦蹦跳。

「啊.....這位公子，剛才真感謝你救了我！謝謝！」「對呢，你叫什麼名？我叫范綾哦！」

賈和如分別各從後拉著綾的兩隻手臂，賈說「小綾！快點走，他不是人類，要小心點。」

「小綾！這人是天狗哦，不要接近。」小如說。

「下.....」綾呆著，然後說「剛才那貓妖都被我消滅，我怎會怕他！」

綾鬆開賈和如的手，再走上男子面前說「你好！我叫范綾！你叫什麼？」

「我叫驁。」男子說道。

之後賈說「小綾，我們去賞花和野餐吧！」

「驁，你要來一起野餐嗎？如果你肯來我會很高興的。」綾問到。

「我可以來嗎？」驁說。

「當然吧！」綾滿心歡喜地回應。

.....

接著，他們四人來到香花嶺的桃花林，他們坐下，鋪著餐布在野餐，小如原來預先已準備了很多小吃，有水果和肉包。

「對了，我有很多事想問你！你是天狗？你來自那裡的？你有家人嗎？你用不用吃東西的？」綾不停在則問驁。

「他是天狗當然不用吃。」賈說。

「我是天狗，我來自很遠的宇宙，我家人有一個阿姨。」驁說。

「你長得那麼俊俏，你有認識女朋友嗎？」綾問驁。

「我的樣子可幻化，我原本的樣子是洋人，來到這裡才變成你們那樣，好久以前我認識有個女孩叫帕紀，她很野人討厭，我已把她殺掉，她不會再回來的。」驁說。

「吓.....」綾說。

「她怎會像綾你那麼趣緻！」驁說。

「哈哈！」綾笑了兩聲。

「不如我們兩合作做天師，如何？你可考慮一下，賺到的錢我們五五分帳。如何？」綾問驁。

「可以啊！我平日都沒事做。若有空我能來幫你！」驁說。

此時坐在綾另一邊的賈說「小綾，你真的要考慮清楚，這人不是人類，跟他合作不知他可以做甚麼出來的。」

「我不怕，我貓妖也打過，怕甚麼！」綾說。

數天後，綾一早起床就被父親范威帶了去一所大宅叫司徒府，府中的主人是一名婦人，婦人向范威問好，然後范威向女兒介紹「這位是司徒夫人，她是我們家的生意伙伴，她的兒子叫司徒定逸，是一位盲人。」

「范小姐！你好！我家兒子天生是盲子，他沒有朋友，一直很寂寞，我先夫改名他名字為定逸，希望他可以安穩渡過一生。」司徒夫人向綾說。

「綾兒，今天帶你來是想你跟司徒夫人的兒子定逸做玩伴，讓他有朋友，你可以跟他玩嗎？他跟你一樣喜歡彈琴，我已派下人帶了你的琴來。」范威說。

「好啊！我會跟他做朋友的！」綾答。

綾走進司徒府的房間，看到一個胖胖的少年，少年有一個大圓臉，很厚的嘴唇，唯獨他的大眼睛是盲的。

「定逸哥哥你好啊！我叫綾。今天來跟你一起彈琴。」綾說。

「綾小姐！你好，你都喜歡彈琴？」定逸說。

「我的琴是惠壽大師的作品，是我過身了的阿娘臨死前叫惠壽大師造給我的。」綾說。

綾的琴上刻了幾隻字，「祝 生晨快樂
麗和」，原來綾的琴是綾過了身的阿娘臨死前叫造琴師父訂造的，然後命人在綾十六歲生日那天再送贈給綾。

「我也很喜歡惠壽大司的琴，那琴琴聲悅耳清脆，十分好聽。」定逸說。

「那定逸哥哥，我們一起合奏好嗎？」綾說。

「好啊！綾小姐！你喜歡什麼曲？」定逸問。

「我喜歡《天九行曲》和《二十四鎮魂曲》。」綾答。

「這些曲我都也很喜歡呢！那我們合奏一番吧！」定逸說。

綾和定逸坐了出花園，下人替他們擺放好了琴，兩人在合奏了《天九行曲》和《二十四鎮魂曲》，琴聲響聲，加上花園裡的小鳥叫聲，十分配合。

「吱.....吱.....吱.....」

先是音色柔和感人的《天九行曲》，再來是節奏明快的《二十四鎮魂曲》，他們的琴聲響遍整座大宅。

「定逸哥哥！你彈得很不錯哦！像你盲人那有這麼高技術，真的很厲害。我很敬佩你。」綾說。

「綾小姐，你誇獎了！你彈琴技還高於我，很厲害！還有，你不用稱呼我做哥哥，我這盲人怎配做你哥哥。」定逸說。

「吓.....但你是哥哥啊，不用害羞啦。」綾說。

.....

翌日，綾約了她的新朋友驁，因為綾在較早前自己在街上貼的抓妖廣告終於有人聯絡她，給了她第一份工作。

綾約了驁在碼頭，當綾到了碼頭，已經見到那高大英俊的男子「驁」在碼頭站著。

「你真的來了！估不到你真的會來，還比我早到了！哈！」綾說。

驁望著綾，並對她微笑著。

「我們上船吧，今次這份工作的客人是住在楓靈島的富商，他說他島上的大宅的一口古井有女鬼啊！」綾對驁說。

「小姐！少爺！請上船吧！」在碼頭的船家叔叔說。

然後驁和綾分別上了船並坐在船的左右兩邊，面對面坐著。船家在綾的背後划船。

然後驁開口說話了。

「綾，你喜歡唱歌嗎？」驁問。

「吓.....歌？有時吧。怎麼這樣問？」

「我覺得你的聲線唱歌會很好聽的。」驁說。

「是嗎？那你呢……你都喜歡唱歌？」綾問。

「是啊！不過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驁答。

「哦！對呢，你從前住在那裏的？怎麼會來到大華國？」綾問。

「我？我是來自古代時空的，因為那地方玩厭了，所以我來未來看看。」驁說。

「古代？那個地方是怎樣的？可說來聽聽嗎？我都想聽聽。」

「那個地方跟你們差很遠呢……那裡的人的頭髮不是黑的，他們有紅色、棕色、亞麻色都有，眼睛也有藍色、綠色、棕色等等的……」驁說。

「嘩……那個地方真的很有趣啊！是呢！甚麼是亞麻色？」綾問。

「亞麻色……在你們世界應該是稱為金色吧！」驁說。

「下……頭髮和眼睛都有不同顏色？還有金色？我真是想像不了。那裡是西方世界嗎？」綾問。

「是啊！」

「那你原本的樣子都是洋鬼子嗎？你頭髮和眼睛是什麼顏色？」綾問。

「我頭髮都是黑色的，不過我眼睛原本是銀色……」驁說。

「嘩……好神奇啊！你娘親都是這樣的嗎？」綾問。

「我娘親是金髮的！藍眼……」

「嘩，那你娘親一定是位美人了！」綾說。

「她是！另外還有個人……啊！沒事了！……不如你唱一首歌給我聽聽好嗎？」驁說。

「嗯……唱歌？那我想想唱什麼歌……就這首吧！」

然後綾說喃喃地唱出歌詞……

「
搖呀搖 搖呀搖 船兒搖到外婆橋
外婆說 好寶寶 外婆對我嘻嘻笑

搖呀搖 搖呀搖 船兒搖到外婆橋
外婆說 好寶寶 外婆對我嘻嘻笑

搖呀搖 搖呀搖 船兒搖到外婆橋
外婆說 好寶寶 外婆給我一塊糕
」

「哈哈，我只識這些歌！真不好意思獻醜了！」綾說。

驁笑著。

然後他們的船就到了，他們一下船登島就見到一所很漂亮的大宅。但其實這大宅的規模還跟范宅差很遠呢！只是它建在島上有點厲害。

這島叫楓靈島，這島上到處都是紅色的楓樹，地上也怖滿了紅色的楓葉，紅葉遍地的一個島，非常美麗，還聽到鳥兒在樹上的吱吱聲嚮遍島上，陽光射向紅葉時，還閃閃生輝。

綾他們每一腳都踏著紅葉，然後走向大宅的大門。

大宅的門打開，走出一名大叔。

「你好！我叫仁叔，你就是范大師嗎？」大叔問范綾。

「仁叔叔你好！我叫范綾，我身後那位是我伙伴，他叫驁，他不是人類，是天狗來。我們這次來是獲邀幫你的家中清潔那些東西。」

仁叔邀請了綾等人入了大宅，然後帶他們到了他的後園。

仁叔說「那女鬼一到黃昏就會從水井冒出來，她長髮穿著白衣，很恐怖，我早已邀請過很多位天師幫我處理她，但他們都說自己靈力不夠，處理不了，我這個島我用了很多銀兩買回來建大宅的，而這水井是一個古井，我來到時已經在了，那女鬼很猛，連幫我建屋的工人都嚇怕說不幫我建屋，所以我的大宅到現在還未完成哦。我實在沒辦法了，唯有到處請天師來。」仁叔說。

「我曾請過著名的紅蓮大師來，但那紅蓮大師皮性古怪，還向我開天殺價，說要我給他十億兩才幫我處理，他真是囂張！」仁叔說。

綾說「仁叔叔，我不知我能力足不足夠，不過我會盡力幫你處理！」

他們三人坐在楊台，楊台看到一棵棵紅色的楓樹，還有紅紅的落葉，他們面對著後園，等待女鬼出沒。

黃昏來了，後園的天色開始變得昏暗，在黃昏的斜陽照影紅葉下，三人都目不轉睛看著水井。

突然，有一隻蒼白的手從水井伸了出來，然後水井冒出一個長髮的身影，是一隻長髮女鬼，女鬼的臉是青色，而她的眼睛還是紅色的。看來她是一隻惡鬼。

「驁！我們去吧！」綾說。

綾和驁都起來，他們走出後園中，綾更走上到水井前面，望著女鬼說「你啊！已經死了！你知道嗎？

怎麼不回去屬於你的地方啊！」

女鬼聽到綾的話，她抬起了頭望著綾。

綾立即大聲叫道「臨兵鬥者皆陣列在前」

然後閃了一下，那井中的女鬼就突然消失了。

「前在列陣皆者鬥兵臨」綾再說。

「好了！陰間的門關了 ！她已回去了！」綾說。

而全程，驥都在綾的身後當保鏢，甚麼都沒出手，女鬼就已收服了。

仁叔驚訝說「范大師果然神通廣大，什麼都不用做，只是說兩句話就處理了女鬼，你們實在太強了！我很感謝你們！」

「多謝范大師，這裏是少少意思。」然後仁叔給了一袋銀兩給范綾。並露出很高興和感謝的樣子。

世代之門 第二章 從前的未來（三）

在這次工作後，綾的聲名大噪，到處流言紛飛說「范家大小姐神通廣大，輕而易舉處理了一隻極惡之鬼，是大華國的新進天師。還有她的伙伴是一隻天狗哦！」

綾回到東城後，給驕五五分帳，原來這次工作仁大叔給了他們十億銀兩，是紅蓮大師開的價。

綾忽然多了很多零錢，但她沒在意，反正她家本來就有太多錢，這數目她沒理會。但相反驕就十分高興，他叫綾下一次工作記得找他。從此，驕就很喜歡跟著綾兩人在街上走。

有一次，綾和驕走進了一間酒館「美香樓」吃午飯。

酒館中一位做前廳的管工蘭姨看到綾和驕進了店內，那蘭姨當然知道綾是什麼人，她是范家大小姐，人人皆知。但在她身後那位英俊男子是誰.....

蘭姨看到驕，蘭姨很驚訝地指著驕說道「你.....跟我兒子，簡直是同一個樣子，怎麼你跟我兒子那麽像，只是我兒子比你皮膚白一點，我兒子都是跟你一樣英俊，怎會這麼像！」

此時，綾呆著身子拍著牆壁扁著嘴，然後說「姨姨，他都不是人，怎會跟你兒子像，他只是天狗來。」

而驕就微笑著。然後說「綾，我們去吃飯喔。」

之後綾跟驕坐在餐桌點菜。

綾看見鄰近的桌坐了一位大叔，和一位女子。

綾記得那位大叔就是「美香樓」的掌櫃雄哥。而那位女子就不知是誰，那女子身形高挑瘦削，比綾高一個頭，跟綾的表妹陳千差不多高，但她比陳千瘦得多，她看似都是年青人，她穿著住一身豪華浮誇的粉紅色裙子，頸上披著白狐皮，頭上梳著一條大辮子，插了很多花巧頭飾，她的臉化了濃濃的妝和鮮紅色口紅。

綾一邊坐著桌上，一邊聽到雄哥和女子的對話。

「你是富商女兒嗎？」

「是耶.....」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敏囉.....」

「你能看見鬼怪嗎？」

「是耶.....我看得見的！」

「嘩.....我很高興認識你，你一定就是上天派來的巫女了。」

「我聽說，古書中的預言說上天派來我們世界的巫女都是長得很漂亮的，而且她家中富有，有陰陽眼，她不但長得又聰明又漂亮，聲線很高音，所以說話時常常走音的，原就是你啊！」雄哥說。

「啊.....是我麼？啊雄.....我肚餓了喇.....」女子說。

「我請你吃啊！不用錢，你以後來吃甚麼都不用錢！我請你！」雄哥說。

「真的耶？」女子說。

此時，綾想「什麼.....富有、陰陽眼、漂亮、聰明、聲線高音是上天派來的巫女？！是說我嗎？！」綾覺得自己都跟掌櫃說的預言中甚麼上天派來的巫女韻合。

而那個叫敏的女孩，原來都只是一間雜貨店的長女，根本不是甚麼大小姐。

今天，綾一起床，管家依蓮姐就跟綾說「小姐，老爺說今天帶你去相親，你要穿得好一點，打扮得好一點。」之後依蓮就為綾妝身。

綾剛才才起床，雙眼蒙蒙濃濃，還未及問依蓮甚麼是相親，就站起來給依蓮幫她穿衣服。

接著，綾跟父親和兄長上了馬車。

「嗲！為什麼我也要去？」范仲問。

范威說「這是大事，你是長子當然也要替你妹妹作主。」

到了馬車停下來，綾才剛睡醒。綾不知甚麼是相親，也不知這次出門關她甚麼事，她攬著范威的手臂，然後歡喜若狂地說「嗲嗲，我最近認識了許多新朋友啊！我最近還學識了抓妖怪，還賺了許多錢。」

范威帶著女兒一邊聽見她說話，但他沒回應，帶著兒女經過一間大宅的走廊，然後緊隨後面的范仲坐了在走廊的一張長椅，

范威帶女兒走向一間房間的門前，那門是現代的圓形金屬新式門鎖，范威用手勢叫女兒進去房中，於是綾便走進房中，怎知綾一走進去，范威沒跟隨，就立即關了門。

綾看見房中有一張床子，床前站了一個男人，約三、四十餘歲，全身都包著了繃帶，由其他的面，有半邊面都包住繃帶，根本看不見他的左眼。

綾看見這個奇怪的男人，她很震驚，她從未曾和中年男人共處一室，那男人全身都是繃帶，看似是受了很重的傷。綾很害怕，心想不知那男人是甚麼恐怖的陌生人，她立即轉身想開門出去。

那男人看見綾，他沒說話，也沒自我介紹，只是一言不發地站著。他看著綾驚惶的樣子，看到綾在不停在扭那個圓形的現代金屬門鎖想逃走。

可是綾扭了好多次，門都沒法打開，是她父親關了鎖子，於是綾在大叫「開門啊！嗲開門！哥開門給

我！我不要在這裏！」

綾決定用手腳敲打大門「砰砰砰」，最終門終於打開了。

綾走出門口，黑著面子，憤怒地說「為什麼把我鎖在這裡，跟一個陌生男人在一起。那男人沒了左眼的，他全身都是傷，很恐怖，快嚇死我了！」

范威說「那男人是統帥的一等將領洪將軍，他說他要娶你做妻子。他才智過人，又富有，有甚麼不好啊？」

「甚麼？我跟他根本完全不相識，怎會做他妻子，他很恐怖，全身是傷，還沒了左眼。」綾說。

「唉！綾兒，你十六歲了，還不嫁想做甚麼，你是女兒家，怎可不嫁？你連盲人都喜歡，怎麼他只是沒了一隻眼你就說不嫁。」范威說。

「吓.....我跟定逸哥哥，怎能跟這人混為一談！」綾說。

「那你想嫁誰啊？」范威問綾。

「我.....我.....總之我會找合適我的人，若要我現在就嫁，我嫁給小賈都不會嫁這人，因為我跟小賈最少還算認識。」綾說。

「那個甚麼張真人傳人張賈祺是沒錢的窮光子，怎養你！」范威說。

「唉！算了算了！那你還喜歡誰啊？司徒定逸還是外賣那個少年、還是張賈祺都可以！給你選。」范威說。

「我都不喜歡！」綾堅決地跟父親說，露出一副大小姐架子。

之後他們回家了，范威沒責罵綾，還說有一件禮物送給她。

「這把給你的！你現在需要用！」范威說。

是一把包上黃金的黃金錫杖，看來范威都知道女兒想成為天師、斬妖除魔，既然女兒喜歡兼職天師，那只好送給她一把錫杖已道歉剛才相親一事。

綾接過父親所送的錫杖非常開心，感覺是父親都同意她這份兼職。

翌日，綾又有工作，她接報神農村一間民宅有兔妖，牠跑得很快，經常在村上搞破壞，吃掉了村上所種植的農作物，村民忍受已久，決定請范大師來處理。

「臨兵鬥者皆陣列在前」

「臨兵鬥者皆陣列在前」

「臨兵鬥者皆陣列在前」

綾拿住錫杖不停在叫九字真言，可是那兔妖速度極高，不停閃來閃去在瞬間轉移，使得綾叫了很多次九字真言也不夠牠快，綾也開始追趕兔妖追得很累。

站在綾背後的驁，他看見綾對兔妖束手無策，於是決定幫綾一把，他用他的眼睛高速地看著那蹦蹦跳在移動的兔妖。

驁的眼睛忽然由棕色變了銀色，露了像壁虎一樣的瞳孔，然後他一手發出激光打中了兔妖。

兔妖應聲倒地。

綾大叫「臨兵鬥者皆陣列在前」

綾終於把兔妖收服了。

「驁，謝謝你幫忙」綾說。

「不用道謝，小意思，我應該幫忙的！」驁說。

突然，有一個穿著一身黑色袈裟，高大、長髮，酷酷的中年男人出現，他身後有一名少年跟隨，少年穿著白色袈裟，年約十二、十三歲，樣子是圓圓的娃娃臉。

那十二、三歲的少年先以一把高音的小孩聲線開口說道「厲害！果然厲害呢！范大師！」

「最近流言四起的那位抓妖天才女子，范家大小姐范綾，果然和傳聞一樣厲害，只是用口說一句話，妖怪就能被收服，真是聞所未聞的天賦！實在令人驚嘆!」

「你好！請問你們是誰？」綾問。

「你好！我叫玄出童子，我身後穿黑色袈裟的是我師父天地大師！」

「啊！你們好啊，我高興又認識到行家了！真是幸會！」綾說。

「作孽！真是作孽！」天地大師說。

「那是甚麼意思？！」綾問。

「人類怎可能跟天狗一起，根本就是不可能，違反天意！」天地大師大聲地說。」

綾問「甚麼我跟天狗一起不可能？！」

天地大師跟玄出童子說「我們走吧！」然後他們就掉頭走了。

綾呆站著，看來聽不懂天地大師的話。

至於驁，他表情認真，他一直望著天地大師，好像十分介意天地大師剛才的話。

工作完畢後，綾和驁又走到了「美香樓」吃飯，他們經過「美香樓」門前的大街，大街前坐了兩名乞

丐，第一位乞丐是一名婦人，略胖、圓面大眼，深眼窩的一名婦人，她身後有一個約兩歲的嬰孩。第二名乞丐是一名老婦，她整天坐在街上哭。

這些乞丐常坐在「美香樓」前面，是因為「美香樓」的掌櫃阿雄一向樂善好施，他會為乞丐贈飯。

除了乞丐，美香樓附近經常出現一名婦人帶著一個一歲的白衣嬰孩，嬰天整天都在「嗚嗚嗚.....」大哭，哭得很淒慘似的，嬰孩的哭聲整天都離漫著美香樓，那男嬰正就是早前被天地大師算過命的那男嬰。

「乖哦！乖哦！不要哭.....」婦人向著她手上抱著的白衣嬰孩說，但她的嬰孩仍然繼續放聲大哭沒停過。

綾在「美香樓」前門看見白衣少年經過，大叫一聲「甚麼！又是你！」

原來是玄出童子，他笑面迎向綾。

玄出童子對綾說「我幫你算過那男嬰跟你都有點緣，遲些你就會知道了。」

同時驕在大街上看見一名穿白色唐服的男子，他樣子長得十分高大英俊，跟驕樣子十分相似，不同的只是男子膚色較驕白。

驕向前問男子「你是誰？怎麼跟我那麼像！你是凡人嗎？」

男子看見驕，他說「你好！我叫周彩，是美香樓管工蘭姨的兒子。」

「凡人竟然有像我如此相像的英俊樣子，真是離奇。」驕說。

「周少爺，可幫我編寫菜單嗎？字最好的人就是你！」掌櫃雄哥大聲叫道。

「好的！」周彩說。

「我們美香樓有你這位大書生真好啊！」雄哥說。

原來周彩不但樣子長得跟驕一樣英俊，他還是一位文狀元。

綾和驕走進美香樓吃飯，綾吃了幾口小菜忽然把頭倒下在桌面。

「好暈啊！我吃不下了。」綾說。

「你沒事嗎？」驕問。

「我好像發熱.....」綾說完這句話後就趴在飯桌睡著了。

驕看見綾的情況，他立即結帳，然後背起睡著了的綾走到范府。中途綾毫無意識的睡著，趴在驕的背上。

驕背著綾跑了幾條街，穿過龍山寺，終於來到范府。

「你好！我是你們小姐的朋友，她剛才倒下來，應該是發熱，我帶她回家。」驁向開門的管家依蓮說。

「先生！你好！真是謝謝你！你跟我進來吧！」依蓮說。

驁跟著女管家走進范府，這大宅真是大得很，裝修奢華，還有小橋流水的花園，花園中還有魚池，一尾尾數十條顏色鮮豔的錦鯉在池中暢泳，宅中還有幾所別院。

驁跟依蓮走進綾所住的房間，如果說是房間不如說是綾的別院，這別院根本已經一應俱全。

依蓮整理好床上的被鋪，然後驁把他懷中的綾放下床上。

驁向依蓮說「我可以留下一會才走嗎？綾還未醒，我很擔心她！」

依蓮笑著口說「當然可以啦！你是我們小姐重要的朋友！你想留多久都可以哦！」依蓮一邊微笑著一邊又說「我先去煎藥，小姐麻煩你了 ！」

管家依蓮好像還很高興似的，連一點愁容都沒有，真奇怪。

驁坐在床邊一直看著睡著在床上的綾，綾一頭亂髮，臉頰通紅，驁看著綾睡著的樣子喃喃說道「為何妳睡覺的樣子跟她那麼相似.....」

到了晚上綾終於張開了眼睛，發現自己在家中的床上，還看見驁一直在她床邊。

「你終於醒了嗎？嚇倒我了，你忽然就倒下來！」驁說。

「來吧！你的藥煎好了，快服吧！」

「我餵你喝，好嗎！」

「嗯」綾回答，她剛醒來好像在迷糊似的。

「小心點！」驁幫綾一邊餵藥一邊說。

喝完藥後.....綾好像精神了點，她向驁介紹著她房中那個四方形的物體——電視機。

「你看！很有趣的，開著它就會有影畫了，很神奇！是嗎？」綾說。

「真是很有趣啊！有人在這盒子裏。這東西很昂貴的嗎？」驁問。

「都算是吧！」綾說。

然後一隻黃貓走進了綾的房，並坐在綾的大腿上。

「啊！忘了介紹，牠是我娘生前找回來養的貓。牠是不是很可愛呢！」綾說。

「這頭貓好像十分趣緻！他樣子好像很奇怪，真有趣！」驕說。

然後，綾走到櫃上的水果籃子拿起一個柑橘，然後向驕說「看！這個柑橘，就是這頭貓的名字哦！牠叫柑柑啊！」

「是嗎？你好啊，柑柑！」驕說向著黃貓說。

「啊！都那麼夜了！不如你今天在我家休息，明天才走吧！好嗎？多謝你今天照顧！」綾向驕說。

「嗯！好的。」驕答。

於是到了晚上驕就睡了在別院的偏廳，綾就睡房內。

到了明天，綾一大清早上就接聽了一個電話。

「小綾！今天去桃花林野餐，我等你！你可帶你那隻朋友一起來。」

原來又是小賈。

於是驕替綾拿起了錫杖，還背起了綾的琴，和綾一起去桃花林。

然後綾忽然地說「啊！忘了拿柑柑。」然後綾就在果籃上拿起了一個柑橘，然後一起出發。

到了桃花林，小賈和小如都坐在同一張餐布上。小如還為小賈做了一些點心。

至於綾跟驕的餐布就放在小賈餐布的左面。

綾坐在餐布上彈琴，美妙的琴聲，桃花的美景，加上一對壁人，真令人神往。

然後綾撕開柑橘，拿了一塊柑給驕吃，然後自己也吃一塊。

柑的味道雖然有點酸，但他們兩人感覺還是很甜。

在桃花林裏彷彿坐了兩對璧人，賈如和綾驕。

忽然白衣少年玄出童子跟他師父天地大師一起出現在桃花林的樹下。

綾就向前說「天地大師你好啊！我想向你請教，我只是抓妖界新人，為何我會有如此能力？」

「可能是你天生能量太強了！」天地大師答。

「真的嗎！」綾說。

「我來幫你們算一掛！」天地大師坐下來用一堆刻了文字的小石頭向下拋下，跌了在地上的石頭露了刻了文字的表面。

天地大師忽然顯得眉目愁容。

「是下下簽」。

「今生無法一起，不死也分離。」天地大師說。

「你們兩人不能一起，如果你們要一起的話，可能你們要轉世去另一個宇宙歷劫。」天地大師說。

「甚麼意思？」綾不明白地說。

「放心吧！這個世界是有很多宇宙的，如果你們要轉世，我們兩人都會幫你。因為我們是有緣的朋友哦！」天地大師說。

然後綾繼續在林間彈琴，而驕就靜靜地站在樹旁不停追問著天地大師問題。

驕細聲地說，在追問天地大師。

「大師，可告給我嗎？請告訴我我怎樣才可以跟綾一起.....」

「放心吧，你跟我的意思做就可以了，到時，我們會幫你們的！」天地大師說。天地大師跟驕在樹後竊竊私語不知他們說甚麼和計畫甚麼.....

野餐過後。驕說要帶綾探望他的阿姨。

綾跟驕去到一間小屋，他們走進屋內，綾坐下，一名女子走出來。

那名女子樣貌珠圓玉潤，頭髮上還插了很多水果做裝飾，綾差點嚇一嚇，她心想「驕那麽英俊，這奇怪的女子就是他姨？！」

「她說，她是我阿姨！」驕向綾說。

「阿姨，你好啊，我叫范綾。」綾向驕的阿姨說。

此時，阿姨奇怪地向著綾竊竊私語說「帕紀，我會幫你。」

不過綾不明白她意思。

只是短暫坐一坐，綾就離去了，因為綾都不知跟驕的姨說甚麼，她好像不太健談，還有點古怪。

到了第二天，父親范威叫綾去西城的大小姐黃昭玄的生晨大會。綾去到黃府，看見大批賓客，來自五湖四海的少爺小姐都來了。

綾看見西城小姐昭玄，她頭髮用大蝴蝶掷著馬尾，跟綾一樣十分矮小的女孩，但她臉蛋較尖長，跟綾圓臉不一樣。

突然，綾的手臂向後一揮，揮到了一名男子的身軀，綾背後一看，是一位矮小的男生，他個子比綾還要矮小，身形瘦削，但那男子穿著住一件很名貴的袈裟，他的袈裟穿滿金線，看來他不是普通人。

然後，黃老爺大叫「紅蓮大師」，很歡迎你來小女的生晨大會！

原來那男生就是傳聞中鼎鼎大名的「紅蓮大師」。

那位矮小的紅蓮大師身後帶著四位高大英俊的僕人，他們都拿著武器，刀刀槍槍劍劍之類。

紅蓮大師為黃小姐送上賀禮。

接著黃老爺向紅蓮說「大師，好歡迎你來到，其實這次邀請你來是有一事相求的！」

「甚麼？快說。」紅蓮說。

「請問.....你可收小女昭玄為徒嗎？」黃老爺一邊說一邊彎著腰鞠躬。

此時，全場都忽然靜下來。

「不能。」紅蓮答。

「為甚麼啊？」黃老爺問。

紅蓮說「不是人人我都可以收他為徒的，再說，我快了離開大華國，我一向所向無敵，這個地方我已玩厭了，我打算去轉世玩玩。」

「沒事了嗎？賀禮我已送了。沒事我就告辭了。」

「走吧！」之後紅蓮就和他那四名僕人離場。

此時范綾心想他走得那麼快，還未跟他剛才撞到他一事道歉呢！而且范綾還未跟他介紹自己哦！

看來黃老爺是妒忌東城的范綾和南城的表哥陳誠都如此出眾，所以希望他女兒都能分一杯羹，可惜被紅蓮大師拒絕。

此時綾也呆著，突然一道聲叫著使她醒來。

「綾！我們走吧！」驥說。

世代之門 第二章 從前的未來（四）

到了第二天，綾正前往誠表哥府中，因為表哥說要邀請綾一起去香花嶺的桃花林賞花。途中綾經過美香樓，她看見一名中年男子正看著美香樓門前的餐牌，該男子衣著樸素，看似只是平民百姓。

男子一邊看著餐牌一邊跟掌櫃阿雄說「我娘子患了大病，我要買外賣給她，我要一客燒和米全乳豬、一客蒸金目鯛魚、一客魚翅雞湯.....」

「好的！先生多謝你惠顧，合共五千兩」雄說。

「什麼.....要五千兩那麼多？我沒有錢！但我娘子要吃啊！再不吃她的病怎麼好！」男子說。

「沒錢！那沒辦法了！」雄說。

此時綾看著那男子，綾心想「美香樓的菜色一向如此高檔，為何那男子沒錢都會走來，還叫了如此高檔的菜色，他是不是傻的。」

突然，一名高瘦的女子走來，她正就是雜貨店的長女阿敏，她依舊穿著大紅大紫的衣服，面上濃妝和鮮色口紅，頸上披著白狐皮，頭上掷了又紅又綠的頭飾。

「阿雄！我餓了，你說會請我吃飯嗎？」敏說。

「當然哦！因為你是我們的巫女嘛！」雄說。

此時敏看見那男子呆站著美香樓的餐牌見，表情憂鬱。於是敏問他「你也想吃嗎？」

「我沒錢吃！但我娘子患了病，她很想吃。」那男子一邊說一邊哭著。

「我請你吃一客，你想要什麼？」敏說。

男子哭著說「謝謝你！那我要一隻燒乳豬可以嗎？」

「好吧，我幫你付錢！」敏說。

掌櫃阿雄看見到後說「敏你心地真是好，不愧是上天派來我們的巫女啊！」

「阿雄，那我要吃飯，你說過請我吃囉。」敏說。

「當然吧！」掌櫃阿雄很樂意地說。

此時圍著觀看的范綾，她心想「這個女孩都不錯吧！」

接著，綾走到陳府。

「小綾綾.....」表妹陳千在府中大叫著。

「小千千.....我來了！」綾跟表妹陳千說。

「綾表妹，好久沒見了！我們等了你好久了，我們可以起程賞花囉！」誠表哥叫道。

接著誠表哥帶著千和綾和一班下人，整隊人馬經過大街。不過除了他們，還有一班非陳家的不明人馬跟著他們後面。

那班不明人馬為數十多人，全都是穿著藍色衣服的男子，綾一行人他們走到哪，停在哪，那班藍衣人都跟隨著。

綾一行人經過美香樓，突然誠表哥氣憤地高呼了一聲「停！」

「全部跟我停！」誠表哥大聲叫道。

在隊前的綾和千都停了步，綾跟著千的後面，綾眼前是千的背面的一頭長髮，然後後面陳府的下人也停了，反而在下人後面的那班藍衣人收步不及，差點跌到，但最後還是停下來。

「跟跟跟、跟跟跟、跟夠了嗎？又殺不到我，整天在跟著我，那個宇宙滅亡關我甚麼事，真煩！」

「人來！把那個弱智嬰孩拿給我！」陳誠說。

經常在美香樓附近有位婦人，帶著一個一歲的白衣男嬰，男嬰整天都在大哭，男嬰正就是早前被天地大師算過命的那位嬰孩。

一名下人看到婦人左手抱著男嬰，右手拿著搖鈴，她搖著搖鈴跟男嬰說「乖啊！很乖！別哭！」

「我來幫你！好嗎？」下人跟婦人說。

婦人把男嬰傳了給陳府下人，笑著說「謝謝你！」

怎知下人連忙就把男嬰遞了給陳誠！

陳誠抱起著那男嬰，然後跟那班藍色人說「用他，複製一個我下去，要跟我一樣子，還要像我一樣博學聰明！還要給很多東西給他吃，把他吃到像豬一樣肥。」

「不要帶走我兒子啊，陳誠爺！」婦人傷心地叫道。

「你兒子是弱智的！」陳誠說。

然後，藍衣人在陳誠手中接過男嬰，男嬰還在大哭！藍衣人的首領說「好！陳誠！你有種！就用他複製一個你下去，但我們不會就此擺休！遲些就要你的妹子都下去！」

藍衣人抱著男嬰離開，婦人大哭著向范綾和陳千叫著「陳大小姐、范大小姐！求求你們救我阿泰，他只有一歲，不可以就這樣下去轉世開腦的！」

此時，綾內心忽然很焦急，心想著「怎可以就這樣搶走別人的兒子，就算他有多不是.....」，當綾想

發言時，她望著表妹陳千，想看千的反應，此時千向綾說「哥說這男嬰是弱智的。」

此時，綾也知道她是不能出聲勸阻表哥的主意，那許表哥的主意是對的，因為表哥是綾最尊敬的人之一，表哥的主意一定是有他的原因。

最終，綾看著嬰孩被藍衣人抱走，慢慢離開了她的視線，綾還想著.....

「你以後不用哭了，會有人照顧你的！希望那班藍衣人帶完男嬰完成任務後會把男嬰帶回來吧！」

其實綾根本完全不知道那班藍衣人的目的是甚麼，綾根本甚麼都不知道。

之後，表哥帶著綾和千到了桃花林，下人為他們整頓好餐布、餐盒和茶水。他們三人坐在餐布上，誠表哥打開餐盒跟妹妹和表妹說「看有甚麼吃先！」

「嘩.....是糕點！有紅棗糕、貴花糕還有白糖糕呢！」誠表哥說。

到處飄著粉紅色的桃花，在一遍溫馨中，綾拿起了一塊白糖糕，黏韌的感覺，心裏又突然想起「男嬰不知他還好嗎.....」

但綾還在沉溺在誠表哥的愛護中，根本不知道真相的可怕。

在另一邊，范仲如常帶著一班穿黑衣的下人在東城街上巡邏。范仲身穿黑色軍服和黑色的警官帽，他的腰帶還陀著手槍。

他們每經過的地方，路人都忌諱他們三分，不敢胡亂說話，並大叫著「范少爺你好！」「午安！范少爺.....」等歡迎的說話。

忽然有一位長曲髮，矮小、貓臉般的少女走到范仲前面，並跟范仲說「范少爺，我是來幫助你的，可以跟我說幾句嗎？」

「我怎麼要跟你說，走！」范仲叫下人繼續向前。

在後方的少女呼叫著「范少爺，你不聽我的意見將會是你的損失！」少女大聲說著。

「不用理！走！」范仲繼續邊走邊跟下人說。

「范少爺！你的妹妹將會承繼你范家的家產了，你將會什麼都得不到！」少女說。

范仲聽完少女的話忽然很氣憤，他走向後面的少女，跟她說「你剛才說甚麼鬼話。」

「你妹妹現在已出人頭地，到處也謠傳她是天才美少女天師，那你甚麼都不是。如此下去，你父親將會把范家的家業都給你妹妹！」少女說。

「你這個女子叫甚麼名字？為甚麼要幫我？」范仲跟少女說。

「我叫凌！待我幫你解決你妹妹後，你就把我立為你的小妾就可以了。我要的是錢！我家中貧困，外

公沒錢醫病。你的妹妹范綾風頭太高，人又漂亮，又富有，到處炫耀似的，名字還跟我一樣，我看到就討厭了！」少女說。

「那你怎幫我？」范仲問。

「我有小道消息，讓我加入為你下人吧！」凌說。

第二天，父親范威走到綾的別院並跟綾說「綾兒，洪將軍來了我們家說要向你道歉，你來見一見他好嗎？」

於是綾走了出廳，她見到洪將軍在范府的大廳。

洪將軍依舊全身都包紮了繃帶，左眼也被繃帶覆蓋，但他精神好像不錯，比起上一次相親的時候。

「范小姐！我上一次真是太突然了，把你嚇怕，真是對不起，這小小禮物送給你，給你道歉！我知你不喜歡我，是我太突然了！」

洪將軍帶來一個西洋陶瓷洋娃娃，金色卷髮，藍色的玻璃眼珠，穿著白色禮服的陶瓷娃娃。洪將軍把娃娃送給范綾，並說「請小姐你收下！」

范綾接過娃娃，然後說「多謝！」，洪將軍望了綾兩眼，看綾的反應。忽然，綾大叫「好漂亮啊！我很喜歡，很多謝你！」

「爹爹！你看！原來真的有金髮藍眼的人的，我之前聽驨說過，原來真的有的！嘩.....我很喜歡啊！」綾抱起娃娃跟同在廳中的范威說。

范威看見女兒如此高興，微笑了一下！然後他跟洪將軍說「不好意思！是我女兒太任性，都是怪她的娘親生前太寵她，所以她如此任性，我都不知道怎向你賠不是！」

洪將軍向范威說「不要緊，是我太突然，令范小姐惶恐。」

然後洪將軍向綾說「那娃娃，你真的如此喜歡嗎？」

綾說「是啊，我很喜歡很高興！多謝你！」

「既然你肯原諒我，那我就下去幫你。」洪將軍竊竊私語地說。

不久一天，綾照舊在街上遊走，送外賣的那位青年向綾問好「范小姐！你好哦！」

綾答「你好！」

綾的話一說完她說衝出來跑向在她前方的高大美男子身後「驨！等我啊！」

驨轉頭一望，他看見綾正跑向他，他便握著跑向他的綾的手一同前進。

他們一起握著走了一會，突然前方出現一群人，那群人都穿黑衣，並抬著一個大籠子，籠子中有一個面色蒼白，貌美的女子，女子的眼睛正是楚楚可憐的樣子，她的頭頂長了一對像狐狸的耳朵，背後還

有九條狐狸尾巴。

站在籠子前方的人正就是綾的哥哥范仲，他鄰近還站著一個貓面的少女，綾知道她是誰，因為最近人人紛紛說哥哥有位女朋友叫凌，那少女應該就是她了。

范仲一行人經過，引來一堆路人在圍觀。路人們紛紛在說「是啊！最近在大華國東城出現的九尾狐妖女，聽說她喜歡迷惑男子，然後還會吃掉男子的心臟。」「是嗎？那她現在被范少爺捕捉了？那范少爺真是為民除害啊！」「那范少爺會殺了她嗎？真可惜哦！她很漂亮！」「范少爺神通廣大啊！把九尾狐妖女抓了！多謝范少爺！范少爺真棒哦！」

綾看到整群路人都在稱讚哥哥，她也感到很高興，覺得哥哥真厲害，不愧是哥哥哦！

綾和驨又走到了桃花林野餐，除了她們的餐布。鄰近還有小賈和小如的餐布，他們四人都在野餐。綾一邊彈著琴一邊靠在驨的肩膀。驨也很像很樂意。

忽然，桃花林中出現了一個全身包著繃帶的男子，正是洪將軍。他在桃花林中的桃花樹中躲來躲去在偷看綾。

綾跟驨說「啊！又是那男子，他早前說要娶我做妻子，我跟他都不相識，怎會做他妻子，不知他身上的傷那裏來，全身都是繃帶，左眼也沒了！」

「是我打傷他的！」驨說。

「你為甚麼要打人？」綾驚訝地問。

「他說要跟我搶你。」驨答。

「吓……」綾驚訝地回答。

然後桃花林又出現另一個人，是綾的哥哥范仲，在站在一棵桃花樹前觀看著綾和她的好朋友。

「是我哥啊！」綾大叫著。然後綾飛奔跑上前方站在桃花樹前的哥哥，並用一雙美麗迷離的大眼睛望著那另一雙酷酷的大眼睛說「哥！你要來一起玩嗎？」「他們是我的朋友，驨，還有小賈和小如哦！」

綾笑面迎著哥哥，到處飄著桃花樹上跌下來的花卉，在一片粉紅中，她清楚地看到范仲臉上的五官都跟自己很相似，不愧是兄妹，兩人都有著一雙大眼睛，那就像是世上另一個自己。

可惜，范仲甚麼話都沒說，也沒向妹妹問好，只是看完就酷酷地走了。

然後，綾在樹下站著，她看見哥哥走了，他甚麼話都沒說，她想「哥真是冷酷！但他最棒！是我最喜歡的哥哥。」

忽然，有人從後把綾抱起。

「啊……」綾叫了一聲。

是驨抱起了綾，驨向綾說「綾！不如我們成親吧！」

在一遍粉紅的桃花樹林中，綾害羞地向驨笑了一笑，並對抱起她的驨說「哈！你在說甚麼鬼話！」

驨背起著綾的琴和錫杖，並手抱著綾走回范府，中途綾忽感倦意，並在驨的懷抱睡著了。

到了第二天，綾在家中醒來，她拿起自己的日誌，並寫了一些字。

「哥哥最棒！哥哥是我最愛的偶像！我最愛哥哥！哥哥天下無敵！」

到了晚上，范威在家撥電話叫外賣「是范家，要一套晚餐。」

不久送外賣的那名長髮少年來到范府門前，綾剛在門前經過，因此是她開門請外賣少年進來，然後范威給了他付款。

「謝謝范老爺！」少年答。

綾跟父親進了屋中的大廳吃飯，范威跟女兒說「有蝦和蟹，你不要吃，你會過敏的，那你吃蒸魚吧！」

綾吃了幾口，然後大聲叫道「哥，出來吃晚餐哦！」

但范仲耳聽不見，沒有理會綾的說話，也沒出來吃飯。直到綾吃完回到她自己的別院後，她哥哥才走出來吃。

到要深夜，綾在范府中的庭園經過，她看到坐在花園涼亭的父親正舉起酒杯和友人在喝酒。

范威喝到醉醺醺，並一邊喝一邊跟他的友人說「真棒！真是棒！不愧是我范威的兒子，那麽機智，生捕了九尾狐妖！真棒！我決定我退下來，暫給仲兒當范府當家.....」范威話未說完，忽然嘔了一堆嘔吐物，看來他太高興所以喝太多。然後在范威後面的女管家依蓮連忙清潔，並說「老爺不要喝太多.....」

不久過了三個月，綾又在街上遊走，但已沒跟驨一起，她看見自己身上多出一個銅錢，她經過美香樓看見美香樓前坐了兩名乞丐，其中一位是圓面深眼窩的婦人，她身後還站著一個兩歲大的孩子。綾順手把她手上的銅錢贈了給她。

「萬分感激！祝你身體康泰、長命百歲、年生貴子！」婦人大笑著對綾說。

綾感到很尷尬，那婦人說我甚麼年生貴子，她是不是瘋的。

然後，綾又看見美香樓前另一個乞丐，是一位整天在哭的老婦，

「婆婆，你為甚麼整天在哭？」綾走上前問。

「我兒子欠人很多錢，他們說我兒子再不還錢，就要我們下去轉世開腦.....嗚嗚嗚」老婦說。

「婆婆不用傷心，我會幫你還的！我家很富有，開米鋪的，我一定會想辦法幫你還錢哦！」綾說。

「多謝你！很多謝你.....」老婦說。

然後，綾又看見另一位婦人一邊在哭一邊在大鬧，並跟美香樓的蘭姨和茶客說「嗚.....我阿泰才一歲，就被那班藍衣人帶走去了轉世開腦.....嗚.....陳誠爺是壞人，是他搶走了我阿泰，陳千小姐和范綾小姐也同是壞人，是他們搶走我阿泰.....嗚.....」

綾也聽到婦人的話，然後有茶客紛紛目光轉向在附近的綾。

「不是我主意，是我表哥主意，不是我不想救他.....」綾說。

綾說完後就想轉身離開，忽然蘭姨走上前說「范小姐，來聊幾句.....好嗎？」

「甚麼事？」綾問。

蘭姨叫綾跟她到美香樓後門，她跟綾說「放心吧！你不用下去的，我已跟你父親談好，你父親也說好了，過三天，我兒子就會來范府向你提親，放心，你嫁了我家，甚麼都不用做，你是大小姐，會嫁給我們家享福的！我兒子很俊俏，跟他樣子很像，不會比他差，他已經不會回來了，他和其他人有了。」

但綾還是不太明白蘭姨說甚麼。

到了晚上，一名少女站在范府門前，敲門說要找范小姐。

於是范綾出來，看見的人原來是小如，她正哭泣著。

「小如，甚麼事？」綾問。

「小賈.....他過身了.....他被人暗殺.....他死前說他要下去救你.....嗚.....」

綾立即嚇呆.....她還是不太相信最近發生的怪事，她內心還是一下子無法接受現實。

然後小如一邊哭一邊擁抱著綾「嗚.....」

「怎會這樣.....是甚麼人要殺他？」綾問。

「我也不知道，那班人都是穿黑衣的。」小如答。

「不用傷心，人死不能復生，很快會習慣，你還有我！」綾說。

綾和如走了出大街，綾也不知可以跟小如說甚麼，只能安慰她，不竟最近發生的事太奇怪。

突然，市集出現一班黑衣人，其中一人拿著長槍，高速地「砰」了一聲，射中了小如的胸口，小如應聲倒了下來。

綾嚇呆了，她親眼看著自己的朋友倒下，然後黑衣人他們一下子搶走了小如的屍首。但他們沒理會綾，讓綾獨自看著他們帶走小如的屍首，而這一刻綾也嚇得面無血色，她驚惶失措.....呆站著。

綾想「那些是甚麼人？為何要殺小賈和小如.....」綾心中很憤慨，但她不知怎樣做.....

之後，綾獨自回家，她的樣子已十分呆滯，因為她親眼看見小如被殺。她回到范府看見驁原來一直都在范府作客，驁身旁還有一位女子，是一位已婚的少婦，驁對綾說「她是小月，已是我妻子，她跟她丈夫已分開了，現在她有了我孩子了，你不要欺負她！」

「恭喜你！」綾低聲說了一句，然後便轉身離開回到自己的房間。綾心想「我怎會欺負她.....那女子有丈夫的，樣子也不是出眾，都不知驁喜歡她甚麼。」

但綾沒因驁的事而傷心，也沒有為驁而哭，她相信天意，姻緣皆天命，也祝福驁。而那個叫小月的女子，其實是范仲介紹給驁的。並讓他們兩人居於范府，都是范仲的主意。

綾現在只是傷感小賈和小如為何被人暗殺，難道是小賈得罪了人？綾決心要查出真相，她不想她最好的朋友枉死。

過了一天，綾去了傳聞小賈和小如的墓前拜祭，綾找到了他們的墓，聽說賈的父親接過了他們的屍首並安葬了他們，把他們兩人的墓都安葬在鄰近。

綾一邊傷感一邊奉香觸，並對著他們兩人的墓前說「小賈、小如，你們兩人終於一起了，我不會要你們枉死，我一定會找殺你們的凶手！你們在下面安心去吧！」

拜祭後，綾返回范府。她在范府看見其兄范仲坐在大廳的當家席，而驁也在。

驁憤怒地對綾說「你真殘忍，看見你就惡心，你怎可推跌有了我身孕的小月，你想殺掉我的孩子吧！」

「甚麼？我沒有！我剛才才回到家，我去了掃墓，拜祭小賈。」綾說。

「你和那張賈祺一起吧！」驁說。

「甚麼？小賈一直都是和小如一起，怎會是我？」綾說。

「哥，你都看見吧，我剛才才剛回家，怎會推跌驁的妻子？」綾說。

范仲坐在當家席一言不發。

「哥，你怎麼不說話？我確是剛才才回家，你都看見和知道的。」綾說。

「你這個壞女人，心腸如此惡毒，連未出生的孩子也不放過！想殺我兒子。」驁氣憤地說。

然後，范仲說「那你殺了她吧！是她想害你的妻子和你的孩子」一直沒發聲的范仲終於說了話。

「不是我啊！我剛才不在家！」

「哥.....你幫我說句好話好嗎？」范綾說。

「你這個壞女人，真是卑鄙至極。」驨說。

「那你殺了她吧！」范仲說。

然後，驨就拿起腰間的匕首刺向綾的胸口。

綾被刺中，在最後一刻，她想「原來驨你其實是那麼討厭我，討厭得要把我剷除，大慨是我打擾你和你妻兒一家，既然你這樣覺得，那我死了也是好事。是我打擾你們，對不起.....這一生我原本很快樂，我都不想死，但現在沒辦法了.....」

綾的瞳孔凝望著驨的胸口，然後她用自己的手按著驨的胸口並推開自己，匕首從綾的胸口推開，綾的瞳孔再沒有反應，整個人從後倒下到地上。

「壞女人！」驨說。這是綾最後聽到的一句話。

在綾倒下來不久，突然出現一班藍衣人.....

藍衣人的首領說「范小姐已過世，現在我們來帶走她的屍首，要讓她意識未在她身體消失前帶走她，她來世會轉世去另一個宇宙，而且將會死得很慘。那個周彩和他母親想救范綾，他們說好明天就跟范家提親，所以我們要早他一步，是我們設局讓她死的，那個叫凌的女子都是在我們的計劃當中。若你們要怪責就怪責陳誠吧！是因為陳誠不肯下去，我們才要他表妹下去。」

驨忽然驚醒.....「我殺了綾.....」

「綾.....快醒來，不要睡.....」驨抱起綾的屍首並坐在地上，他握著綾的手並說「綾，快點醒來！不要睡！快點醒！不要走，我只要你.....」驨傷心地流著眼淚哭著說。

其中一名藍衣人說「她是你的帕紀，你殺了她，她轉世到大華國，我們還她給你，你還是要殺她！」

「綾是她？不可能。」驨說。

藍衣人再拿起一塊鏡子照向綾的面上，鏡中沉睡著的綾在鏡中顯出一頭金髮。

「你不覺得綾跟帕紀的聲線是一樣的嗎？」藍衣人說。

驨十分驚訝，然後哭泣中對著綾的屍首說「對不起！帕紀.....」

之後驨再拿起匕首刺向自己腹中，並對綾的屍首說「帕紀，我下世也會跟你一起.....永遠保護你，你不用怕。」

然後驨就倒在綾的屍首上，擁抱著綾。

待范威也走了出來，他看見女兒已死，他表情十分傷痛，但他甚麼話也沒說，呆站著。

「人來，帶走范綾的屍首。」藍衣人的首領說。

「那隻天狗的屍首怎處置呢？」范威問。

「他是天狗，他自己會去投胎，不用理他。」藍衣人說。

.....

不久，范家都穿著喪服，大廳掛著一大個「奠」字。

范威在女兒的房間中拿出一大堆女兒的物品在收拾。

當中箱子裡放著一本日誌。然後剛好范仲拿起了那本日誌，撥開一看。

寫著「哥哥最棒！哥哥是我最愛的偶像！我最愛哥哥！哥哥天下無敵！」

范仲一看到那些字，酷酷的大眼睛不禁開始流出淚水，然後忍不住聲淚俱下.....

「嗲.....是我錯，是我害死妹妹的.....」

「我要下去救妹妹，我錯了.....」

范仲哭著說。

范威聽到兒子說的話，他無奈至極，不知說甚麼，只能兩眼通紅。

不久，范仲就在大華國失蹤了.....

春天又到了，桃花盛開，人們正忙於為春節打點，大華國又興旺起來，只是范家的少爺小姐並沒看到。世界猶如彷彿明天之後，一切將不會存在。

一名范府下人走到司徒府，然後他跟司徒夫人說有要事找定逸少爺。

司徒定逸一出來，范府下人便跟定逸說「司徒少爺，我家小姐范綾已過身了！我是來轉告你知。」

定逸一聽到此消息，他也聲淚俱下，他跪在地上，傷心欲絕地說「綾小姐，都是我不好，是我沒做好作為你哥哥保護你的負任，是我不好，不配做你哥哥。」

定逸不停在哭，然後司徒夫人說「孩子，不要哭！哭太多對眼睛不好哦！」話雖如此，司徒夫人自己也一樣哭起來。

范綾的屍首被人收藏了在龍山寺的密室，其實她還沒有死，只是睡著，她的傷口被藍衣人用聖水復原。不過她面上帶著一個天狗面具，看不到她的容貌，她一直沉睡著.....

「bibibibi.....bibibi」天狗面具嚮著聲音.....

「范綾，你今世已死去，你下世會去一個不存在的宇宙，如果你沒被開腦就可以回來，若你開了腦，宇宙就會滅亡，你也會慘死。我們會給你一個守護天使，就是你來世的母親，她會是一個十分聰明厲害的女子。你兄長都因悔疚下了來救你，你表妹也已自盡下來找你，因為她說自從你死去後她沒了和你的心靈感應。如果下世你和你的天狗沒一起，你就會慘死，你能否再次遇到驕，就要看你來世的造

化了。那位懷有驨孩子的女子，其實她懷的是驨自己造出來的自己來世，因為其實他早就聽了天地大師的計劃去救你。而在那女子在誕下了驨後，因為她看見嬰孩不是人，而是一條小黑龍，她傷心欲絕，非常後悔，所以她已把嬰孩交還給驨的阿姨，他阿姨其實是驨的母親假扮的。而天地大師和玄出童子，他們一早已算到此事發生，所以早已下去轉世去救你了。」

從此，大華國的國民一直流傳著綾和驨的傳說，大家都衷心希望著綾和驨會再次相遇.....不管在那一個世界、那一個時代、那一個地方.....都可以.....

第二章 完

第三章 香港早晨

「各位早晨！今天是一九九零年三月一日星期四，看今天的新聞。

根據1984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將於1997年7月1日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正計劃編寫基本法，回歸後所有港人都得到基本法保障。」

被電視聲吵醒，睜開眼醒來，是范紀旻。紀旻剛才夢中和哥哥睡在同一張床上，並帶著VR頭盔，怎麽醒來床上是沒有哥哥，於是紀旻正想找她的母親陳多美。

「媽咪！」紀旻站著床上大叫。

「醒來了，要喝奶嗎？」走出來的媽咪並不是陳多美，而是范綾的母親麗和的女子。

那麗和都曾是她母親，紀旻不覺出奇，於是紀旻便問她「哥哥呢？哥哥在哪？」

「哥哥在看電視中，你也要看嗎？」麗和問。

「多美！我上班了！」是父親，父親以一面電眼滑稽的笑容向著太太說。

續
14 12 2020

世代之門 第三章 香港早晨（一）

世代之門 作者：夏心潔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本故事並無任何政治立場，純粹科幻故事。

第三章 香港早晨

「落花滿天蔽月光.....」

「哦，你懂唱。」

「帕紀懂唱。」「媽咪說我是天使BB。」

.....

「各位早晨！今天是一九九零年三月一日星期四，看今天的新聞。

根據1984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將於1997年7月1日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正計劃編寫基本法，回歸後所有港人都得到基本法保障。」

被電視聲吵醒，睜開眼醒來，是范紀旻。紀旻剛才夢中和哥哥睡在同一張床上，並帶著VR頭盔，怎麽醒來床上是沒有哥哥，於是紀旻正想找她的母親陳多美。

「媽咪！」紀旻站著床上大叫。

「醒來了，要喝奶嗎？」走出來的媽咪並不是陳多美，而是范綾的母親麗和的女子。

那麗和都曾是她母親，紀旻不覺出奇，於是紀旻便問她「哥哥呢？哥哥在哪？」

「哥哥在看電視中，你也要看嗎？」麗和問。

「多美！我上班了！」是父親，父親以一面電眼滑稽的笑容向著太太說。

原來今世，麗和用了多美的名字，而范威也用了李光名字的光字並叫范光，而李深今世的名字叫范紀旻。

紀旻剛起床，才發現自己原來只是年齡兩歲半，還穿著紙尿片的孩子。

紀旻看見哥哥智汎坐在梳化看電視，然後她轉面看到家中有一個大魚缸，和她記憶中的嗲咂李光的海水魚魚缸一模一樣。

「妹妹！你回來了嗎？」智汎問紀旻。

「哥！」紀旻說。

紀旻看見哥哥也在，她心裡十安逸，好像所有事都變回美好似的，她只是奇怪了一下家中的電視機好像有點不同，電視由一塊大平板變成了又小又厚的大牛龜。

「媽咪.....杏杏呢？」紀旻問多美。

「杏杏在外婆家嘛！」母親說。

「我要找杏杏玩耍！」紀旻哭起來說，看來她還是和上世一樣與千杏有心靈感應的。

「媽咪，我那熊貓套裝呢？我今天要穿熊貓裝找杏杏。」紀旻說。

「甚麼熊貓套裝啊，我怎會買這樣奇怪的衣服。」多美說。

可見紀旻一開始時還有少許做李深時的記憶，她不記得自己已轉世。

之後，多美帶智汎和紀旻走到外婆外公家。外公家仍然是美樂花園的一樓H號單位，只是他們家過一個街口就到了。

多美打開H號單位的門，屋內有外婆，還有外公。

智汎獨自坐在單位一角，而紀旻歡喜若狂跑到一個女孩面前，女孩年紀跟她相約，但她身形比紀旻健壯，有一副大眼睛和心形臉，嘴唇紅紅皮膚白皙。

「杏杏，我們一起玩。」紀旻說。

紀旻拿起了大廳中的箱子中的積木，示意千杏跟她玩。

於是她們兩人坐在地上一邊疊積木一邊在哈哈大笑。

看見了杏杏也在，使紀旻感到這個世界很安逸。

玩完積木後，紀旻看見外公坐在大廳，她忽然感到外公的樣子無比親切，好像是久違了的人。

然後，外婆抱著千杏帶了她進洗手間洗澡，原來外婆最喜歡就是幫孩子洗澡。

而智汎在跟多美說「媽，我要玩電視遊戲機！」

原來在姨媽的房中有一部電視的電子遊戲機，智汎經常說要玩。

在哥哥在玩賽車電視遊戲機時。外公微笑著對紀旻說「旻旻！我們出去走走吧！」

於是紀旻高興地自己穿好鞋子，打算外出似的，站在大門前，然後外公就抱起她下樓。

外公抱起紀旻在美樂花園附近的賽馬會門前遊走。

一名老婦走過來向外公說「咦，阿洛，你孫女嗎？」

外公點頭笑著。那名老婦是外公的街坊朋友，是經常和外公打牌的麻雀友。

在老婦離開後，忽然又有一個小男孩走來跟外公說話。

那小男孩看似只有五歲，一副娃娃面，圓眼睛。他走上前跟外公說「她是鈴鈴，現在安排給你七年時間，給你和你孫女今世再重逢！她未來會是香港世界小說《世代之門》」的作者羽深，她的存在對我們世界有特殊意義。」

「所以我給你一個銅製金屬鈴鈴，這個鈴鈴是她上世母親多美留下來給她的。多美說希望李深記得自己名字叫鈴鈴！」男孩說。

「還有，我爸跟我說，他曾用搖控蚊子咬過她一口，我爸從蚊子中拿她的血檢驗，發現她遺傳了她祖母的慢性白血病，所以你要給她吃多些東西，要吃肥她，否則她一倒下，靈魂就會回到上層世界了，即是她死了，那《世代之門》小說便會不存在，未來世界就被改寫。」男孩說。

外公點了點頭，然後男孩轉身離開並跑向一名男子身旁。

「安迪！你完成了嗎？」一名高大、長髮和穿黑色大褸的中年男子叫道。

「爸！我完成了。我是特務！哈」男孩高興地對男子說。

外公拿著安迪給他的鈴鈴，並一邊搖著鈴鈴一邊笑著對紀旻說「鈴鈴！你是鈴鈴哦！」

在每天，多美都帶紀旻和智汎到外婆家，其中有一天，千杏要上幼兒班，但姨媽發現千杏的書包不見了，於是舅父和姨媽在家中不停在尋找千杏的書包。

此時紀旻心想「找不到書包，杏杏就不用上學，可以和我作伴了。」

忽然，姨媽說「找到了！」原來書包在姨媽房中的木製上下格床的上層。

在杏杏去了幼兒院後，多美、姨媽、舅父都上班了。

智汎又在玩電視遊戲機，他正在玩「食鬼」遊戲。大家都以為他是亂玩，怎知其實他的技術完全不像一個兩歲半的小孩，他的技術簡直是天才，每場分數都超高，還不會放過任何一個遊戲中的得分機會，他一邊玩一邊在發出「啊啊啊.....嘩嘩嘩.....」尖叫聲，像是十分緊湊。

紀旻坐在廳中忽然又大哭，說要找杏杏。今世的紀旻確是一個喜愛無理取鬧的孩子！於是外公只好抱著紀旻到杏杏的幼兒園。

外公抱著在愛大哭的紀旻，然後在幼兒院的窗前站著。

紀旻從窗中看見一班孩子列隊走出來，其中一人是杏杏，紀旻看到杏杏後才收乾了淚水。

每當范光放工，范光都帶著紀旻和智汎到他們住的多寶大廈附近的一間水族館留連。水族館的店長文叔很喜歡紀旻，他不介意孩子經常待在他的店留連。而范光總是以他一副電眼滑稽的笑容得得意意地和文叔在高談闊論。

「那尾石美人魚，很難開口哦！」范光說。

「是啊！石美人魚雖然美麗，但不好養的。」文叔說。

不久，還有一個月，紀旻、智汎和千杏都要上幼兒園的K1班了。

一天晚上，紀旻和智汎都在睡著。忽然紀旻聽到了她哥大叫的聲音「啊！媽啊！」

紀旻被哥的叫聲吵醒，她睜開眼睛感覺到自己睡在床上，頭上帶了一個有點重的頭盔，身體還被一些喉管插著。

汎從床上跑了出來，大叫「媽！」

前面有一個高瘦長髮的女子，紀旻雙眼矇矓看不清她的樣子，但哥叫她「媽」。

「咦，哥哥醒了！」

「咦，妹妹也醒了 ！」女子說。

「媽！我要下去回去啊，我要救妹妹！妹妹不可以當潛意識的！」汎說。

「那，梳好頭髮再睡吧！」女子那起一把梳子梳好汎的頭髮，然後汎返回床上自行帶好頭盔，之後紀旻也睡著了。

在小孩臨近九月開學前，范光經常都和他的好朋友班尼在電話通話，范光一邊吃著芝麻餅乾，一邊撕開橙子，一邊吃一邊在和班尼聊養海水魚的心德。

「對啊，那條神像不肯吃魚糧。」

「對哦，牠要吃生肉的。」

「你新買的白尾開口吃糧了嗎？」

「你剛買了紫色生物石？好東西來。」

然後，范光和太太說「我約了班尼周末到郵輪玩兩日一夜。」

在范光在郵輪玩完回家後，多美發現范光的回鄉證。回鄉證記錄著范光去了國內。根本不是和班尼去郵輪。

范光也向多美承認他是去了國內找女子。

多美大怒，於是從此智汎就被范光帶走撫養，而紀旻就跟著媽媽居住在柴灣角公園內的政府宿舍五號房。那所宿舍是范光申請回來的，租金很便宜，因為范光是市政局的公務員。

在紀旻上了幼兒園後，她天天都在幼兒園大哭，相反在她鄰課室中的千杏就天天和同學玩到哈哈大笑

，還經常被老師抓她罰企，因為她和同學說得太多話了。

在紀旻那班別的學生列隊在幼兒園的走廊時，她們經過杏杏那班的課室，紀旻看到正在被罰企的杏杏還在向她揮手。

足足兩星期，紀旻才習慣了上學，而且她在學校中有時會忽然很累，不及其他小孩這麼有活力。

日子過得很快，紀旻和千杏一起長大，每天下課，外公就接她們放學。紀旻也已習慣了上課，她讀書很勤力，但她除了表妹千杏外都不會和其他小孩說話。

在紀旻的世界裏，每天就是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她自小就愛幻想自己是一個小仙女，還懂魔法的。平日紀旻喜歡和千杏玩芭比洋娃娃，還喜歡給娃娃穿人魚裝。

「床下是大海，床上就是岸！美人魚是在海上上來的。」紀旻坐在床上對表妹說。

小時候的紀旻是一個很喜歡作主意的小孩，她要求表妹千杏也要服從在她的完美幻想世界之中。因此難怪她一直被千杏的媽媽說紀旻是個自私的小孩。

外公和千杏都知道紀旻喜歡美人魚，外公有時喜歡拿錄影帶在電視播放人魚公主動畫，然後千杏會伴紀旻一起乖乖坐下看。那外公就能休息一會。

每天下午，外公都開著電視的英語台並播著黏土人節目，黏土人是外公最喜歡看的英語台節目，節目說一名外佬老伯用黏土製作出來的人偶，人偶離家出走的歷險故事。外公一邊看節目一邊準備好下午茶給兩位孫女吃，而今天吃的是雞腿。然後外公說「周末阿泰表哥說來探望你們！為紀旻開五歲生日會哦！」

到了周末，一名九歲大的英俊男孩來了外公家，紀旻和千杏大叫「表哥！」

「我要和表哥一起！」千杏說。

「我也要和表哥一起！」紀旻說。

然後他們三個小孩下了外公家公寓下面的花園遊玩。

外公拿起照相機為三位孫兒拍照。

紀旻和千杏穿了牛仔裙，表哥也穿了牛仔褲，一起拍照。

突然，千杏對紀旻說「剛才有個哥哥出現，他穿古裝的，很奇怪，他還向我說，說我和你已經在甚麼大華國睡了整整一星期，他說真的表哥是我親哥，我們現在那個表哥是複製人來，真的表哥他說他已很後悔，讓我們兩人都下了來，還說我在這個世界死後會被催眠再開腦，不過我親哥會找下人帶走我的腦，然後再把我靈魂轉移回我真身，因為我是天使，靈魂不滅的。但他們說你的真身不知收了在哪裏，救不了你，真的表哥也很擔心你，還很自責，因為他說如果當時他肯下來，就不用我們兩個下來。但他們說你的男朋友會下來救你的，但不知他成不成功。」

「吓.....」紀旻摸著頭子，完全不明白千杏說甚麼。

「有哥哥在穿古裝嗎？為何我沒見到.....」紀旻說。

接著，小孩回家。紀旻很高興地砌了個士多啤梨黑森林生日蛋糕，吹息了臘燭，然後千杏的媽媽說「千杏先來吻表哥一吻，然後到表姐吻表哥好嗎？」

「我先！」紀旻心急地說。

於是紀旻立即吻了表哥的臉頰，並讓舅母拍下照片，然後千杏也攬住表哥吻了表哥的臉頰一吻，她媽媽拍下照片。

接著，小孩跑回姨媽房間的上下格床遊玩。

表哥阿泰說「我是超級撒亞人，我戰鬥力有一千，而千杏就是我太太芝芝，紀旻就是我好友莊子。」

「好吧，時間不早了，我要早咽了！再見！」然後表哥從上格床跳下來。

「悟空，不要自盡呀。」「你不可以死的！」「你還要打敗布羅尼啊！」千杏說。

「芝芝、莊子.....我早咽了！」表哥正想從上格床跳下來.....

千杏和紀旻扯著表哥的手臂，說「不要死啊！」

然後表哥還是跳了下來！

「啊！我老公死了！」千杏說。

忽然表哥又從床下大叫「我復活了！」

然後千杏和紀旻說「啊.....沒死！沒死！太好了！」

就是這樣，阿泰表哥喜歡和表妹們玩漫畫的角色扮演遊戲。因此千杏和紀旻都十分喜歡表哥阿泰。

到了晚上，他們一家到了附近酒家晚飯，中途紀旻走了出酒家門口的樓梯口逛逛，她看見一個娃娃臉的男孩，男孩大約七、八歲，他在跟紀旻說「終於找到妳了，鈴鈴！」

「甚麼鈴鈴？」紀旻向他說。

「妳曾經叫鈴鈴，只是妳忘了！放心！我是幫妳的！我會幫妳離開這個宇宙，讓妳去未來哦！」男孩說。

「吓.....」紀旻回應。

「哪.....不如我催眠你好嗎？」男孩說。

「催眠？好啊！我都懂啦！表哥曾和我玩過這遊戲，表哥說他大陸鄉下有賊子會用催眠術騙人錢的。」紀旻向男孩說。

然後男孩舉起吊墜對著紀旻的眼睛，然後搖擺著說「你表妹陳千杏是壞人，她和她爸爸媽媽經常取笑你家門不幸，說你爸是垃圾，雖然樣子不錯，但喜歡到處找女子，只是樣子好看的沒用鬼，因此你不要再和杏杏作好朋友.....」

紀旻覺得心智被控制，還有想哭的感覺，忽然聽到一聲.....「旻旻.....」

是千杏在叫她。

紀旻應聲立即轉臉跑了去千杏身邊，並牽著千杏的手說「杏杏.....」

男孩驚訝地說「甚麼？她催眠不到的嗎？」

「若妳催眠不到會很慘的，到你真的要開腦時就.....不過我會幫妳的.....」男孩說。

每當晚上，紀旻每次和表哥表妹玩得太高興，回家晚上她就會做惡夢。這天紀旻同樣在午夜突然驚醒，她睜開了眼，她在漆黑中看到她的房間怖滿七色光芒，閃爍著，十分奇幻。然後矇矓中她看到她房間有一條小黑龍飛過.....她還以為自己在做夢。

小黑龍在紀旻的房間盤旋，如幻如影，然後小黑龍用一雙銀色的壁虎瞳孔看了她一眼，眨了一眨。紀旻非常冷靜，在矇矓中拿起被鋪蓋過自己的頭繼續睡。

不久，千杏多了一個弟弟叫阿銘，而紀旻和千杏也快上小學了。

在幼兒園的學期末，紀旻正和同學在幼兒園為畢業禮練歌，忽然紀旻腸胃不息，在音樂室內嘔吐，老師們立即帶紀旻更衣，換走染有嘔吐物的校服，然後致電她的家人接走她。

紀旻穿著一身老師為她準備的便服，然後由外公接走回H號單位。她身上的便服印有胡桃鉗子的士兵的圖案。

紀旻回到家中，外公為她準備好飯菜，紀旻平日吃飯只吃很少，因為她總是一邊吃飯一邊在昏暈，吃來吃去都吃不下，還曾被多美說她是不是一邊吃飯一邊在數有多少顆米，所以吃得這麼慢。但這次因為嘔了，所以紀旻忽然胃口大開在吃飯。不久幼兒園放學了，外婆接了千杏回家。千杏回家已看到紀旻坐在大廳中吃飯感到一點驚訝。

然後正在吃飯的紀旻向千杏說「我剛才在學校嘔吐，所有早退回家了！你看我這身衣服，是老師給我穿的，有胡桃鉗子啊！」

千杏也坐下在紀旻對面，開始準備吃飯，並大笑著說「你衣服很有趣啊！」

「這件衣服上的胡桃鉗子像不像大華百貨電梯口那個機械音樂時鐘上的人偶？」紀旻對千杏說。

「哈哈，像啊！你變了大華百貨機械時鐘上的人偶了！」千杏答。

「長針指向十二時了，時鐘開始播音樂了！胡桃鉗子走出來了，我來了！哈.....」紀旻一邊說一邊搖蕩著身子模仿大華百貨中的機械時鐘上出現的人偶。

然後千杏一邊拍著手一邊說「哈哈哈！時間到了！！」

「朋友再見匆匆數載相處猶像昨天」，終於到了幼兒園的畢業典禮，所有將畢業的學童都站滿在台上唱著「友誼萬歲」一曲。但「朋友再見匆匆數載相處猶像昨天」這歌詞中，紀旻沒太大感觸，因為她在幼兒園中一直都沒認識甚麼朋友。

「卡」「卡」「卡」「卡」.....然後是黑暗中一堆刺眼的閃光燈，一堆在台下的家長都拿著相機拍著台上的子女的畢業照，當中包括千杏的父母。但紀旻知道沒人為她拍照.....因為只有多美坐在台下，她也沒有帶照相機.....而范光根本沒有出席！

到了小學九月開課的日子，紀旻入了一間該區最著名的小學，因為她一向用功讀書，所以入了名校，而在她第一次小學考試中，老師正派著已改好的數學試卷，紀旻收了自己的試卷，看見筆蹟不像自己，分數也只有六十分，試卷姓名也被人塗改，寫了范紀旻的名字，但名字也不是她筆蹟，於是她只好舉手問老師.....

紀旻走到教師桌然後跟老師說「王老師.....這份試卷不是我的.....」

「那它寫著誰的名字？」王老師問。

「我的名字.....」

「寫著你的名字當然是你的，回去坐位吧.....」王老師說。

接著，紀旻只好回到坐位，途中她看到一名男同學的試卷，那試卷是她的筆蹟，而那男同學高興地在卡卡大笑，那試卷寫著的分數是一百分！但試卷人名也被塗改過似的。

回到家，紀旻被多美大罵，說她為何只有六十分。

「怎會得六十分，你沒用功讀嗎？」多美憤怒地說。

「這試卷不是我的.....這些都不是我的字！」紀旻說。

「你不要再狡辯了！怎會不是你，你蠢就是蠢！」多美說。

紀旻在小學剛開學時，本是有很多同學想跟她玩，怎知一個月後所有同學都變得很怕她，不再和她說話，離她而去，紀旻完全不知為何會這樣，她只見到那個叫曾海琪的女同學，經常望住她在奸笑。

最初開課，多美每天都有接送紀旻放學，但多美每次接紀旻放學後都會在大華百貨看衣服，而且一看便是兩、三小時，紀旻一早起床上學到現在還未吃飯，累得又暈又想嘔。但多美只是在怪責女兒沒耐性，說她經常在扮暈和懶惰。

紀旻真的很暈，暈得想倒下。

「她快死了。」一把聲音說道。是附近一個娃娃面、圓眼睛的男孩說的，正是楊安迪。

「快點回家喝些開水，喝完就沒事了。你家的開水我們下了藥。」楊安迪在紀旻的耳背說。

到了另一天紀旻放學，范光說要來接她放學，因為他要帶紀旻上茶樓吃點心，還說有一些東西要給她。

范光的頭髮染了金色，身穿一身政府人員制服，是市政局的制服，加上他那塊電眼滑稽的面，深眼窩、高大健壯，看似不太亞洲人化。

「怎麼會有洋鬼子在學校？」一名在接放學的學生媽媽說。

「那女孩是他女兒嗎？」

「爸爸！」紀旻看到父親大叫著。

然後范光一手抱起女兒離去，紀旻還十分開心得意洋洋的，第一次被父親接送。

「那女孩是混血的嗎？他父親是洋鬼子。」家長們紛紛在議論著。

然後一名梳齊耳短髮，帶著眼鏡，略胖的女人，在學校門前嚇到目定口呆，她表情好像還十分奇怪，她樣子既憤怒又驚嚇似的。

范光帶紀旻上了茶樓，他們桌子坐了幾位叔父，那是范光的兄弟們，另外還有一名男孩坐著，他的眼睛空洞洞，眼眸很大。沒錯.....他是哥哥智汎。

哥哥坐在范光左面，紀旻坐在右面，然後范光對紀旻說「這箱是遊戲機，你哥說給你，還有一個頭箍兒，給你的！」

紀旻看到那個粉紅色大蝴蝶頭箍，她十分開心，立即帶上頭上，很高興。

世代之門 第三章 香港早晨（二）

接著紀旻說要到茶樓外面跑跑，她走到茶樓的電話間，看到一名男子站著，那男子和范光一樣高大圓面，眼眶很深，他還手抱著一個約兩歲左右的小女孩，女孩的眼睛很大，很美麗可愛.....

紀旻被那小女孩的美麗樣子吸引，她望了那男子一眼。

男子對她說「甚麼藍圈變黃帝、藍紋變北斗、太后、藍仙、藍面、馬鞍、紫月.....這些海水魚都是我意識，甚麼進化論是騙人的。電視英文台播的那些科普記錄片都是製作來迷惑世人的思想，他們還故意找了一個慈祥的老伯來做動物記錄片的主持，有些動物根本不存在，是記錄片作的，人們看完那些動物記錄片後，成為了他們意識，之後那些動物就變成真的存在了。」

「因為英國和我們世界在同一條時間軌道上，所以香港才會一開始就變成英國殖民地。」男子說。

「你說甚麼？我知那些是海水魚名，我爸爸曾教我的。」紀旻對男子說。

「叔叔，你女兒很可愛！」紀旻說。

「她.....她都不是我原本的女兒，這個是他們造給我的，因為他們知道我喜歡女兒，所以造了一個漂亮的女兒給我，我原本真的女兒都不知她現在在哪.....我真的女兒才是真的漂亮哦！」男子向紀旻說。

「吓.....」紀旻說。紀旻不知道他說甚麼，甚麼女兒有真假？

「你.....看來都是我女兒的複製人.....不會是你！」男子說。

紀旻聽完那男子的話有點憤怒，匆匆離開了，她心想「說我甚麼複製人，我才不是複製人！」

然後智汎出現，他走向那個抱著女孩的男子面前憤怒地說「她.....是真的妹妹來的，你不要傷害她！」然後也匆匆走了。

「你是誰？你的樣子是我兒子阿汎嗎？」男子喃喃自語說。

接著男子抱著他女兒走到茶樓的海鮮魚缸前，他看到范光正在看魚，然後他跟范光說「你喜歡吃芝麻餅乾和橙子嗎？」

「是啊！你怎會知？」范光答男子。

「你叫甚麼名字？」男子問范光。

「我叫范光。」范光說。

「我都是叫阿光。」男子說。

然後男子眼睛好像想哭的樣子說著「原來你就是我的複製人。」

紀旻走向父親范光，並對范光說「爸爸！」

范光忽然兩眼通紅地一手抱起紀旻，然後離去，甚麼都沒說.....

「爸爸，發生甚麼事？」紀旻在范光懷中說。

「他說我是他的複製人。」范光說。

「甚麼是複製人啊？」紀旻說。

「我也不知道.....」范光答。

沒錯，那名男子其實就是李光.....

在有一天，紀旻放學，多美有兼職不能接她，所以由外婆接送她回家，紀旻放學一離開校門就見到外婆在學校花園逛來逛去。

「婆婆！婆婆！我在這裏啊！」紀旻在外婆身後大叫著。

「婆婆！我在這。」

然後外婆轉身才看見紀旻。

忽然一位老人大笑著說「哈哈！這孫女一定和外婆感情很好啊！大喊了婆婆很多聲！」

「哦，對啊！我和我孫女感情很好，當然！她自出娘胎由我照顧哦！老頭！」外婆說。

「婆婆，他不是老頭，是校長啊！」紀旻說。但外婆好像聽不到。

「老頭！我孫女很乖巧的。」外婆說。

「看得出啊！」校長說。校長好像不介意被稱呼老頭的說。

之後回到外公外婆家，紀旻一想到今天學校的功課多得不想做，沒法了，名校小學的功課量真大。

於是紀旻午飯後和外婆坐在梳化看電視「白蛇傳」。

「這個世界古代時可能真的有妖精的，好像白娘子一樣，」外婆說。

「哪世上有龍嗎？」紀旻問外婆。

「龍應該都是有的，不過不知牠們是吃甚麼的。」外婆說。

「我都想是有龍的。但牠們去了哪？」紀旻說。

「不知道啊，但這種動物應該存在的」外婆說。

「我今天想去大華百貨的超市哦！」外婆說。

「好啊！我也想去啊！」紀旻說。

於是，接著紀旻跟外婆去了在她們附近商場內的大華百貨超市。

「多少錢？」外婆正問紀旻那份蔬菜包的價錢，因為外婆年紀大，眼睛看不清。

「十二元五角啊。」紀旻說。

然後在外婆在看鮮魚途中，紀旻獨自跑了去其他貨架看看，紀旻看到一座咖啡機，當她正想觸摸咖啡機時，忽然她後面有一把聲叫到「綾小姐！」

紀旻轉身，看到一名穿黑色西裝並身形矮小的老伯，紀旻嚇了一嚇以為自己被百貨公司的職員罵她在觸摸咖啡機。怎知那老伯卻說「綾小姐，你好嗎？那人是外婆的嗎.....的呢？」

「是啊！」紀旻說。

「綾小姐，你都是我們國家的國民。聽說你沒有被開腦，被天狗救了的架。」老伯說。

紀旻不明白那老伯說甚麼，老伯的說話也帶著奇怪的口音，但她看見老伯的胸口掛住一張職員証，並寫著甚麼「行政總裁」之類的字。

之後那老伯用雙眼打量住紀旻，好像有點奇怪，紀旻嚇了一嚇，之後跑回外婆那邊了。

到了晚上，紀旻還要趕功課，都是怪上午去了玩，所以晚上就忙碌了。

自從紀旻和千杏上了小學後，她們兩人的玩樂時間少了，除了是家課太忙，還有千杏派中了全日制小學，每天三時半才能回家。

這天紀旻十二時半放學後，她在中午三時前已把家課完成，正坐在客廳等候千杏放學回家。終於到了千杏回家的一刻，紀旻很高興，但心中不能說出口，因為千杏也要忙做家課。

在外公準備的下午茶吃完後，突然鄰居嚮起一名女孩的聲音在哭泣，女孩的哭泣聲傳了到H號單位。

紀旻在外公家中的窗戶前看到對面B號單位的窗戶有一名小女孩對著窗戶前哭泣。

「她在哭啊！」紀旻說。

然後千杏從玩具箱中拿起了一個銅製鈴鈴，沒錯！這就是幾年前楊安迪送給外公那個金屬鈴鈴。

「妹妹！你好啊！為甚麼要哭啊？」千杏站在窗戶下的梳化跟對面單位窗戶的小女孩說。

「我那幾個哥哥欺負我啊！」女孩說。

「你好！我叫杏杏，她叫旻旻。我們兩人今年七歲，我們比你年長，我們會幫你的。」千杏說。

「對啊！」紀旻同樣站在窗戶下的梳化和千杏貼在一起地說。

「你們怎幫我？」女孩說。

「你看！這個鈴鈴是有魔法的，如果你哥哥們欺負你，它就會響的！會發出鈴鈴聲，所以你不用怕，它一響我們兩人就會來救你哦！」一向伶牙利齒的千杏說。

「是嗎？多謝你們。」對面窗戶的女孩說。

今天，千杏整個下午沒做家課在跟紀旻玩耍聊天，到了晚上她又給他爸大罵了，即紀旻的那個肥舅父。香港小學的家課真的很深，香港的小學生每天的生活都不容易。究竟是誰要小學生做如此艱難和大量的家課？

不久是紀旻和智汎的八歲生日，多美和范光安排了一場燒烤派對，在紀旻住的柴灣角公園的政府宿舍外面的私人空地搭起燒烤爐。

千杏興奮地拿住一條粉紫色的蛋糕紗裙送給紀旻。

「送給你！我知你一定喜歡！」千杏說。

「嘩……多謝啊！好漂亮啊！我很喜歡！」紀旻對千杏說。因為多美一向喜歡樸素衣著，所以不喜歡給紀旻穿裙子，但其實紀旻很喜歡裙子，她一直希望有條漂亮的紗裙，千杏早就知道，因此她叫了她媽媽買了一條粉紫色的蛋糕紗裙送給她。

汎看見宿舍鄰居叔叔養的一隻拳獅犬，他還騎在那狗隻上……當牠是小馬。

紀旻看見桌上放了一個奶油生日蛋糕，蛋糕是數天前紀旻和多美到餅店中由紀旻她親自選的，然後由多美預訂的，紀旻記得她選的奶油蛋糕在餅店的蛋糕目錄中的相中，相中是有一隻白色的兔子糖霜公仔在蛋糕上。

但紀旻一看蛋糕，看到蛋糕上的糖霜公仔並不是一隻白色的兔子，而是變了一隻青色的鱷魚糖霜公仔。

紀旻立即大聲說「怎麼不是兔子，這隻綠色的東西太醜了，快拿走他!啊!不要這東西!」

「綠色的東西?我喜歡!給我!」汎一手搶走了那隻鱷魚糖霜公仔跑走。

突然，來了一名年青的漂亮女子，那女子還染了一頭金髮。

「Eva……歡迎你來！」紀旻的叔父說。

「你們好！我叫Eva，是宿舍四號房阿明的女友。」女子說。

然後女子走了進宿舍的走廊，她看到了壽星女紀旻，她對紀旻說「你就是羽深？聽聞人說你很漂亮，還喜歡作科幻小說，你喜歡作科幻小說嗎？」

「是啊。」紀旻答，的確紀旻經常滿腦子是幻想故事。

在外面……「我妹妹才是羽深！」汎高聲地說。

「汎說，他妹妹才是羽深，因為他妹妹上世名字有個深字。」叔父說。

「Eva小姐說她因為工作需要去過伺服器房，知道了真相，因此政府必需要她開腦，她說她得知未來世界的羽深成功移了民沒開腦，因此她想學做羽深，學她作科幻小說，希望自己成為羽深不用上去開腦，但汎說只有他妹妹才是真的羽深……」一名叔父說。

「那我真的是他們兩人的父親？」范光問叔父。

「你是真的！而今世的多美都是他們真的母親，但她上世原本早就因病過世了。」叔父說。

范光聽了叔父的話，好似覺醒了甚麼，但明日後，他就甚麼都不記得了，好像被刪除了記憶一樣。

在這一晚，紀旻也做了個怪夢，她夢中自己是一個金髮碧眼的小洋女，她正在讀一封信，那封信寫的字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但她在夢中看得懂那些字，她念起來「宙斯壽辰，邀請大天使帕紀到奧林匹克山參加派對。」

然後夢中一轉，金髮的紀旻展開一對雪白的天使之翼飛到奧林匹克山，派對中桌上還放了很豐富的盛宴，她看見很多人在派對中，全都是外佬來。但夢中沒說那些是甚麼人，忽然夢中來了一幕，一個與紀旻年紀相約的男孩，他是黑色頭髮，頭髮長度到下爬，紀旻夢中沒看清他樣子，但好像樣子也很英俊，男孩身後有六枚黑色的羽翼，他背上背著一把弓箭，腰間也帶著一筒箭頭，男孩看到她，然後擁抱著她，然後吻她的臉和嘴唇。

接著一把男人的聲音說道
「他有六枚羽翼，而她有一頭金髮，難道他們兩人一起就是宇宙？！」之後夢就完了。

到了第二天，那天是星期六的下午，紀旻呆坐外公外婆家的第H號單位，因為表妹千杏和她弟弟跟他們的父母都去了她們外婆家探望外婆，即是舅母那邊的外家，每逢星期六都是這樣。紀旻無聊地開了姨媽房中的電視機，房間中只有外婆和她一起坐在姨媽房中的木製上下架床上，而外公正在客廳的電視機觀看賽馬賽事，她母親多美則去了逛街。

外婆在床上一邊坐起來一邊在打瞌睡，而紀旻正在看電視，電視正播著紀旻最愛看的科普記錄片，電視螢幕中一名外佬老伯主持正在介紹他身後的一群企鵝，節目中的外佬老伯有廣東話配音，所以紀旻還聽得懂。當記錄片結束，電視下一個節目是電視台的第二十八周年台慶，電視影著一個舞台，舞台上還掛著「28」的橫額，紀旻深刻地看見「28」這數字，這天就是香港電視台的第二十八周年。

時間過得真快，不久，紀旻已升上小學三年班了，她在那間名校小學中的成績很平庸，而且一直以來在校中都沒有同學和她玩。忽然一天，紀旻上課中不留神跌了一支鉛筆在地下，而鉛筆滾了在地上，不知去了哪。於是紀旻在地板上尋找鉛筆，然後她看見在她坐位後面那個坐位的王同學的地下有一支鉛筆，她連忙拾起來，突然王同學也正在想拾那支筆，但已被紀旻拾了。

「啊……」王同學叫了一聲「我的。」

但紀旻已把那支鉛筆放了在自己筆盒。

「很貪心！」老師看見說。

此時，紀旻才知道剛才原來王同學和她是同一時間都跌了鉛筆，而她拾的那支筆好像是王同學的，她自己那支已經不知滾了去哪裡。

之後，紀旻在坐位中轉身望向後面坐位的王同學，並說「這不是我的嗎？還是你的？因為我剛才都跌了鉛筆，我只在地下看見這支！」

「啊.....不！沒關係！你拿去吧！」王同學說。

到了小息，紀旻一個人在操場逛來逛去，忽然王同學叫了紀旻一聲「嗨！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嗎？」

紀旻嚇了一嚇，但看見王同學不介意把鉛筆給了她，所以他應該是好人，於是便說「可以啊！」

王同學的名字叫王俊驥，長得高、面容清秀、雙目有神.....他頭髮很多，長的豎起來。

然後王同學說「我們去小賣部吃東西吧！」，還拖著紀旻的手去小賣部。

王同學買了一包薯片，然後分給紀旻吃。紀旻很高興，因為這些事情她從來沒在學校發生過，竟然有男同學請她吃薯片。

「我覺得你最漂亮！全校最漂亮的人是妳哦！」王同學說。

「吓.....我漂亮嗎？」紀旻說。

「嗯，不如你脫走眼鏡和鬆開髮帶可以嗎？」

「這樣的妳更好看。」王同學說。

「吓.....」紀旻還未說完，王同學已一手幫紀旻脫下眼鏡。

「很美哦！」王同學說。

「給你電話我好嗎？我們可以在家用電話聊天哦！」王同學說。

「好啊！給你！」紀旻說。

「不如我們長大後結婚吧！我喜歡你！」王同學說。

「真的嗎？」紀旻說。

「嗯，我承諾你！」王同學說。

接著的日子，王俊驥確是天天下午都撥電話給紀旻，他們會聊家課怎樣做，然後又聊電視正在播的動畫。

「你在看甚麼？」王同學在電話中問紀旻。

「我在看小動物樂園！」紀旻在電話中回應。

「我也正在看啊！你喜歡那頭動物？」王同學問。

「熊貓、白貓、兔子.....我也喜歡。」紀旻說。

當時紀旻不在外公家，而是回了自己家——柴灣角公園的政府宿舍和王同學在聊電話。

不久，到了學校的旅行日，紀旻上了校車，而王同學也和她坐在一起。她們兩人拍拖一事，全班的同學都已知道，同學們還說「不錯啊！他們兩人很登對。」

校車到了公園，是旅行的目的地，王同學和紀旻一起鋪著餐布在草地上野餐，是一對小情侶哦！

「放心吧！我會跟妳在一起，沒人會欺負你的。」王同學說

「謝謝。」紀旻說。

「你知道嗎？之前沒有人和你玩都是曾海琪同學做的。」

「是她嗎？我都覺得她對我很奇怪。」紀旻說。

「說來話長，不是你想的那麼簡單哦！」王同學說。

「我是妳男友，我可靜靜的告訴你，雖然不知道你相不相信，曾海琪同學一家是基督徒，她們一家和神職人員很相熟，神職人員告知她們妳范紀旻不是普通人，誰跟你一起玩都會死路一條。因為妳靈魂其實是金髮的洋女，所有靈魂是金髮的洋女在教會中都被稱為馬利亞，馬利亞必需成為宇宙的意識，猶如是一個蜂巢的蜂后，能創造一個世界，因此誰和你玩都要和你一起開腦成為意識哦！曾海琪已把此事情告知了全班的同學和他們的家長，所有大家才怕了妳，不和你玩。其實他們不知道，事實上所有在香港死的人都是要做潛意識的。」

「吓.....甚麼來的.....我的頭髮是黑色的。」紀旻說。

「不過你不用怕，我會救妳的！」王同學說。

接著，他們兩人也一起坐在校車回程。

王同學對紀旻說，「你脫眼鏡和鬆開髮帶好嗎？今天都不是上課天。」

「可以啊！」紀旻隨即脫下眼鏡和髮帶。

「你真是漂亮！不如你靠著的肩膀睡吧！」王同學說。

之後紀旻靠著王同學肩膀，然後想「為甚麼他會對我這麼好？真是這麼愛我嗎？我真是有哪麼漂亮嗎？」

然後王同學又對紀旻說「你不用怕，未來你就會知發生甚麼事！原本世上是沒有我這個人的，我是故

意來轉世救妳的！然後和妳永遠在一起，因此你千萬不要忘記我，要永遠記住我這個人。」

「如果我不救妳，妳會死的，只有我能夠救你，那時我就會出來救你，如果妳真的要做潛意識，我也會和你一起做潛意識，我們兩個腦子會一起相擁在夢中一起，很浪漫哦！」王同學說。

紀旻雖然不明白王同學說甚麼，但一直都覺得他是一個超級小暖男。

到了放學，多美接紀旻，然後王同學的媽媽也在接他。

多美得知女兒和王同學拍拖後，還在和王同學的媽媽聊天。王同學的媽媽有了新孕，聽醫生說是妹妹來。

「你女兒真漂亮，怎會長得這麽可愛，你先生一定很帥。」王同學的媽媽說。

「過獎了，她只是普通樣子，只是不差而已。」多美說。

接著她們一行人上了大華百貨的電梯，因為她們回家路程也要經過大華百貨，王同學的媽媽說「不如我們一起吃飯好嗎？」

「好啊！」王同學說。

「可以啊！」多美說。

然後王同學高興地拖著紀旻的手，走進餐廳門口邊走邊說「兩位！謝謝！」「兩位！謝謝」

「嘩.....帥哥和美女也要來吃嗎？」餐廳的接待員姨姨說

不竟這兩個小孩都長得很美，真是一對郎才女貌的小情侶。

世代之門 第三章 香港早晨（三）

不過在此事後不久，紀旻的外公不幸因病過身了，也正好是楊安迪說的給他七年時間和孫女重逢。

同年，香港渡過了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那就是香港將回歸中國，紀旻在電視上看了全場主權移交儀式。那天很大雨，天文台也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紀旻的胸口也不知為何很痛，痛得像被人插了一刀似的，而她的頭也昏暈得好厲害，幸好當時是假期，不用上課，否則她將會暈倒。她還想可能是因為下雨所以身體有風邪而已。

那天全香港人都在電視中看見末代港督在大雨中低下頭，雨點打在他臉上，不知是雨水還是淚水。

在外公過身了後，美樂花園的H號單位添了一部電腦。舅父說「聽聞未來很多工作都會使用電腦，現在買一部電腦回來給小孩嘗試怎樣玩，是好事！」

於是紀旻每天放學，回到H號單位吃午飯，然後便和還在讀幼兒園的表弟阿銘在玩電腦遊戲。

當中紀旻最喜愛的電腦遊戲是「晶片的挑戰」。

大慨玩到下午兩、三時，紀旻就回自己家做家課。

忽然一天，紀旻看見自己家門前的走廊，即柴灣角公園宿舍的家前放了幾箱大紙皮箱，紙箱上還有一頭在公園流浪的小黃貓躺著。

紀旻打量紙皮箱，一看.....原來是一部全新的電腦。

不久，范光打電話給紀旻「我給你哥買了一部電腦，也買了一部是給你的，師父下星期三會來幫你安裝。聽說未來很多東西都要使用電腦工作，所以現在買給你們學習。」

家中也添了電腦，紀旻興奮不已。

到了升上小學六年級，負責紀旻音樂課的蕭老師是一名梳齊耳短髮，帶著眼鏡，略胖的女人。她一走上音樂室，便用一雙奇怪的眼神在打量紀旻，然後裝出一副討厭的樣子，好像把紀旻當作仇人似的。

「各位同學，你們有宗教信仰嗎？有的舉手。」蕭老師說。

然後很多同學也有舉手，除了紀旻沒有舉手，因為紀旻一家確是沒有宗教信仰的。

「哼，你個納粹黨！」蕭老師喃喃自語地說。並好像是面向紀旻說，但紀旻沒理會她，也不知甚麼是納粹黨。

一次小息，蕭老師找了好幾位和紀旻同班的女同學，並和她們說「范紀旻不知是甚麼混血兒，所以她長成這樣子，他父親金髮穿軍服的，極有可能是納粹黨的殘餘。」

然後曾是紀旻一年班班主任的王老師走了出來，並和蕭老師她們說「范紀旻不是納粹黨，只是她父親是德國人而已。」

「甚麼德國人！根本就是納粹黨。」蕭老師說。

然後一名男主任張老師也出來說「大概可能她家族只是二戰時期來的德軍，沒甚麼大不了。」

然後蕭老師憤慨地說「她爸是納粹黨餘黨，以後誰跟她玩，我就要她升上全區最差的中學！」

「你有沒吃藥？」張老師跟蕭老師說。

「甚麼？這是事實！和吃藥沒關係！」蕭老師憤怒地回答。

接著之後的日子，所有同學對紀旻都變得怪怪，不但沒人和她玩，甚至是一句話也不和她說，更有同學說要歧視她，用歧視的眼光打量她，連紀旻的書薄家課、或是她的桌子也說不能觸摸，誰觸碰了她會有毒的說。紀旻曾告訴媽媽多美，多美因為要上班，已經沒有接紀旻放學好一段日子了，多美卻一口說「一定是你性格有問題，同學才不喜歡你！」

紀旻不知發生甚麼事，只能當沒事發生繼續上課，不理會同學的目光。而她的小男友王同學還在小息時和蕭老師對抗說「紀旻不是混血兒，她爸也不是德國人！只是像而已。」

「我告訴你，你再不要當她甚麼男友，否則我要你和她一起升上全區最差的中學！」蕭老師對王同學說。

之後有一次集隊上課室時，一名鄰班的級長同學對紀旻說「王老師說要見你，她在禮堂等你，叫你找她。」

於是，紀旻去了禮堂找王老師。

紀旻見到王老師後，王老師便跟她說「小學一年級時，考第一的原本是你，但他們說不可以讓你考第一，他們說不可以讓你太成功，因為若你太出眾會很危險，那蕭老師是有精神病的，但因為她是校董的女兒，所以沒有人敢罵她，我說你爸是德國人本是想幫你，但怎知都弄得其反，幫不了你。不過算吧！這些都是小問題！到了未來那場大戰才是重要，不過放心吧！我那時都會幫你！我很惡的！我不會讓魔鬼傷害你，只要平安踏入十二月，戰爭便結束，你放心！這世界原本就是宙斯的腦子，我原本都是你表姐來。」

紀旻聽了一堆怪話，完全聽不懂，之後便回課室上課。

一天周末的黃昏，天色昏暗，黃色的斜陽照下來，格外懷念的天色，紀旻在美樂花園下面鄰近的柴灣角的迴廊經過，在迴廊上面的天橋剛有火車經過，並發出「滾滾滾.....隆隆隆」的聲響。

忽然在寫著柴灣角的路牌下看到一個熟悉的臉孔，是哥哥阿汎。

「哥」紀旻叫著他，他們兩人都已好久沒見面，但紀旻還不會忘記自己親兄。

「我是壞人來的！」汎說。

「甚麼？」紀旻問。

「是我累你下來，原本你不用下來的，我是壞人來。」

「上面那個嗲哋不是我們嗲哋來，他原本都是喜歡妳的！」

「范光才是我們真的嗲哋。」

「我是波西，妳是帕紀。雖然我是你哥，但我和你沒有心靈感應，妳和妳表妹才有心靈感應。」

「妳知道帕紀是甚麼人嗎？遲些叫姨媽說帕紀的故事給妳聽。」

「我們未來會移民去未來世界，未來世界的人不說廣東話的，他們是說普通話和英語。」

「因此，你要多多學習普通話和英語哦。」

汎說了這一番話，但紀旻摸不著頭腦，我將來怎可能會有可能移民？！

「我們移民去哪？」紀旻問。

「去星馬！那裡才是真實的世界，我們這個香港不是真的。」汎說。

「吓.....」紀旻感到困惑，她一直以來都從沒想過自己有機會移民。之後她就呆呆滯滯地跟隨剛才在附近攤檔看衣服的多美走了，因為她們趕著要到H號單位的外婆家吃飯。

在小學的最後日子，老師已再沒授課，學生只是在課室玩樂，因為名校中的學生讀書都很強，所以老師沒甚麼可教學生，其實是因為基乎所有學生家中都很富有，有自顧私人老師。

到了派升中學結果的日子，紀旻接過升中証書，竟然入了全區最差的中學，紀旻都不知為何會入這間學校，多美在升中志願表中都沒有選過這間中學，但她還在懷疑大慨是自己讀書成績不好，是自己能力不及。

然後，紀旻踏離校門，在學校的花園見到蕭老師離奇地在哭，一點老師的顏面都沒有地在哭，她附近站著一個高大、長髮黑色大褸的中年男子，另外還有一個穿黑色西裝的矮小老伯。

「下.....原來這個香港是假的？」

「原來是一場遊戲.....」

「她其實是神祇轉生.....」

「若她死了，香港便會末世.....」

「我還故意給她轉介到全區最差的中學.....」

「嗚嗚嗚.....原來我沒有病.....」

蕭老師哭著說。

黑衣長髮的中年男子對蕭老師說「你沒做錯！給她讀全區最差的中學是對的，只要她甚麼也學不懂，

就難以成為世界的潛意識。而且紀旻的叔父也知道真相，因為她叔父其實就是香港第一位主機潛意識，他和那間中學的校長是好友，他說會叫校長多加留意紀旻的中學生活。」

然後穿西裝的矮小老伯說「她也曾是我們大華國的國民，已有很多天使會跟隨她轉世，包括她的天狗男友，將來會救她架。」

在小學的最後一天，王同學臨別時在校園大門站著等紀旻，當他一見到紀旻便扯著她的手，然後說「放心吧！我們未來一定可以離開這個香港的。我會救你，不要忘記我。」

「好啊！」紀旻答完便輕輕的走了，鬆開了王同學的手。她連認真地望多一下王俊驕都沒有，因為她感到羞愧，覺得是所有同學都不喜歡她。

紀旻走出校門，她看見校門前迫了一輛黑色私家車，這架車和一般的私家車不同，它很長，長得像小巴，看似能載十多人的黑色名貴房車。紀旻記得曾有同學說過這輛車是屬於附近大華百貨的老闆的。

在升中學那個暑假，范光每天都會回一下柴灣角公園的宿舍，即紀旻的家送上一碗蛇肉湯便離開，范光說是賣蛇肉的叔叔說免費贈給他女兒吃，因為范光教了賣蛇肉的叔叔炒股票，並讓他賺了許多錢。

其實他們不知道，是楊安迪的父親故意催眠了賣蛇肉的叔叔，給她吃蛇肉是給她治病和進保。

不久，紀旻升上了中學，少女時期的她打扮仍很樸素，一頭又長又蓬鬆的長髮束起來，兩側留著公主切的髮型，並帶著眼鏡，是一個書呆子，而且暑假後，原本瘦小的紀旻的身型大了一個碼，大概是因為吃了蛇肉。在全區最差的中學中，紀旻都曾經成為一些壞同學的欺負目標，在課堂上曾有男同學舉起籃球拋打向她的腦子，於是紀旻還向老師告發「趙老師！李華同學剛才拿籃球拋打我腦子。」

「沒有啊！沒有啊！」李華向趙老師說。

那個男的趙老師雖然是他們的班主任，但其實他沒有任何教學經驗，完全不知如何懲罰李同學，是一間九流中學才會請的廢物。他只說「李華！你再這樣做，我就給你缺點。」

於是李華以一副憎恨的眼神望向紀旻，看似定必會抓紀旻報服似的。

接著，是體育課，全班同學都在操場上練跑，忽然學校的欄杆外出現一名穿制服的金髮、高大中年男子，正是范光，他剛在附近巡邏，並在欄杆外叫著紀旻。

「旻旻！」范光叫道。

「爸爸！」

「我給你的蛇肉你有吃清光嗎？好吃嗎？」范光說。

「有啊！蛇肉好吃，我喜歡。」紀旻答。

「那就好了！記得吃哦。」范光說，

在紀旻附近經過的數名同學看到范光都嚇得睜大了眼。然後一名叫小蝶的女同學也看到了紀旻父親，她十分驚訝，然後她問紀旻「他是你嗲哋嗎？」

「是！」紀旻答。

在這件事件後，同學們紛紛流傳紀旻父親是警察，因為范光穿了制服，其實只是市政局制服，而他的一頭金髮，這次不是說他是外佬，而是被傳他是警探、三合會間諜等.....

從此，再沒有壞同學打紀旻主意了。

於是紀旻每天上課都十分愉快，除了是學的東西簡單，少了很多壓力，還有很多朋友，上課遊玩，放學也是遊玩。每天上課等小息、小息後等放飯、放飯後便等下課。還有很多空餘時間辦其他課外活動！而她的課外活動就是她用電腦寫了一個介紹外星人的網站。

為了搜尋更多資訊放上自己網站，她經常出入學校圖書館借書，借一些關於外星人的書籍和一些教寫網頁程式的書籍。

然後，她還把自己網站電郵給電腦科老師陳先生看。

陳先生看完大驚，到處和高年級的同學說我們學校有一個電腦神童的初中女學生。

有一次，紀旻的網站患了電腦病毒，她還未趕及轉換網頁伺候器，因為她的電腦也同樣患了病毒壞了，但怎知有一班高中學生聽陳先生說進了紀旻的網站觀看，結果那班高中學生的電腦全部都中了電腦病毒，結果被陳先生稱紀旻原來是黑客。

「那個鄰班的一個女生是黑客來，很強的，你們要小心她！否則她又作惡了！」陳先生在課堂中對學生說。

在一次小息中，陳先生看到紀旻，然後陳先生向紀旻說「是你作惡嗎？」

「下？」紀旻答。

「是你用你的網站散播電腦病毒給我們，高中的學生人人都說看完你網站就中了！你還入侵了我們的電腦吧！真可惡！甚麼你都看了嗎？」陳先生說。

「下？哈哈哈.....甚麼來的？」紀旻答。

然後陳先生便立即憤怒地轉身離開，沒有給紀旻的辯解。

紀旻得知此事後真是感到哭笑不得，她怎會懂製作電腦病毒?是陳先生想多了，這間九流中學的老師真是沒腦子，還誤會一個只有十三、四歲的女生會是天才黑客。

一天紀旻放學，她走出柴灣角公園的政府宿舍外的走廊走走，她看見四號房的阿明哥哥面向著外面公園的花草在痛哭.....

紀旻凝望著他.....再轉望著外面的花草.....

明哥哥一邊痛哭一邊對紀旻說「Eva開腦了.....她說自己不是真的羽深，如果她勉強自己不去開腦成為羽深的話，香港歷史會被改寫.....嗚嗚嗚.....她是為了救你。」

「還有，你所製作的外星人網站，因為你的電腦收集了太多美國和俄國的外星人資料和圖片，加上你住的家的線路屬於政府機關，因此被美國政府懷疑你的電腦是香港政府用來收集情報哦！因為我發現到美軍的線路最近在查閱柴灣角公園宿舍的線路，你果然厲害.....連美軍也引來.....」明哥哥一邊哭著一邊說。

但紀旻沒理會明哥哥的話，還以為他是忽然精神失常，情緒失控。

之後，紀旻回自己家看動畫，紀旻閒時喜歡看動畫，她在網上認識了一位年紀相約的男生，叫小保。每天下課，小保都致電給紀旻閒聊。

「你好！熊貓仔，你看了今天的寵物寶貝動畫了嗎？」小保在電話中說。

「看了！」紀旻答。

「今集很精彩！下回電視做炸彈超人了！我最喜歡那主題曲！」小保說。

「對，一會兒看！咦！電視又出現cool仔廣告了哦！」紀旻說。

「太棒了！cool...」「是哦！我看到你網站更新了！是介紹外星生物rods的！」小保說。

「這生物很有趣，網站資料取自國地雜誌。是呢，我最近認識了一個高中生網友，他給了他電話我，不如.....玩玩他吧。」紀旻說。

「好！我假扮你撥給他，你在三線背後不要發聲哦！哈哈。」小保說。

「do do do...你好，我就是熊貓仔。我是一名大美人。你帥不帥？」小保在電話中向紀旻的那個網友說。

因為小保還是孩子音，所以他還能假扮紀旻，假扮紀旻在和她的網友聊電話。使得紀旻很想哈哈大笑，但她沒笑，忍著嘴巴，因為如果她大笑就被人發現她一直躲在三線電話後偷聽。

而紀旻的網名叫熊貓仔，因為她喜歡玩武術熊貓這個電腦遊戲，而她喜歡加上「仔」字，是為了想自己名字比較中性，不竟中學時代的紀旻都略帶男孩氣質。

到了考試完結，紀旻和她的好朋友小潔瀟灑地躺在校園花園中的長椅中休息，懶洋洋地十分休閒寫意。

忽然同班的賴寶如同學走來找紀旻，並憤怒地說「可惡！科學科成績我已拿到有九十六分，怎麼只能拿全級第二，第一竟是你這個范紀旻！」

「哈哈！紀旻怎會輸給你啊！她連數學科也拿十位之內，她還是外星人網站《謎之世界》的站長。陳先生還說她是天才電腦黑客。」一頭短髮、手長腳長，瘦削、大眼睛、蘋果型臉蛋的女孩小潔說。

「只要多看科普記錄片，科學科成績便會好了。」紀旻說。

「哼！那你有種。我下次一定不會輸給你。」寶如說。

然後，在午飯後集隊時，排在在紀旻後面的男同學說「都不知那些姓范的數學都很強！」

另一男同學問他說「為何這樣說？還有其他姓范的嗎？」

「我小學時有個同班男同學姓范，他的數學科強得變態。和范紀旻一樣不愛說話但嚇人一驚。」

「可能你小學認識姓范那個人是她失散的兄長。哈哈哈！」

紀旻排在前面聽到那兩名男同學說的話，她還假裝聽不到，但她估到一二，甚麼是她失散的兄長可能根本是真的。

一天，紀旻站在學校的樓梯口，忽然看見一個白色卷髮的老年洋人出現，那時正好是中五學生的會考時期，洋人看見紀旻，說了一聲「Maria……」。然後一名男學生看見那名洋人，他高聲說了一聲「嘩……是愛因斯坦。」

紀旻沒有在意這個長相像愛因此坦的洋人，她認為那名洋人可能只是會考的外藉監考官而已，但他的聲線好像很熟悉，和她的叔父聲線有點像……

日常紀旻和小潔中午喜歡去大華百貨的美食廣場買便當，一次紀旻不小心倒瀉了大華百貨貨架上的一瓶果汁，然後紀旻立即拖著小潔的手在途跑，雖然很驚險，但中學的日子確實快樂。

回到學校後，紀旻和小潔都喜歡站在學校正門的校務署旁，那個地點好像早已被她們習慣霸了作地主一樣，紀旻身子靠住校務署旁的一張木台，忽然她感到腿下有些東西在動，她低頭一看，看見一隻毛茸茸的黑色物體在動，原來是一隻老鼠，紀旻立即大叫「啊……」，然後紀旻抓緊住小潔的手臂向後退……

小潔不知發生什麼事，只見紀旻抓著她手臂驚慌地躲在她後面，然後小潔說「甚麼?原來只是老鼠，膽真小，我一腳就能踢死牠，哈哈！你真沒用……」

不竟，這裡沒有上世的哥哥，跟哥哥長得最像的人可能就是那個一頭短髮、大眼睛、蘋果臉，手腳修長的小潔。

在中學的生涯中，紀旻都是一個帶著眼鏡的書呆子，也是網上紅人「熊貓仔」，她每天放學後，身穿便服，並用髮夾夾著一頭鬆散又厚的長頭髮，在電腦面前打字，有一晚紀旻放學後忽然感到昏暈，大慨是因為月事失血。於是她睡了上床，在夢中她感覺自己是正在睡著的，但她的身體變小了，像變了一個只有七歲的女孩，她感到自己的頭髮又厚又長，心臟「砰砰砰」一下一下地在肚子跳動，而且周圍感到很冷，頭頂還很重，像是帶了一個頭盔。

然後一把聲音叫道「你只是睡了一年，我再開按鈕，你繼續睡吧！還未夠時間回來哦！那個頭盔……要醒後才能自己脫，否則會死的。」」

之後，紀旻醒了，仍然繼續在柴灣角公園宿舍的家中的床上。在她醒來後，她正在懷疑剛才的夢.....「我靈魂轉移了一個小孩子的身體？那個身體是甚麼來？難道是另一個時空？！」連一直超喜歡探究科學智識的她也只能得出這個猜測。

到了第二天放學後，紀旻和小保在電話中閒聊時，突然被來了她家的姨媽聽到電話中的小保是男孩，姨媽大怒地說「不可以跟男生聊電話！」

那一刻，紀旻真的氣得想哭，心想「是男生有甚麼問題！」，然後她既憤怒又傷心地躲回房間。

從此，小保再沒有致電紀旻，後來紀旻開始玩網絡遊戲「魔法時代」，她知道小保也有玩這個遊戲，但當紀旻在遊戲世界中找到小保時，他已對紀旻不理不睬，後來有一名不認識的男玩家在遊戲中說想和紀旻聊聊，紀旻給了電話他。他便跟紀旻說了一番話「我認識他，他說以後不找你，因為他已受催眠術洗腦了，因為他們說他不是你的真命天子，你的真命天子會在未來出現，他會救你，幫你打完你那場神魔大戰，所以小保他退出。」

不過紀旻當時當然不明白話的含義。

後來，有次紀旻和小潔在學校禮堂打羽毛球，那是因為小潔喜歡羽毛球，所以紀旻才伴她打羽毛球，其實紀旻運動是很差的。忽然有一個中七的高中男生出現，他是高中的插班身，很高大，和一副圓形娃娃臉，他在紀旻背後說「我是你哥啊！」

不過紀旻沒理會他，也沒在意。

有一天，千杏也在網絡遊戲「魔法時代」結識了一個男孩叫「皮皮」，還約了他出來見面，但千杏說她不想去，於是紀旻說她和還是小學生的千杏弟弟小銘一起去見他。

來到相約的地點，看到皮皮是一名高大和圓形娃娃臉的男子，樣子都算得上英俊，他還和紀旻和小銘到附近的快餐店坐下聊天。

紀旻拿起了一張千杏小時候的照片說「這人就是千杏，是美女哦！」

「是啊！美女！」皮皮看過照片說。

「告訴你們吧！其實我是特務來。」皮皮說。

紀旻以為他是說笑，沒有理會。

按著，皮皮拿起自己的摺蓋手機跟紀旻和表弟說「看！打開！」

手機的蓋自動打開了。

「我手機其實是聲控的，哈哈！因為我是特務。」皮皮說。

「嘩！好厲害啊！」紀旻和表弟大聲說。

「怎會有聲控？」紀旻問。

「哈！沒這事，是我用手指撥開蓋而已！」皮皮說。

「哈哈哈！我也被騙了」紀旻答。

後來，千杏都出了來，她看見皮皮，但她沒有和他聊天，在快餐店坐了一回她就走了。

過了兩天後，千杏向紀旻說了一堆怪話。

「皮皮跟我說，這個世界的主機叫李光，但他的腦子只能用五十年，到了2012年，李光就用完了，那時要找另一個人腦做主機，他們說想找紀旻做主機，但你必須死了，靈魂回到上層世界才能拿你的腦袋做主機，若你在2012年沒死，這個世界將發生巨變。那時你就成為主機的管理員。皮皮說他會幫你免死，因為他說你上世的人品很好，他會幫你。但皮皮說遲些要催眠我不會再和妳那麽友好了，因為他說你人生不可以這麼幸運，不可以甚麼都擁有。」

接著，這番話的記憶也像不存在的，皮皮的樣子也開始在記憶中模糊，在大家腦海中遺忘。而皮皮其實正是楊安迪。

世代之門 第三章 香港早晨（四）

不久到了中五會考時期，紀旻於電腦中的交友聊天程式認識了另一位男生，自稱自己叫「死神同學」的一名中七的高材生。

「我是一名高材生，我會考全A，數學是我強行。」死神同學在電話中跟紀旻說。

「是嗎？厲害哦！我只是讀九流中學，所以不能和你們這些名校生相比吧！上星期我去考數學科會考，我只是用直角去做！哈哈！不過我數學都不太差的，相比我英文還較差。」紀旻說。

「我是一個疑神論者，我開了一個反基督教組織，妳有興趣加入嗎？」死神在電話說。

「反基督教！很有趣！我可加入你組織，不過我想幫你那個組織的網頁重造一個頁面！因為你的網頁技術太差了」紀旻說。

「真嗎？是啊！我電腦不精，你肯幫我造網頁嗎？」死神同學說。

「嗯。」

「告訴妳！我是疑神論者，我在香港很多基督教會都很出名的，是臭名遠播哦，所以我一遇到教徒就會被他們圍毆，變成【基圍蝦】了。」死神說。

「【基圍蝦】哈哈哈！笑死我了！」紀旻答。

「對呢，你喜歡共產黨嗎？我是馬克斯主意的支持者哦。」

「這些我不懂。」紀旻說。

「既然你肯幫我寫網頁，我免你一個月入會費吧！」

「會費是每人每月拿五十元出來，放在一起，當有節目去遊玩時，互分作大家的洗費，因為我們是共產黨哦！哈！」死神說。

有一天早上，紀旻還在睡夢中未起床，忽然電話鈴聲響起，多美拿起電話叫紀旻接聽。

「我不聽！我要繼續睡，還會有甚麼人會撥電話給我啊！誰打擾我清夢。」紀旻說。

「快聽吧！有人找你。」多美拿起電話到紀旻床頭說。

於是紀旻還是睜開眼睛接過電話「喂，誰？」

「是我，死神同學！我們組織有節目邀請你出來，我們到九龍公園打羽毛球。」

「甚麼？不去啊！我打羽毛球的技術差得要很，打甚麼！」

「不行！你一定要出來，他們叫你出來。」

「快點去吧！人家約你去玩。」多美說。

「我不去啊！」紀旻說。

「快點起床去。」然後多美還趕了紀旻出家門。

於是，紀旻只好到九龍公園找死神同學，當她走到去九龍公園內的室內羽毛球場時，她看見死神同學，他是一個消瘦、中間分界的西裝髮型、瓜子臉的一個男生。

在死神同學附近，還有一班應該是組織的會員，當中有男有女，還有大叔。

紀旻向死神同學問好「嗨！」

死神同學只是向她點頭，一句話都沒說，並且他樣子好像很驚訝似的。

其中一名短髮高瘦的年輕小姐姐說「是她，真的是她，金髮的……馬利亞……」

「你們好啊！」紀旻向他們一行人打招呼。

當中再來一個短髮的中年女子向紀旻說「熊貓仔，你讀那所學校的？」

「我早幾天收了政府教育局的信件，取錄了我到柴灣角職業學院電腦系。但我都不知道為何這科目會取錄我，因為我會考明明只有幾分，我是商科生，會考也沒有報考電腦的。」紀旻答。

然後短髮中年女子向一個高大、圓形娃娃面的男子說「咦！安迪，她都是讀你那所學院哦，和你一樣是電腦系，即是你學妹啊！」然後那名男子微笑了一下。

紀旻看見那個叫安迪的男子，感覺他的樣子很相熟，有點像皮皮，但她認為他們只是相似，不竟她都只是見過皮皮一次，而且不知為何記憶很模糊似的。

一名大叔走來自我介紹「我是黐線低低B大叔，不如你和那個小男孩一起打羽毛球吧，你們身高相約哦。」

大叔示意那個坐在一旁的小男孩和紀旻對打羽毛球。

於是紀旻便和男孩在打球。

然後他們那一行人，都在坐在運動場的長椅在紛紛討論不知甚麼事，紀旻沒打聽他們說甚麼，只是略略聽到甚麼「馬利亞……」「甚麼？她還有兄長？」

打完羽毛球後，紀旻坐了在室內運動場的地上，那短髮高瘦的年輕小姐姐在紀旻的耳背細聲說「我叫寧風，妳是馬利嗎？」

「甚麼？我不是。」紀旻說。

然後一名男人走過來和紀旻說話「你舅舅從前有間影視店在沙田哦。」

「你怎會知道？」紀旻問。

男子說「我是柴灣角職業學院電腦系的講師，不過其實我不懂電腦，我只是用催眠術叫他們請我。」

「吓……？」紀旻不明白似的。

然後那男子抬起左手，把手指彈了一下，在「拍」了一聲在拍手指。

在男子拍手指後，紀旻腦海中立即忽然想起哥哥的影子，大慨是紀旻感應到某些東西。

接著，紀旻就說要離開，她覺得這行人太奇怪，她說要帶和她一起打羽毛球那位小男孩一同離開。

那小男孩小紀旻一年，他說自己都是剛剛早上被獲邀出席活動的。

到紀旻回家後已晚上了，死神同學撥了個電話給她「怎樣？這個網聚如何？」

「啊……不錯啊！還可以啦……」紀旻無奈地答。

「那班人都不是我的人，他們叫我一定要找妳出來的。」死神同學說。

「甚麼不是你的人？那行人不是你反基督組織的會員嗎？」紀旻說。

「當然不是，他們是妳的人，那班人懂催眠術，我是在游泳池游泳時認識他們的，當時他們說因為知道我是高材生所以想認識我，而那黐線低低B大叔是我朋友，他正在幫我們做間諜，故意加入他們想打探那行人的目的。而我……聽說他們很快要把我忘記妳了。」死神說。

「吓……？忘記我甚麼？」紀旻說

「是哦！黐線低低B大叔和他另外兩名大叔朋友說想撥電話給你。」死神同學說。

「好啊！」

接著死神同學用電話開了三線會議，轉駁了三名大叔在電話，然後他自己就下線了。

三名大叔分別在自我介紹。

「你好！我是港島大學文學系首席講師。」

「你好！我是香港貿易電台的高層」

「嗨！我是黐線低低B大叔，我其實是一位商人，很高興認識你。」

「經我們研究那班以楊安迪為首的那班特務後，我們對他們目的下了結論……」

然後三名大叔紛紛在電話中對紀旻說話……

「這個香港是假的，所有人和事都是造出來，包括你的會考成績都是假的，電視機都是意識之一，用作發報虛假資訊，誤導世人，洗人腦子。」

「香港是一個意識來，並屬於古代，所有在香港死了的人，回到上層世界就要死第二次，那就是要開他們的腦子做世界意識並放進電腦主機，世界才得以存在。所以香港的學校教育才這麼深奧，要小孩自小學習艱難的知識，都是為了他們死後成為宇宙意識的大能之一。」

「星加坡這個地方都是假的，是造出來騙香港人，這地方用作給人去旅遊而已，而那個獅頭魚尾像也是用來嘲笑和諷刺香港人是白痴，連自己的世界是假的也不知道，是獅頭魚尾的大水魚一樣，還以為自己很厲害。而真正的星加坡其實是吉隆坡才對，這地方的時間軸和韓國、日本、西歐、澳洲、新西蘭、加拿大等地方同屬於未來，至於美國、中國、俄國等皆屬現代，好像中國早已有五千多年歷史，因為她早已是已運行的宇宙，因此我們香港的新聞報道才經常報道這三個國家的資訊，因為我們和現代越來越接近，必須要邁進現代。另外更有一些國家根本不存在，只是意識來。」

「現在真實的世界並不是現在的2005年哦。只是香港世紀現在在這條時間軸上，聽說英國和我們一樣，所以香港才會一開始就是英國殖民地，我們和英國都屬於古老時空，連現代都未到，人們死後皆是要開腦，只是香港人還自以為自己住的地方很先進。」

「聽說一個宇宙要集齊用四個人的腦袋做主機，宇宙才能成功運行，就好像美國的總統山上的四位總統，他們四人就是美國的四位偉大的潛意識，而我們香港現正等待第三位潛意識大腦，只要足夠四個大腦作主機，香港就可以邁進現代並成功運行了。」

「一個人腦作主機可用五十年，就像電腦硬盤一樣，腦皮層寫滿了就不能再寫，而主機人腦總共需要四個才能使宇宙運行，因此一個已運行的宇宙最少需要有二百年歷史哦！所以一個已運行宇宙都會曾有四名主機的人士作為該宇宙的主。」

「美國的羅斯威爾外星人事件，都是美國軍方作來騙人的，是為了掩蓋真相，世上沒有外星人，有的是電腦和神，若要說外星人，要說只能說上層世界的香港人他們就是外星人。」

「當年美國的甘迺迪總統被暗殺，是因為他說想公佈這個祕密於天下，於是有知情人士決定先把他解決。」

「聽說，未來的你好厲害，你那場神魔大戰是大勝，那些在你身邊的人全是天使。」

「聽說，楊安迪和他的父親楊大俠也知情，他父親楊大俠其實是美國FBI探員來。」

「我們最初以為你朋友阿賈就是你男友，是他救你，怎知原來不是他，我們全都中伏了。而你那個叫阿諾的朋友也不是他。」

「在你未來，你未來的男友是一個超級帥的人，我們到現在都不知他是誰人，因為從前是沒有這個人的，他是在不知甚麼時候走出來，他有六枚黑色羽翼，你稱他是你的黑暗天使，至於你朋友阿賈也一同樣有六枚羽翼，你稱他是你的光明天使，這兩個六翼天使太強了，在你那場大戰中大勝，所有宇宙漏洞都被他們全部通過。」

「吓……哈哈哈，甚麼來的！」紀旻笑著說。

「你記住不要讀大學，大學中有太多催眠師潛服，很多學生的生活都被他們從中作梗。」

「那目的都是在抓人去開腦吧！越是漂亮和聰明的年青人，只要他們靈魂不是機械人和魔鬼，就會對他們越感興趣，所以天妒英才是真的。」

「上層那個世界是另一個時空，大家都說你是女神。」

「在你未來那場神魔大戰中，你不但平安無事，還帶領香港走進新紀元。」

「我才沒有能力升上大學呢，不可能哦。」紀旻答。

「科學全是一個大騙局，鬼神之說才是真有此事，所以美國都以基督教立國。」

「要小心鬼怪！因為真是有的，他們住在稱為陰間的底世界，他們還會指示和控制收到底世界信息的人類去做壞事，是魔鬼！底世界是量子世界來，而活人生活在面世界。」

「魔鬼不一定是死去的人，其實他們部份是香港世界中靈魂是魔鬼的活人來，他們受聘受上層政府靈魂是魔鬼的壞人，負責幫上層政府回收人腦作潛意識，他們平日在面世界是凡人，底世界就是魔鬼，他們會以聲波入侵人腦的攻擊指使收到信息的人做不好和害人的事，甚至會以聲波攻擊使人產生幻聽來消耗人的意志，引導人去自殺，目的？不用多說吧！當然是想找人死後上去開腦！」

「在底世界被魔鬼所殺的人，他們怎樣被魔鬼害死，在面世界的我們是看不見的！面世界只會看見他們是死於意外.....每年，都不知有多少人這樣死去，靈魂回上層世界的肉身，然後被上層政府抓他們去開腦當潛意識了.....」

「很快你就會知了！不要再相信科學，銀河系都不存在的，每天早上日出日落，晚上月出月落，是我們宇宙的生態循環，看到的星星是我們宇宙的裂縫，是天像。我們的宇宙只有你看到的那麽大，宇宙就是地球。所以電視新聞說的那些登月或飛船探索宇宙等的新聞，全都只是電腦動畫或在片場拍攝的，用作誤導世人作意識。」

「水也是意識的物質哦！好像香港和大陸明明隔了一條深圳河，為何沒人覺得奇怪，哈！因為根本是兩個宇宙來。 」

「而古代生物，例如恐龍都當然都是不存在的，牠們只是意識來，所以才會在電視和電影中看到，恐龍的化石也是意識和偽造的。」

「聽說未來世界的人口減少了一半以上，因為很多人都被開了腦，因此人口短缺是未來世界唯一最大問題。」

「哈！我們三人今晚都在發神經了！」

「是啊！我們都精神分裂。哈哈！」

「哪.....給我吃藥吧！哈哈！」

「不緊喇！反正我們死後都一樣要開腦做潛意識，只是早晚問題。」

「能跟我們女神通電話真好！都死而無憾了.....」

在與大叔對話後，紀旻對大叔們的話摸不著頭腦，也不明白其意，於是就去了睡覺，醒來後對昨天的電話內容變得很模糊。

不竟，還不足一個月，新的學校就開課了，她讀的是柴灣角職業學院電腦系。

在暑假中的一天，紀旻跟媽媽去了她上工的公司所報的員工一天遊去了淺水灣郊遊。香港的淺水灣是旅遊聖地，這裏有很多滿天神佛的雕塑在灣中，例如有觀音、獅子、佛陀等等.....其中一座是龍的雕塑.....

紀旻不知為何自己會用手觸摸著在海邊上的龍雕塑，然後忽然略帶傷感，有想流淚的感覺.....不知為甚麼.....龍好像跟她曾有著一些過往的事情.....一些已忘記了的遺憾似的.....

就在這天回家後的晚上，紀旻做了一個怪夢.....

一個黑暗的山洞，發出「嗚.....嗚.....嗚.....」的回音，一名金色長髮的少女在山洞中追趕著前面一個高大的男子背影，那男子黑色長髮、背上有六枚黑色羽翼，身型高瘦的他，皮膚黝黑、肌肉均勻結實。

「我要去未來。」男子說。

「不要走.....」金髮少女展開一雙雪白的羽翼從後捉緊著男子的身體。

男子一轉身，他拿起一支長矛刺向背後的金髮少女的胸口。

「快死！真討厭。」

少女胸口中了長矛並整個身子連雪白羽翼一起倒下在山洞中。

然後，六枚黑色的羽翼向在山洞的洞口飛走。

餘下一枚黑色羽毛.....

第三章 完

第四章 我們的啟示錄

「大家好！歡迎各位同學入學，我們柴灣角職業學院電腦系。進了我們學院是大家的榮幸，因為我們學院一向口碑非常好，不會負大家對自己前途的期望，大家畢業後一定會大有作為的。」一名帶著眼

鏡，頭髮花白的中年男老師說。

「接著，是大家的迎新會，現在請我們學院的學生會會長 - 安迪跟大家說話。」

安迪接個麥克風，試了聲「哼哼哼.....」「試音試音.....大家好！」「我們學生會的學長學姐為大家準備了一連串有趣玩意，希望大家喜歡，而且希望大家互相認識。」

紀旻頸上掛著一條手機繩，繩上掛住一部新形號手機，是她入學前父親范光送給她。紀旻臉上並沒帶眼鏡，她一向只有在上課中才會帶眼鏡，而在小學和中學期間，她也只是上學才會帶上眼鏡。

一名皮膚白皙，長髮帶眼鏡的學姐走上前跟紀旻說「咦.....是大聲王手提電話6645哦！」

「是啊！」紀旻笑著說。

「哦！厲害哦！你今年多少歲？」學姐問。

「我今年還未生日，現在是十六歲。」

「啊.....十六歲？年青真是好，我今年都二十有一了！」學姐說。

續
15 12 2020

世代之門 人物設定集（一至三章）

世代之門 作者夏心潔

人物設定

主要人物：

李深 / 范綾 / 范紀旻
在上層香港世界時，她是李光與陳多美所生的龍鳳胎之妹妹，乳名叫「鈴鈴」。在不足七歲時被政府專員帶上VR虛擬實景頭盔轉世到下面世界成為范紀旻，在李深前一世時，在大華國，她叫范綾，是一名富商千金，大華國東城范家大小姐，兼職天才抓妖天師，與驌有重要感情，但她最後被其兄害死。她的靈魂其實是一名金髮的女天使，真正名字叫帕紀（Psyche），但讀音被改。

李汎 / 范仲 / 范智汎
在上層香港世界時，他是李光與陳多美所生的龍鳳胎之哥哥，在不足七歲時被政府專員帶上VR虛擬實景頭盔轉世到下面世界成為范智汎，他也是一名電玩高手。在李汎前一世時，在大華國，他叫范仲，是一名富商的長子，因為妒忌妹妹范綾而誤信凌的讒言，害死了親妹，最後因為感到悔疚而下去轉世救回親妹。他靈魂的真正身份是帕紀的雙胞胎哥哥波西（Percy），是金髮的男天使。

李光 / 洪將軍 / 湯美
李深和李汎之父，陳多美的丈夫，能歌擅舞且才華橫溢，很疼愛女兒李深，《神探史提芬》小說的原作者。因為被政府認定他女兒李深就是香港小說《世代之門》作者羽深，李光因此被政府抓去開腦當了香港伺服器中的主機核心，在下層世界被稱為「主」。在李光前一世，原本是大華國將軍洪將軍，抓了范綾和他相親，但被她拒絕。第四章以湯美一角登場。

陳多美（上層） / Mimi
李深和李汎之母，李光太太，是一名身形高挑瘦削的黃衣女子。喜歡和三教九流的人飲酒夜浦，煙癮還很重。她為人絕頂聰明，手段高明，會說髒話，是一名很厲害的女子。因為丈夫和兒女也被政府找了去轉世開腦，因而收了巨額慰問金，但只餘下她一人。第四章以mimi一角登場。

陳千杏 / 陳千
陳千杏是李深的表妹，在前世在大華國中叫陳千，是南城的陳家大小姐，兄長叫陳誠，她與范綾（即李深）交情最好，自小與范綾有心靈感應，在綾死後，她也自盡下去找綾成為了李深的表妹陳千杏，每一世都跟隨范綾（即李深）轉世。

范威 / 范光
范仲和范綾之父，大華國的大商家和大地主，非常富有，有一副電眼的滑稽笑容。在一對兒女都下了去轉世後心感痛心。在得知香港世界中的李光已死，於是他決定下去下世做回范紀旻和范智汎的父親，並叫范光。喜歡養海水魚和找女子。靈魂真正身份是海神波塞冬Poseidon，Percy和Psyche之父。

陳多美（下層） / 麗和
范仲和范綾之母，在范綾十二歲時已過世。在第三章，以陳多美名字成為范紀旻和范智汎的母親。為人固執，但很疼愛女兒。喜歡聽粵曲，靈魂真正身份是海神波塞冬妻子美人魚安菲特里忒，Percy和Psyche之母。

楊安迪 / 玄出童子 / 皮皮
流傳於世的《世代之門》小說中所寫的第一個巧遇羽深的人，姓楊，洋名安迪，因此可由他來選擇誰人成為羽深。前生在大華國是玄出童子，是天地大師的徒弟，是范綾的朋友。因為幫助范綾而跟隨著她轉世.....在下層香港成為楊大俠（即天地大師）的兒子，是一名特務，懂催眠術，他樣子有一副娃娃面，在線上遊戲中網名叫皮皮，自稱自己都是紀旻的「哥」。

楊專員 / 楊大俠 / 天地大師
前生在大華國是天地大師，因為幫助范綾而跟隨著她轉世，到了上層香港成為楊專員，而在下層香港是FBI特務，也是安迪父親。得知紀旻有貧血病而送蛇肉湯幫她治療。

張賈祺 / 葉賈祺
在大華國時，是范綾的好朋友，也是一名抓妖天師，因為范綾而死，所以同樣是跟隨范綾轉世的天使，今世叫葉賈祺，范紀旻的同學，也是賴寶如的男朋友。他為人聰明且口才好，喜歡玩弄人，但他討厭自己被他人玩弄.....他靈魂真正身份是牧神的兒子 - 小牧神。

賴寶如 / 小如
范紀旻中學時的女同學，和紀旻一樣喜歡科學，她是葉賈祺的女友，網名叫紓夜。前世在大華國是一隻狐仙，跟張賈祺一起，被范仲所殺。同樣是跟隨范綾轉世的天使。

阿泰表哥
紀旻和千杏最喜歡和尊敬的表哥，但其實在大華國時只是一名嬰孩，被陳千的親兄陳誠奪走給藍衣人作為他的複製品下去香港。

王俊驨 / 阿驨
在大華國與綾有重要感情的英俊男子，是天狗，來自遙遠古代的西方，真身是黑龍。第三章中再以紀旻的小學同學王俊驨登場，稱要成為紀旻的男友，其真正身份是.....

羽深
在上層另一個宇宙的未來香港世界中，流傳於世的小說作家，筆下小說「世代之門」，書中指出香港過去的歷史和下一位成為香港潛意識主機大腦的人是誰，正是羽深的父親李光。因此「世代之門」小說成為了當地的預言，當地政府正急於尋找羽深的過去是哪一位小孩。

.....

第一章 出場人物

阿倫表哥
李深的二表哥，樣子是年約地球人十五、十六歲，樣子清秀英俊，很多女孩喜歡他，他擅長玩魔術。

小表弟
二表哥阿倫的胞弟，只有三歲，喜歡亂跑。

三表哥
李深的三表哥，被專員說他本來是猴王轉世，下世是千杏的胞弟。

外公

李深的外公，一名五官端正的老人，因為幫李深看幼兒園上的窗戶圖案而被專員認定他就是《世代之門》小說作者羽深外公。他應承被專員帶走去帶VR虛擬實景頭盔轉世，但條件是下世他要繼續做李深（范紀旻）的外公。在1997年去世。

姨媽
紀旻她們的姨媽，和孩子們玩bingo遊戲，要求政府造一個自己的機械人下去下層世界伴紀旻和千杏。

紅拖鞋女孩
在柴灣角迴廊的路牌下站著的女孩，名字不詳，向楊安迪要求她會幫李深打神魔大戰，但條件是她下世要做李光的女兒。

.....

第二章 出場人物

張老爺
大華國北城張府的張老爺，富有人家，曾和范威經商。

張花
大華國北城張府的張老爺的小女兒，北城張家大小姐，比范仲年長幾歲。

陳誠
范綾的表哥，大華國南城陳家當家，妹妹是陳千，家中富有，他喜歡研究古籍，才華橫溢，見識廣博，很疼愛妹妹和表妹，也是范綾最尊敬的人之一。但他因為不願下去轉世拯救香港，還奪走了一名婦人的嬰孩作為自己的複製人下去代替自己，而連累表妹范綾和妹妹陳千也要下去轉世。

依蓮
范府的女管家，每天早上都幫范府小姐 - 范綾 梳妝。

蘭姨
大華國酒館美香樓的前廳主管，兒子叫周彩。打算叫兒子去范府提親，讓范綾不用下去，可惜遲了一步。

周彩
大華國酒館美香樓的前廳主管蘭姨的兒子，外表英俊，跟阿驕很像，只是皮膚比驕白，周彩是一名文狀元，打算向范綾提親，可惜遲了一步。

阿雄
大華國酒館美香樓的掌櫃，會給乞丐贈飯，認為阿敏就是這世界的巫女。

阿敏
大華國一間雜貨店的長女，身形高瘦，喜歡化濃妝，衣著也很誇張，說話會走音，被阿雄誤為她就是這世界的巫女。

司徒定逸

大華國中，范威的生意夥伴司徒夫人的獨子，是一名盲人，十分寂寞沒有朋友，喜歡彈琴。范威叫女兒范綾和他作伴，一起彈琴，被范綾稱他為定逸哥哥。

司徒夫人
大華國中，范威的生意夥伴，家中富有，有一獨子 - 司徒定逸是盲人，夫君已逝。

外賣少年
大華國中，在范家下面街頭送外賣的少年，喜歡范小姐。最後也跟隨范綾轉世為紀旻的網友。

紅蓮大師
大華國最著名的抓鬼天師，法力高強，已六十餘歲，但因為法力高強外表不老，像一個十二、十三歲的小子。他皮性古怪，並帶著四名英俊的僕人。因為他說自己在大華國已天下無敵，所以會下去轉世玩玩。

仁叔
大華國一名富商，買了楓靈島起大宅，但原來島上有女鬼，因而成為范綾抓妖兼職的第一位客人。

黃昭玄
大華國西城黃家大小姐，其父在女兒生日會上要求紅蓮大師收她為徒，但被拒絕。

凌
大華國中，一名貓面的矮小少女，說會幫范仲剷除他妹妹，並要求成事後范仲立她為妾。

小月
一名有夫之婦，被范仲介紹給驕，並安排他們兩人住進范府，最後有了驕的身孕。但其實那身孕是驕自己的轉世.....在誕下驕的轉世後，她把驕交回給驕的阿姨。

阿姨
在大華國自稱驕的阿姨，裝扮古怪，頭頂插滿水果做裝飾，真正身份是驕的母親幻化。

.....

第三章 出場人物

外婆
紀旻的外婆，向紀旻說世上應該有龍，紀旻自小由外婆和外公照顧。

小學校長
紀旻的小學校長，年紀年長，被紀旻外婆稱他為老頭，但他不介意。

黑西裝矮小老伯
大華百貨的行政總裁，因為他是大華國人，所以知道紀旻是誰，他有一輛能載十多人的黑色名貴房車。

叔父
紀旻和智汎的叔父，靈魂真正身份是香港第一位潛意識主機 - 愛因斯坦。他認識紀旻中學的校長，並

叫校長多加留意紀旻中學生活。

Eva
柴灣角公園政府宿舍四號房住客阿明的女友，十分漂亮和染了金髮，因為去過香港伺服器工作，見過了真相而被政府立令她要開腦。她因為得知未來歷史上羽深成功移民沒被開腦，所以想自己成為羽深，不過最後她還是決定自己去開腦。

阿明
柴灣角公園政府宿舍四號房的住客，是一名年青男子，與女友Eva同是電腦高手。紀旻稱他明哥哥。

曾海琪
紀旻的小學同學，家中信教並認識神職人員，因而得知紀旻靈魂是金髮洋女，即他們教會所說的「馬利亞」，因此她呼籲所有同學不要和紀旻玩，否則死路一條，要被開腦。但其實所有下層香港人死後都要開腦。

王老師
紀旻小學一年級時的班主任，一直都幫紀旻，靈魂真正身份是雅典娜。

蕭老師
紀旻小學時的音樂老師，有精神問題，因為誤以為范光是德國人，而處處迫害紀旻，說任何人跟紀旻玩就要他進全區最差的中學。而紀旻最後也被蕭老師故意做手腳而進了全區最差的中學，在小學畢業前最後一天，蕭老師從楊大俠和大華百貨老闆口中才得知道真相。

李華
紀旻中學同學，喜歡欺負紀旻。

陳先生
紀旻中學時的電腦科老師，說紀旻是黑客。

小潔
紀旻中學時的好朋友，手長腳長和蘋果臉蛋的短髮女生，在中學畢業後留學美國。

小保
紀旻初中時的男網友，被紀旻姨媽趕走。

死神同學
紀旻中五時認識的男網友，是一名中七高材生，並成立反基督教組織。

黐線低低B大叔
死神同學組織中的一名大叔會員，加入了楊安迪那行人做間諜，最後也得知了真相。

……

第四章 出場人物

阿諾

阿希

阿英

阿發

嬅嬅

Alice

美美

索妮

瑪莉

張雄老師

聰老師

莉莉老師

黃老師

阿宏

Candy

阿曉

阿Key

神祕高手三名大叔

世代之門 第四章 我們的啟示錄（一）

世代之門 作者：夏心潔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本故事並無任何政治立場，純粹科幻故事。

第四章 我們的啟示錄

公元1400年.....

在一個羅馬式的演講場上.....

一名貌美女子，大大的藍眼睛，一頭金色長髮，猶如是世上最美的人.....她站在羅馬式的演講場上，向著場內一大批古代民眾說話.....

「在這世界、這宇宙，最重要的東西、最美麗、最至高無尚的是甚麼？」

「你們看.....」

場內一名黑髮、六枚黑色羽翼的小男孩走上台前，他面前是一名金色長髮的小女孩，她有著一雙白色羽翼。

男孩正在親吻著女孩的嘴唇。

「看！你們看！最重要的就是「愛」！」金髮女子說。

「吼！」民眾大聲正在台下歡呼和鼓掌！

「我們偉大的女神啊！維納斯！維納斯！維納斯！維納斯！」民眾一同大聲地叫喊.....

.....

「大家好！歡迎各位同學入學，我們柴灣角職業學院電腦系。進了我們學院是大家的榮幸，因為我們學院一向口碑非常好，不會負大家對自己前途的期望，大家畢業後一定會大有作為的。」一名帶著眼鏡，頭髮花白的中年男老師說。

「接著，是大家的迎新會，現在請我們學院的學生會會長－安迪跟大家說話。」

安迪接個麥克風，試了聲「哼哼哼.....」「試音試音.....大家好！」「我們學生會的學長學姐為大家

準備了一連串有趣玩意，希望大家喜歡，而且希望大家互相認識。」

紀旻頸上掛著一條手機繩，繩上掛住一部新形號手機，是她入學前父親范光送給她。紀旻臉上並沒帶眼鏡，她一向只有在上課中才會帶眼鏡，而在小學和中學期間，她也只是上學才會帶上眼鏡。

一名皮膚白皙，長髮帶眼鏡的學姐走上前跟紀旻說「咦.....是大聲王手提電話6645哦！」

「是啊！」紀旻笑著說。

「哦！厲害哦！你今年多少歲？」學姐問。

「我今年還未生日，現在是十六歲。」

「啊.....十六歲？年青真是好，我今年都二十有一了！」學姐說。

然後紀旻在打量整班課室的新同學，全是年青人，而且差不多全都是男性，他們都衣著光鮮，只是紀旻衣著樸素，還在穿牛仔長褲，而課室中的所有同學的頸上都掛住新型號的手提電話。

當中紀旻看見唯一一個女孩，是胖女來，於是紀旻便向那胖女問好。

「你好！我是小白喵。你怎樣稱呼？」紀旻說。

「我叫嬅嬅，你好！我們做朋友好嗎？到處都是男孩，只有我們兩人是女孩！」那個胖女說。

「好啊！」

接著，一名男學長拿著手機在看手機螢幕上的一幅像迷宮圖像的圖片，嬅嬅便上前跟他聊，「甚麼東西來？」

「這是催眠人用的圖片，看著那圖片便能催眠，我們學生會的會長楊安迪是催眠大師，我們都在跟他學習催眠術。」那名學長說。

「吓.....有這樣的東西嗎?」嬅嬅跟紀旻說。

「我都沒聽過啊!哈!」紀旻笑著答。

接著剛才在與紀旻說話的那名學姐對著一班學長學姐說「我們得知傳說中的香港小說作者羽深將會是我們學院的學生，但不知誰人是她哦！也不知她那年才出現，不過估計就是這幾年。因此我們學生會的目的就是要找出羽深並保護她。」

然後，學院的活動課室響起搖滾樂，一名長髮的學長和他的樂隊隊友在唱歌，敲著鼓、彈著結他等等。

該名長髮學長他的頭髮長至腰間，從後面看還以為他是個高大的女人。他正在高聲唱著「嗚嗚嗚……啊啊啊……」像怪獸般的叫聲，並搖擺著他的長髮。

紀旻和胖女嬅嬅坐在活動室地上，她們看到這個表演都表情呆滯。不知這位學長唱的是甚麼音樂。

「妳們不喜歡看嗎？」之前那名學姐問。

「我們……啊……不懂欣賞……」胖女嬅嬅說。

「是！」紀旻也回應。

「這位長髮學長是我們學院的搖滾樂高手，他唱的歌曲風格是「死亡金屬Death Metal」，他很厲害的。」學姐說。

「啊……是嗎，我不認識。」嬅嬅說。

「我也不懂。」紀旻說。

然後一名男學生走來和她們兩人聊天。

「你好！我姓莫的，人稱我是IT小子，是你們同學，你們知不知道那裏買鑽石戒指好？我打算用四萬預算買鑽石戒指給我女友，想問妳們女兒家意見哦！」

「鑽石戒指當然是買安紛尼牌吧！四萬預算？可買大的了。」嬅嬅答。

「哦！我都是這樣打算。嗯……哪……妳呢？怎樣看？」莫同學眼神轉向紀旻。

「我？啊……啊……啊……不知，我不知……我不懂……我都……」紀旻口吃地回答，因為她家中貧窮，也從沒拍拖……這些東西她怎會懂。

「妳看來不懂說話，不好意識，謝妳們意見。」莫同學說。

然後剛才那名學姐回到一班學生身邊，然後和學生們說「流傳羽深是喜歡搖滾樂中的死亡金屬風格歌曲的，而這兩個學妹都不懂欣賞這些音樂，所以她們一定不是羽深來。」

「那兩個女孩……一個又胖又不漂亮，另一個說話口吃、甚麼都不懂似的，她們一定不可能是傳說中聰明伶俐、美貌與智慧並重的香港小說作者羽深吧。」莫同學也在說。

「嘩……那個IT小子用四萬預算買鑽戒給他女友，他一定是很富有的，我都想有男子送四萬鑽戒給我。」嬅嬅對紀旻說。

「嗯……」紀旻心想這樣的男友她從沒想過自己會遇到。

過了幾天，是真正開課的日子，有不少沒參加迎新會的同學都出現。

紀旻和胖女嬅嬅一起，紀旻先看到一名頭髮又厚又多的女孩，她有一個大鼻子，膚色較深，和紀旻一樣衣著樸素。於是紀旻向她問好，「你好！我叫紀旻！妳是？」

「我叫Alice ！我好像曾見過你，你是不是去過柴灣角社區中心？」

「吓.....我沒去過，那裏有人像我嗎？」紀旻問。

「是啊，有一個和妳很像的女孩，我是在社區中心認識她的。」Alice說。

「哈！有趣啊，竟然有與我相像的人嗎？我聽過一些都市傳說說，如果看到另一個自己會死的，不知你說那個像我的女孩是不是世上另一個我呢！」紀旻向Alice說。

接著，又出現了另一位女孩，這女孩身形嬌小、樣貌標緻、有一雙大眼睛，還穿著牛仔裙。紀旻第一眼看到她那一刻還覺得她像小時候的自己。

「妳好！很高興認識妳哦！」紀旻上前和那嬌小女孩交談。而在這女孩出現的一刻，還引來不少男同學注視的目光。

「妳好，我叫大熊貓美美哦。」女孩嬌俏地說，並且她笑容親切可人，難怪她引來不少男生的目光。

「妳好哦！我從前都喜歡熊貓的，我網名也叫熊貓仔，不過這個名字我已沒用了，我現在叫小白喵。」紀旻說。

「妳好啊！小白喵！」女孩嬌俏地細聲說，既溫柔又可愛。

她們的第一課是英文課，紀旻走進課室，並戴上一副紅色眼鏡，她除了上課平日都不戴眼鏡的。她清晰地看到很多她的同班同學，當然餘下的同學大多是男生，因為很少女生會讀電腦。

那些男同學看到紀旻、胖女嬅嬅和Alice一起，但他們都沒有注視她們一眼。而美美卻被一班男同學替她安排坐位。

紀旻看到坐在她們後面坐位有一班唯獨對美美不感興趣的男生，其中一名男生瘦小並帶著眼鏡，他的臉.....不知為何紀旻覺得他很有親切感，好像是早已認識他已久的感覺。

「葉賈祺。」老師正在點名。

「我是。」那名男生回答。

然後，在賈祺鄰近的另一位男生，高瘦並帶著眼鏡，頭髮雜亂、胡子也長出來，身穿一件國地雜誌標誌的外套，他手上拿著一本書，書名叫「幻想世界的真實科學」。

紀旻看見那書名，她也對這本書很感興趣。於是她便向那男生說「你那本書啊！很有趣啊！」

「借給你看！」賈祺拿起那個男生的書遞了給紀旻。

「喔！謝謝哦。」

然後，紀旻一邊上英文課一邊偷看書籍。坐在她後面的賈祺在和他鄰近那個穿國地雜誌外套的男生在對話。

「阿英！你看！那個胖女，胖得像美軍B52轟炸機一樣恐怖。」

「阿英.....你看！那班狗公都圍著那個美美啊！真有趣，他們好像全世界只得一名女子似的。」

「哈.....」阿英冷笑了一聲。

「阿發！你覺得我說對嗎？」賈祺向坐在他們附近的另一個男生說。

「這些就叫物以類聚.....」一名皮膚很白，面很圓，還用髮臘臘著了頭髮的男生說。

「嘻嘻嘻！我直入元朗，你老豆疊羅漢.....原來這科目的學生很多都是白痴狗公來。」賈祺一邊在桌上敲著原子筆一邊唱著說。

「Alice.....Alice.....」英語課的男老師說。

「Alice.....what’s your favorite hobbies?」

「I like watching Taiwan tv show.」Alice向老師說。

「Oh!Who is your favorite actor?」

「I like J Cho.」Alice答著老師。

「I like plastic kids.」賈祺小聲在後面自言自語說。

紀旻問Alice,「你喜歡J嗎？我哥都是喜歡他的！」

「是啊！我覺得他不錯。」Alice說。

「甚麼？那個J是出了名的台灣演藝界的淫蟲來，妳們不可以喜歡他的！不可以！」嬅嬅高聲地說。

「是嗎？我不知道。」紀旻答。

「那當然吧，千萬不要喜歡這淫蟲哦。」嬅嬅說。嬅嬅如此一說，紀旻她們都不敢再說話了。

在這所校園內，所有事情對紀旻都很新奇，班上的同學大部分都愛穿一身名牌，他們回校上課像是「Show Off」似的。

而胖女嬅嬅喜歡叫紀旻放學後伴她到銅鑼灣的名店逛街，她還在銅鑼灣街上和紀旻說「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名闊太，天天逛名店。我認為作為一名闊太，英語一定要很好才配得上成為金枝玉葉，所以我的英語不錯的！」

「不明白，真不明白！明明星期一至五都是工作天，為甚麼銅鑼灣街上還有這麼多阿太在逛街，她們

一定很富有 我很羨慕她們的生活哦。」嬅說。

「我也是啊！哈哈，真是令人嚮往的生活啊！不過都不太可能發生在我身上。」紀旻說。

然後她們兩人還在銅鑼灣商場的一所餐廳吃三文治作午餐，紀旻看過餐牌，最平宜的一個套餐也要三十元，對她來說已經是很貴。因為她中學時午餐只會吃十多元。

在這一年，紀旻的成績不是特別出眾，因為紀旻也是第一次所有功課和考試測驗都是用英文作答。在她之前讀的那所九流中學中，她確實沒學到甚麼英文，所以紀旻這年加倍用功在很多電腦的英文名詞上。

紀旻每天上課都和胖女嬅嬅在一起，起初還感覺她有善親切，但不久就開始感到她原來是一名既霸道又自大的富家女來。

她不但身型肥胖，五官普通，還經常向紀旻說自己長得可愛。真是有點嘔心哦.....

她對於美美，她經常問紀旻「妳覺得美美漂亮嗎？」

「可以，不錯吧！」紀旻答。

「我覺得她不是漂亮，只是長得可愛了點。」嬅說。

「有次，我和美美一起在街上碰到我朋友，我朋友還問我美美是不是我姐姐，因為她樣子比我老很多呢！」嬅說。

「吓.....她比你老嗎？」紀旻說。

「當然。」嬅答。

當然紀旻也不相信，她覺得無論怎樣看美美都比嬅嬅好看。

「你知嗎！班上的男生全都被美美迷惑了。」嬅說。

「我知啊！他們全都上了沉船，快沉了！哈哈。」

「沒錯。」嬅答。

「不過呢，我肯定還有一人沒上她船的，那就是那個美國空軍上校葉賈祺哦。」紀旻說。

然後嬅嬅說「啊！想起那個葉賈祺他真的高招哦！上次考試，要考寫電腦程式，當時我坐在他鄰近，我看到那個葉賈祺他用小畫家畫了一個笑哈哈圖案，然後他把圖案貼上在程式，然後他做了一個按鈕，一按就會彈出信息，信息寫著「Dear,You are so funny!」」

「哈哈哈，真的嗎？太好笑了，老師改題時看到他傑作，是被他玩了，真高招！厲害！」紀旻大笑著說。

「是呢！紀旻你是喜歡吃芝士蛋糕嗎？」嬅問。

「是啊！我超愛吃。」紀旻答。

「我遲些做芝士蛋糕給你吃吧！」

「啊！好啊！謝謝。」

沒錯，嬅嬅對紀旻有時確實很好，所以即使她有點霸道，但還是原諒她吧！她對紀旻都很了解，這點有點和紀旻表妹千杏相像。

接著，過了一年，很快即將暑假了。在暑假中很多學生都會找暑期工，嬅嬅也去了醫療用品公司當文員。但紀旻這些內向鬼，最好還是想躲在家中。但一天紀旻起床接到母親多美電話。

「我工作的製衣廠上司說想找個年青人幫手做暑期工啊！你現在快點出來到家附近一個街口的工業區吧！然後上彩虹工業大廈五樓找我。」多美在電話中說。

紀旻想了一了，嬅嬅也去了當文員，那我都去玩玩吧。

紀旻上到母親工作的工廠，一名齊耳短髮帶眼鏡的中年女人叫她填了表格，然後吩咐她坐在後排的電腦桌，給了她一疊字條，叫她數字條上的號碼和文件上的號碼是不是一樣。

於是紀旻便密密地數，而且數得又快又準，半日左右，她已把字條數完，並給回那位女上司。

「甚麼？那麼快？你有沒有遺漏的？」女上司問。

「當然沒有。」紀旻說。

然後紀旻和在工廠工作的母親和她的同事坐在工廠中吃飯。

「媽咪！那個女人很凶啊！」紀旻說。

「她是我們上司啊！」多美說。

「她一向都是很凶的，我們全廠都知道。」另一個同事姨姨說。

「她應該不會罵妳的，你只是個小女孩。」再另一位同事姨姨說。

「沒事的，她叫妳做甚麼你慢慢做吧！不用理她。」多美說。

「嗯。」

飯後，紀旻回到工作間，女上司再給了紀旻一堆文件叫她分類到文件夾。

同樣地，平日習慣使用電腦遊玩和製作網站的她，這些工作對她太簡單，她不用一小時多就完成了。於是她從後靠椅背躺著。

女上司剛看到紀旻躺著椅背，她和紀旻說「坐好點吧 ！」

「我是這樣坐的。」紀旻答。

「你完成工作了嗎？」女上司問。

「早完成了。」紀旻答。

到了傍晚，都下班了。女上司對紀旻說「工作已完成了，你明天不用來。」

「哦。」

然後，紀旻和多美走路回家。紀旻向母親說「那個女上司是八婆來的。」

「她很差嗎？她說你工作完成了。」多美說。

「是她，以為那些工作要做很久，我一會兒就可做完了。」紀旻說。

紀旻從這件事後，都知道母親一直面對著不友善的上司，母親為她儲錢交學費真的不容易，而她父親范光這年來都沒有見過紀旻，所有養育紀旻的責任都在多美身上。多美性格雖然有點頑固，但她也很疼紀旻。

世代之門 第四章 我們的啟示錄（二）

紀旻回到家中過暑假。一天，中學的同學賴寶如約了紀旻出來吃晚飯。

紀旻高興地看見寶如。

「小如啊！」紀旻高興地說。

「旻旻，好久沒見了！最近好嗎？」小如說。

「好啊，我正在放暑假，妳呢？」紀旻說。

「我現在在打工，我做的工作是實驗室助理。不過真的很辛苦啊，因為要早上六時上班的，我天天都睡不好啊！」「是呢！你最近有見過小潔嗎？」小如問。

「小潔去了美國留學了，相信很久都不會見到她了。不知她畢業後還會不會回來香港。」紀旻說。

「喔！我都想念她呢.....」「是！我有禮物給妳啊！」小如說。

「是嗎？」紀旻驚訝地問。

小如拿著一個大袋，袋中有一個紙盒，盒內是一個球形關節洋娃娃。

「嘩！妳送洋娃娃給我嗎？一定是很貴的吧」紀旻說。

「這娃娃我不要了，送給妳玩，我知道妳也喜歡娃娃。」小如說。

「多謝啊！我很高興。」

「是呢，我最近認識了男朋友，他說他和你在學校是同一班的。」小如說。

「是嗎？是誰？」紀旻說。

「他叫葉賈祺啊！」小如說。

「吓.....哈哈哈，原來是他嗎？那個美國空軍上校。哈哈哈哈！」紀旻大笑著說。

「妳也認識他嗎？和他相熟嗎 ？和你同班的？」小如問。

「尚算認識吧！不過他為人不錯的，還口齒伶俐。真是恭喜你做了他女友啊！」

「不如，我們遲些有空去你家外面的公園坐坐、聊聊好嗎？」小如說。

「好啊！無任歡迎哦！反正我沒事做。」紀旻說。

在這次聚會後，不久又開課了。

到了九月，在課室中四位女生坐在一起上課，有嬅嬅、紀旻、Alice和美美。

一名叫莉莉的中年女老師在課堂中說「鐵路的系統都是用電腦程式寫的，一般都不是由車長駕駛，車長只是負責開關車門，因此如果鐵路相撞，其實都是程式有漏洞，不過鐵路已有了百多年了，那麼從前的鐵路是怎樣走的呢？電腦只是出現了數十年，這些都是有雞先還是有蛋先的問題哦！哈！」

在課堂完結後，莉莉老師正看著學生離開課室。

當莉莉老師看到她們那班女生時，她凝望著美美喃喃自語地說「是她啊！湯美的女兒是她.....」

這個學年，也來了兩位插班生，一名叫阿諾，一名叫阿希。但紀旻不認識他們兩人，因為班中太多男生，多了一兩個也分不出是誰。

接著，一名叫索妮和一名叫瑪莉的同班女生正與一班男同學說話。索妮和瑪莉都是和紀旻同班的，是她們四個女孩後，另外兩個，所以她們班中其實是有六名女孩。但嬅嬅一向不喜歡她們兩人，所以紀旻也和她們沒甚麼交情。

索妮和瑪莉都是學生會的會員，她們在楊安迪畢業後接管了學生會。他們還開了一個名為「新紀元」的網上論壇，吸引學生一起上論壇交流功課。不過其實她們主要目的不是交流功課.....而是想找出香港小說作者羽深，並保護她。看來安迪畢業前並無向她們透露誰才是羽深。

在放飯時間，在操場上，有一名高大、深眼窩的不明中年男子看到了美美。

紀旻和嬅嬅也經過，紀旻覺得這男子的樣子十分相熟，但她明明是不認識他的。

男子睜大他的眼睛，面容帶著驚訝和緊張的表情向美美說「妳.....妳.....妳不是就是我女兒鈴鈴.....怎可能妳那麼快出現，離世界末日2012年還有很多年，妳怎會那麼快出現.....」

美美只望著男子微笑，但她其實都不知道男子在說甚麼鬼話。

然後一把聲音大叫道，是瑪莉，她在學校前的行人路上大叫著「我！我！我幫「主」尋回他的親生女兒啊！」

「我知道「主」的女兒羽深是喜歡熊貓、喜歡收聽收音機、喜歡寫作、聰明伶俐、心地善良的.....我看過「主」給我看他女兒小時候的照片，根本就是美美來，我這次立了大功了！」瑪莉大聲說著。

紀旻也在路上聽到瑪莉在大聲呼叫的說話，她也感到驚訝，她想「甚麼是主的女兒.....」

其實紀旻每天上課都很累，她經常上課都在打瞌睡，睡著了覺，但她差不多每次測驗都很高分，真的不知她是如何在睡夢中聽書的。

一次有一名女老師還在課堂上問紀旻「妳很累嗎？為何你經常都在睡覺？」

「是.....我很容易累的.....」紀旻只好這樣回答。

紀旻除了經常打瞌睡，邊睡覺邊上課，她還經常在發白日夢，她在夢中看見自己穿著白色裙，站在一道時空之門，聽到響起「bi.....bi.....bi.....」的數據傳送聲音，一把聲音叫著她「Amanda .....」,聲音在吹起的風中響起，雨點下來.....到處是紫色的數據，如花卉一樣飄來飄去，頭上是如糖果色般的雲彩在紫色的天空下.....然後音樂響起.....紀旻向前走，在門的另一邊出現了另一道時空之門，有人影站著.....紀旻走上前一看，是一個大眼眸的高瘦男生，他穿著黑色衣服.....

「我就在另一道門等你.....」男生說。

然後，紀旻睜開眼睛.....她人還坐在課室中.....老師正在講課.....原來只是一場幻想.....

沒錯！這就是紀旻的幻想世界，在她幻想中這個電腦世界是由她和她失散了的哥哥所擁有，她還寫了一些短篇小說放在自己的網上日誌，小說的名稱叫「最後世代」，而她也不知為何自己會有這些小說靈感，她也研究過，這類型的科幻小說的風格稱為「Cyber Punk」，她喜歡這風格。不過並沒有其他同學知道紀旻的寫作天份。也有可能是紀旻內心太過想念哥哥才會有這樣的靈感吧！

每當到了紀旻最喜歡的老師張雄老師的課堂，紀旻每次都特別高興。張老師是一名身形圓滾滾、帶眼鏡、聲音雄厚、穿著藍色袍衫的男老師。

嬅嬅也同樣喜歡張老師，更因為張老師的聲線，常說他聲線像機械貓動畫中的機械貓。

但在課堂中仍有不少不喜歡張老師的男生，他們說張老師說話過度囂張。

「好吧，你們用心上課可以嗎？假若一天我坐了學院administrator 的位置，我就會設定你們一打開電腦上的音樂媒體播放器就會自動播放中國國旗的升旗禮和國歌、你們一打開電腦上的瀏覽器就自動跳到中國政府網站.....」張老師說。可見張老師是一名愛國份子。

「若你們不努力讀書，我不想將來在電腦商場碰見你在做售貨員。」張老師在課堂說。

「今天和大家探討的是電腦中的主機核心，即中央處理器，CPU!」

「CPU是一種半導體，它的速度，其實全部都是在同一條生產線生產出來.....全都是生產完後再進行分級，看它的速度屬於那一個級別.....所以無論是2.8GHz還是3GHz,都是一起生產出來的.....」張老師說。

然後，在課堂後，一名男學生拿起了一張紙條遞給美美，並說「這是我們新開的論壇網址，名為Q forum，你記得來吧！」

紀旻也看到，但她沒理會，也沒有留意那男學生是誰。

美美微笑地接過紙條離去，並嬌悄地向該男生說了一聲「好啊！」，但其實她都一樣不在乎，因為她早就是新紀元論壇的會員了。

然後紀旻向坐在她背面的賈祺說「小賈！你女友是小如嗎？」

「是啊！她是你中學同學來，她也和我說過妳也是她朋友。是呢！我們的論壇Q forum，你記得來哦！」賈說。

「當然啦！我們和他們新紀元論壇是不同派別的。」紀旻笑著向賈說。

放學後，紀旻開了交友聊天程式，當中Q forum論壇中的阿諾向紀旻問好，並傳送了一個遊戲給她，叫她一起玩線上遊戲私服，那個私服都是Q forum會員開的。

「你下載這遊戲一起玩吧！私服是肥蟲同學開的。」阿諾在聊天程式裏說。

紀旻平日都沒事做，於是便和阿諾一起玩，玩了數天。但其實紀旻並不知道阿諾真人是哪位同學，她只是在網上Q forum論壇中認識他。

有一天，是張老師課堂的測驗，美美因為不夠時間作答題目而在課室中哭泣。張老師看到美美在大哭，他也嚇了一跳，於是他說讓美美繼續作答，直至她完成好試題才交給他。

紀旻和嬅嬅看見了，紀旻也跟嬅嬅說「其實我都不夠時間作答，但我已交卷了。」

「我也是啊！怎麼美美就能繼續作答。」嬅嬅說。

然後紀旻大力拋了一下筆袋。張老師看到紀旻在拋筆袋，然後張老師嚇驚地說「所有女生都一起繼續作答吧！妳們做好才交給我！不限時間。」

於是紀旻和嬅嬅也很高興地拿回測驗卷做餘下未完成的題目。

在完成測驗卷後，紀旻和嬅嬅經過校園的底層地下，紀旻看到一個白色卷髮的老年洋佬，而另一邊也站了一個高瘦的年青男子，那名男子帶著冷帽遮蓋頭髮，並帶著太陽眼鏡看不見他眼睛，他還用衣領包著自己口鼻，十分奇怪。

紀旻看了這兩個人一眼，但她沒在意，因為她覺得這所學院那麼大可能甚麼人都有的。然後嬅嬅說「機械貓張老師說幫我私人補習，你都一起去吧！」

「好啊！」

「是呢！剛才測驗時那個美美在大哭，機械貓張老師就給她繼續作答了，還說不限她時間，我想機械貓張老師一定是怕了她，怕她情緒激動起來會自殺，所有才給她重做。」嬅嬅說。

「吓.....原來是這樣！」紀旻順應著嬅嬅的說話。

然後她們兩人上了教員室找張老師，張老師帶她們兩人走進會議室進行補習。

他們坐了下來，然後張老師開始指導嬅嬅「POP3 和SMTP你懂嗎？是電郵協定。」

「紀旻，妳呢？妳應該懂吧！」

「妳們要努力，妳們畢業後我會介紹工作給妳們。」

「唉.....原來我都只是意識來。」張老師忽然地說。

「電腦的技術很難哦！紀旻妳是怎樣溫習的？妳上次都有九十分。」嬅對紀旻說。

紀旻呆了一呆未回應，然後張老師便對嬅嬅說「她都不是地球人，她是外星混血兒來，她人都沒感情的，我們不能跟她相比。」

「哈哈哈哈！」紀旻忽然在大笑，因為老師說她是外星人。

「今天她哥走來說的。」張老師小聲喃喃自語說。

「吓.....紀旻有哥的嗎？她沒哥的。」嬅嬅竟然聽到張老師小聲地說的話。

但張老師沒回應。

「DHCP妳懂了嗎？妳知不知道是甚麼？妳一定要懂，我們未來靠妳的。」張老師對紀旻說。

「哈哈哈，我直覺還懂吧！」紀旻一向相信直覺，她對張老師的怪話也沒在意。

「電腦中的中央處理器即CPU都是用動物的腦皮層造的，所以使用電子產品是既殘忍又不環保的。」張老師說。

「最初大家都以為那人是美美，我不擔心，因為我都不喜歡她，但現在他們說美美可能只是複製人，妳才是.....唉.....」

然後，張老師轉眼看見紀旻的手機上吊著的白貓玩偶匙扣，便說「原來妳真是喜歡白貓的.....」

張老師在說了一堆怪話，但當時她們兩人都沒在意。

到了明天，女同學索妮走來說要幫嬅嬅玩塔羅牌占卜。

「我可幫你卜一下，你男友有多愛妳哦。」索妮說。

「是嗎？」嬅嬅高興地說。

於是她們一行人來到了學校的飯堂坐下，索妮正準備排好塔羅牌給嬅嬅占卜。

「妳先抽三張牌哦。」

「嗯.....妳男友是我們學院的學長哦！」

「嗯.....」索妮正研究著嬅嬅抽的牌。

「他很愛妳，妳們會結婚的。」索妮說。

「哈.....真的！妳很準，我男友是我們學長，他上星期向我求婚，不過我拒絕了，我們還這麽年青，不用這麽早結婚。」嬅嬅一面如沐春風地說。

在嬅嬅的右手位置放了一份功課，這功課是群組功課來，功課上寫了嬅嬅、紀旻、Alice和美美的英文名。

當中，其中一行寫著「Psyche Fan」一字。

索妮問嬅嬅「Psyche Fan是誰？」

「哪就是紀旻，還有誰叫Psyche姓范。」嬅嬅說。

「甚麼？」嬅嬅問索妮。

「紀旻的英文名不是叫Amanda嗎？我之前聽過.....」索妮說。

「哈！Amanda這個名只是紀旻在第一學年時自己亂改的，Psyche才是她真的英文名哦。」嬅嬅說。

「嘻 ！是啊！」紀旻也微笑著回應。

索妮突然露出一個十分驚訝的表情，並小聲地「吓.....」了一聲，然後望了紀旻一眼。

「原來是我弄錯人.....啊.....沒事哦！我沒事，我們繼續。」索妮慌張地說。

但到了第二天，索妮就忽然退學了，從此她們再沒有見過索妮。

在學生會中，那班新紀員論壇的會員中，瑪莉說「我朋友索妮她說她退學了，她說她不讀了，她原本和我都一起在教會認識「主」的，其實索妮比我們年長幾歲，只是她樣子長得年青，她真正的職業其實是一位電腦插畫家來的，這次是「主」叫索妮進這學院找他女兒做朋友，因為主的女兒就是羽深，但索妮這次突然退學，她都沒有向我說清楚是甚麼原因哦！」

不過即將退學的人，不只索妮，還有.....

一天上課，阿賈和阿諾都正坐在課室較後的位置，而女孩們一向喜歡坐前面。阿賈和阿諾剛在電腦上寫好了程式,，並在最後一行打上「me.close（ ）」。

然後他們兩人舉手叫黃老師來核對。

一名女士走來他們身邊，她就是黃老師，黃老師看了他們電腦螢幕上的程式，然後說「你們兩人的程式寫好了嗎？你知不知這句編碼怎樣解？」

「都是加加減減，還有甚麼。」賈說。

「這個跟筆記改編的。」阿諾說。

「那這句呢
？你們懂嗎？你們知不知道個中意思？」黃老師質疑地問他們兩人，好像十分不相信程式是他們自己做的，

「Q Forum是我們製作的論壇哦！這些程式我都還算懂的。」阿諾說。

「你們Q Forum，不是很Q。新紀元論壇才是王道。」黃老師說。

然後阿賈和阿諾都黑著面，無奈地望著老師。看來是他們被黃老師精神侮辱了吧。

然後，到了下課，阿賈、阿諾、阿希、阿發等人一行人下樓梯去放飯，然後後面有一名是新紀元論壇會員的男生從他們背後一邊大笑一邊大叫「你們Q Forum,是Kill Forum才對，你們死了沒有，都被我們Kill了，Kill Kill Kill Kill Kill Forum。哈哈哈！」

他們整行人都被人嘲笑，沒有面子、黑著面地去放飯。

然後，阿賈一行人走到了一間茶餐廳，他問站在門口的店主姨姨「請問這裏有甚麼好吃？」

「有豬扒、牛扒、雞扒.....那你想吃甚麼？」店主姨姨說。

「有黑椒汁嗎？」賈問。

「當然有吧！」姨姨說。

「黑椒汁！正！我們進去吃吧！」賈說。

於是，他們一行人坐下來吃牛扒，阿賈興高彩烈地把黑椒汁倒上牛扒上，然後說「嘩.....正哦！渣渣聲！」

「你還這麼高興？」阿諾問賈。

「不！我今天很憤怒，但還是要吃我的黑椒汁。你也是，對嗎？」賈說。

「當然哦！其他學生和我們不同派別還算了，連那個黃老師都嘲笑我們，正混蛋！」阿諾說。

「不如，我們算了，一起退學，去其實地方玩吧？好嗎？」賈說。

「好！反正這學院都容不下我們。」阿諾說。

另一邊一個皮膚黑黑的男孩阿希說「你們想清楚了嗎？我就不退了，家人不會接受。」

「他們那班人只是物以類聚.....我不會理他們」發說。

「我朋友，阿英.....他早半年前也退學了。我想我都是時候走了，去其他地方玩吧！一定有更好的。」賈說。

「我都不讀了！」阿諾說。

然後，到了下午的課，阿賈和阿諾都失蹤了，他們去了影印房，在傳真退學申請表等文件，傳真後，他們兩人都狠狠地走了。甚麼都沒留下來.....

在這兩個同學消失後，Q Forum也完了。紀旻也感到他們的黨派也沒了，只餘下新紀元論壇。

一天，紀旻在上聰老師的課，紀旻把已完成的習作拿去課堂中的老師桌上給聰老師，聰老師忽然舉起手向走過來交習作的紀旻眼前「拍」了一下手指。然後他說「他們說要妳上大學！嗯……我想看妳是不是催眠不到……」

「吓……？」紀旻奇怪地說，不明白聰老師說甚麼。

「沒事，你回去吧！」然後聰老師再「拍」了一下手指。

到了放學，紀旻和Alice一起回家，她們經過迴廊，迴廊頂上有一條火車天橋，在有火車經過時發出「滾滾滾……隆隆隆……」的火車聲。此時，Alice忽然說出一連串怪話，她的眼神也好像想哭。

「主說，你才是她女兒鈴鈴，他說你和他一樣喜歡吃芝麻餅，所以你才是真的，你才是小娜！」

「主說，神龍曾向他說過他會來救你，但他直到現在都沒有出現。」

「主說，他很快會認回你這個女兒。他還說我將來也要做潛意識……」

「嗚……」Alice正想哭起來。

「他說，這條街道都是你作出來的。」

Alice說了一堆紀旻不明白的話。

「哈哈哈哈，甚麼來的？這條街道怎會是我作出來！甚麼是潛意識啊！誰是小娜？《神探史提芬》的女主角小娜嗎？」紀旻一邊大笑一邊說。

「哈哈哈！神龍又是誰？」紀旻問。

「對啊！他說自己叫阿驨，但現在還沒有人知道他是誰。」Alice說。

「真是有龍的嗎？我小時候在睡房也見過，哈哈哈。」紀旻大笑著說。

然後，紀旻轉向柴灣角公園離去，回去她的家。

不久，這個學期快完了，在這學期的最後一天上課，莉莉老師說了一番話。

「我們學院與聖約櫃公司合作，舉行了一個暑期工作，看你們有沒有興趣做，聖約櫃公司是一所大型物流電腦公司，如果你們參加可以學到很多關於資料庫的知識哦！」莉莉老師說。

但對於一向內向的紀旻，她當然不會去做暑期工。於是，接下來的暑假，他都是躲在家中玩電腦遊戲。

到了下學期，到了開學當天，所有事情都發生了大逆轉。

世代之門 第四章 我們的啟示錄（三）

一向對紀旻關愛有加的胖女嬅嬅，她那霸道、自大、虛榮的性格表露無遺。

「甚麼？你在做甚麼？你不是很強的嗎？為甚麼說這功課你不懂做？那我們怎交功課。」嬅嬅凶神惡煞地對紀旻說。

紀旻嚇得呆著面，但她沒有回應嬅嬅。

至於班上的其他男生，他們看見紀旻被嬅嬅欺負，他們一言不發，連眼神都沒有看紀旻一眼，好像是大家都怕了嬅嬅這個死肥婆，免得得罪她，所以自從阿賈和阿諾退學後，根本就沒有男生會站在紀旻那邊，男生們還認為那個紀旻不是一直都受到嬅嬅寵幸的嗎？所以一定不用他們幫忙吧！

然後，嬅嬅黑著面，然後她走去和鄰班的一個女孩一起去了放飯，紀旻只是跟著她們後面隨行。其間嬅嬅和那鄰班的女孩在談笑風生，完全不理會紀旻。

「小藍！你去過那裏旅行？」嬅嬅問。

「我暑假時去了日本哦！」小藍說。

「我暑假去了澳洲的姨姨家呢！是呢！你去日本有去主題樂園嗎？」嬅嬅問。

「有啊！那裏很正！」小藍說。

「我都去過那個樂園四次了，小時候我經常去的。對哦！你有看到日本航空的空中小姐嗎？她們全都很漂亮！我也很想做空中小姐啊！聽說日本航空的空中小姐不用長得很高的，一米六已可以了！」又肥又胖的嬅嬅說，完全不知醜。

「是啊！我都喜歡留意日本空中小姐，她們真的很漂亮呢。」小藍說。

然後，她們三人上了校車，校車是接送學生到柴灣角商場放飯和來回校的短途校車。

嬅嬅和小藍一起坐了車上右手邊的三人坐位在談笑，那個胖女嬅嬅，胖胖的她一人已擠滿了兩個坐位，而紀旻只好一人坐她們對面的一人坐位，好像被她們杯葛。

飯後，到了下午的課，這課堂只有嬅嬅和紀旻的學科需要上，但嬅嬅還邀請小藍伴她上課，嬅嬅要求一行女生都坐在課室最後的位置，好讓老師看不到她們在聊天，而坐前面的全是男生，老師和黑板的視野全被一堆男生的背影擋住，紀旻根本完全上不到課。

接著，紀旻和坐在她鄰近的阿希說話。

「小賈他們幾好嗎？」

「聽說他們兩人去了一間電腦遊戲公司工作哦。」希答。

「是嗎？我現在都不想讀書了，我都想和他們去工作.....」紀旻用一雙失落的眼神跟阿希說。

「不好吧！妳也要走.....我會掛念妳的。」希說。

放學校後，紀旻很不快樂，她在學校門前抬頭望著校園想了一想，心中想「我最初以為進了這學校會像進了魔法學校一樣驚喜和快樂，但現在已不是了.....我想我都要走了。」

回家後，紀旻哭著向多美說「我受夠了，我不讀了。」

「不要緊，不讀書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做的。」多美說。

然後，姨媽也到了紀旻家，她也向紀旻說「讀不上，那就不讀吧！反正外面還有很多工作，找些簡單的工作做吧！人工少點也不要緊哦！」

到了明日，紀旻走上教員室找學院院長老師說「老師，我要退學了！」

那高大的男院長老師說「我知，嬅嬅都向我說過你打算不讀了！嗯.....就這樣吧！你去校務處申請一張離校證吧，這是一張行街紙，待你想回來先回來吧！」

紀旻一聽完老師的話，她就急不及待去了校務處申請離校證了。她覺得其實自己走了根本不會打算回來，她也不是姨媽說的讀不上，而是她在這裏受夠了！連自己有機會升讀大學的機會也不要了.....

.....

突然響起音樂鈴聲，阿賈在辦公室中的電腦桌接過電話。

「喂？」

「喂，賈仔啊！我煲了湯啊！你和你朋友放工過來喝吧！不過我沒有煮飯，你們自己帶飯哦！」一名大叔在電話中和阿賈說。

「又是阿宏，叫我們去喝他的湯.....」賈和在他鄰近的阿諾說。

在他們兩人一同放工後，阿賈和阿諾去了買燒味飯外賣然後上了一個單位。簡樸的單位中有一名大叔，他家的飯桌上放了一煲蓮藕湯。

「你們來了吧！試試我的湯吧！」大叔說。

「是呢，近期我正在玩足球的電腦遊戲啊！賈仔你有玩嗎？」

「足球電腦遊戲？你找阿諾吧！他才是高手。」賈說。

「那諾仔你可跟我玩嗎？」大叔有禮地問到。

「可以啊！跟你玩一兩盤吧！」阿諾說。

然後，宏大叔高興地和阿諾玩足球電腦遊戲。

阿賈一邊喝蓮藕湯一邊看，一邊在發出笑聲「嘻.....嘻.....嘻.....嘻.....」

「唉呀！我又輸了！諾仔你真強啊！」宏大叔說。

在足球遊戲玩過後，宏大叔突然望著阿賈，然後宏大叔伸出雙手緊緊地擁抱著阿賈，並流起淚來.....

「賈仔！嗚嗚嗚.....」宏大叔抓緊住阿賈說。

「甚麼事啊？阿宏！」賈說。

連阿諾也看到目定口呆。

「我這個年紀，沒有親人，沒有妻兒.....只有賈仔你對我這麽好.....嗚.....」

「嗚嗚嗚.....多謝你們.....」宏大叔哭泣著說。

「好了阿宏！我知道.....我會多點上來找你。」賈說。

到了明天上班，賈提出自己離職，並即日失了蹤.....連這幾天的工資都沒取。他還向阿諾說「如果有人問起我去了哪，你就向他說我去了美國讀書。」

於是，在他們公司一名同事走來問阿諾「你朋友呢？他為何走得那麽急.....」

「他說他去了美國讀書.....」阿諾直接回答。

「吓.....是嗎？又會這麼突然.....」同事說。

「.....」阿諾沒回應。

然後，阿諾在辦公室中開了交友聊天程式。

突然，紀旻傳來信息。

「我都跟你們兩個一樣逃學了。真的受不了那裏，但我現在要找工作了。」

「是嗎？不緊吧，那裏根本不是好地方，容不下我們。」阿諾回應。

「但我現在不知可以到哪裡工作.....」紀旻在聊天程式中回應。

忽然，在阿諾背後站了一名年青的女主管，她正看著阿諾和紀旻的對話，但她並不是在責罵阿諾上工玩聊天程式，而是說「你朋友嗎？叫她上來這裏上工吧！我請她。」

「我主管說她請你。」然後阿諾在聊天程式中向紀旻說。

「真的嗎？」紀旻在聊天程式中回應。

「真？」紀旻驚訝地回應。

「是哦！」阿諾回應。

「但我不懂去你公司。」紀旻回應著。

「明天到中環站等吧！我帶你上來。」阿諾說。

忽然，紀旻好像出現了轉機。

到了明天，紀旻八時四十五分到了中環地鐵站，這是她第一份全職工作，心裏很緊張。

「這……」一名男生走來示意她，相信就是阿諾。

紀旻之前在學校並不知道阿諾真身是誰人，這次一看，覺得他樣子比紀旻想像中醜。

接著，他們上了中環一幢商業大廈，大廈的裝潢美得像酒店，底層還有管理員在管理處。他們上了升降機到了第九樓，出來是一所辦公室。

公司的女主管安排紀旻坐在阿諾鄰近，即原本是阿賈的空位。

「你好！我是Candy，你先坐這裏，你有帶履歷表和證書嗎？」年青的女主管有善地對紀旻說。

「有啊！」紀旻高興地拿出履歷表和證書給她。

「好的！你的職位是線上遊戲的客戶服務員，我們正開發一套賽馬線上遊戲，我們遊戲還在測試中，你有甚麼不明白可以問我哦！是呢，你剛讀完書你想做甚麼工作？」Candy說。

「我想做文職的……」紀旻說。

「是嗎？好的，若我有文職工作就抓你幫手吧！」Candy說。

然後，紀旻坐了在自己的電腦工作桌前，打量了周圍，發現其他同事都好像很用功地工作似的，但紀旻坐了半天，並吃了很多公司提供的免費芝麻餅乾和氣水，都沒人安排工作給他，她半天都在邊吃邊用自己工作桌上的電腦在滑網頁，十分無聊。

然後阿諾向她說「你聽收音機嗎？有沒帶耳機？」

「有啊！」於是紀旻用耳機插著主機聽收音機，她還播著音樂，「砰砰砰砰砰的……」，是死亡金屬風格的搖滾樂，直到無聊地坐到午飯時間。

「午飯了！吃甚麼好？」一名男同事問。

「去茶樓飲茶好嗎？」一名電腦程式員的同事說。

然後，紀旻便跟著大隊去了一間高級茶樓飲茶，但紀旻只是吃了很少點心就不吃了。

「你不吃點心的嗎？」坐在她旁的阿諾問她。

「我不太吃中餐.....」紀旻一向都愛吃西餐.....

「妳是西冷紀旻吧！哈！」阿諾笑著說。

「這就是妳第一份工作啊！是我介紹妳的。如何？」阿諾說。

「還好吧.....」紀旻笑著回應。

在茶樓圓桌上，坐在紀旻對面有一名女同事，她身形高瘦、長卷髮、穿著黃色套裝，年若三十餘歲.....她右手拿著筷子，用筷子插著燒賣在吃，看來她像是不懂用筷子進食，然後她從口袋裏拿出火機點燃了香煙在吸煙。

紀旻一看到她，就感到她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覺得此人不好嘲野，她看似不是正經人家，看似是黑社會女頭目似的。

不過奇怪的是，這次飲茶他們都沒有人付錢，而是由公司支付這餐午飯。

到了第二天，紀旻照舊坐上自己的工作桌上一邊聽收音機和搖滾樂一邊在發呆，然後午餐時間又有同事外賣了幾個比薩套餐。全公司的職員都在大口大口地吃比薩，還有同事一邊吃一邊在玩公司免費供應的電視遊戲機。

「去吃些東西吧！不用客氣。」一名男插畫師向紀旻說。

「好啊！謝！」

同樣地.....這餐飯都是公司付款，不用錢就能吃飽飽。

然後，阿諾和坐在他們兩人對面的兩位男生一起在網上交友聊天程式開了個群組，加了紀旻一起，他們四人都坐在工作桌上假裝工作，其實他們四人都正在用電腦上的聊天程式在互相傳送廢話聊天渡日。

不久，紀旻終於知道，這間公司的同事看似都很努力工作是扮的，整間公司的人都是在假裝工作，在做自己的事，例如上網、繪畫、聽收音機、玩線上遊戲或是和紀旻他們一樣在聊天程式中開聊天會議在互相傳送廢話在閒聊。原來這公司是由一所大財團開的電腦遊戲分公司，只是一個燒錢部門。

坐在紀旻背面的女子，剛吸完一口煙回到工作桌坐下，正是那名黃衣女子。坐在她左手邊桌的一名男同事在跟她對話。

「多美！這個真的是妳女兒？」男子問。

「當然是。」

「那.....那個美美呢？她明明長得跟妳女兒一樣。」

「那個是複製人吧！」

「妳怎知道？」

「我女兒是甚麼都不懂的，那個人又這麼懂事，一定不是我女兒。這個才是，我女兒眼睛是有卧蠶的，我一聽到她說話的語氣就知道她是我女兒了，而且我兒子都這樣說。」

紀旻聽到背後的女人說話，但當然不知她說甚麼。

接著，那女人示意紀旻、阿諾和另外對面桌的兩個男生進會議室，說要開會。

「所有CS進來！」女子說。

「我是Mimi，現在是你們上司，我準備了一系列我們公司客服員的準則和對白，你們一定要跟足，那我先示範給你們看！」女子說。

「假如我接到電話。」

「喂！你好，這裏是阿乃人電腦遊戲公司，我是你的客戶服務員，我叫Mimi，有甚麼幫到你？」那女上司說。

「先由紀旻開始吧！」女上司說。

「我？我……喂！你好，我是紀旻……啊……啊……啊……」紀旻口吃著，並十分緊張。

「我……是阿乃人公司……」

紀旻完全不知自己在說甚麼。

然後，上司mimi要求餘下三名男生唸對白，他們全都唸得十分好，只是紀旻唸不到……

「好吧！大家都做得很好，只是紀旻跟不上我們進度。」上司Mimi說。

「紀旻！你進度不好，會拖慢我們整隊人，你知嗎？」Mimi向紀旻說。

「啊……我知……」紀旻答。

「你要加倍用功吧！好！散會。」上司Mimi說。

然後，公司突然出現三名穿西裝的大叔。

忽然，全公司的人都戰戰兢兢，細聲說「大老闆來了……大老闆來了……」

然後，全公司的同事都用電腦打開著測試中的遊戲程式，在假裝工作。

一名西裝大老闆走到紀旻坐位的位置，正在紀旻的背面看著紀旻。然後，其餘兩名大老闆都跟隨著走到紀旻背後，而某幾位阿乃人公司的主管同事都跟隨著大老闆走到紀旻的背後，向著大老闆在微笑，像在表示他們努力製作出來的賽馬遊戲的成果。而紀旻也立即打開測試中的遊戲，在控制一匹馬在馬

場中賽跑，不停重覆著玩遊戲中的的賽馬比賽，假裝自己正在工作和測試遊戲程式。

三名大老闆只是來看一看遊戲的完成進度，不出半小時，他們就離開了。

「Yeah！走了！」同事們在大老闆走後都歡喜若狂似的。

這公司原來除了遊戲業務外，還有娛樂業務，間中會看見有漂亮的女模特兒上來簽文件。

在Mimi鄰近那位男同事和紀旻說「這裏有一些出席過活動的模特兒電話，妳幫我打電話給她們，和她們說她們較早前出席活動的薪金已匯了她們銀行戶口了。」然後男同事把一堆寫滿人名和電話的名單給了紀旻。

於是，紀旻跟著做，她撥著電話「喂……你好！你是Wendy Chan嗎？你較早前出席阿乃人公司工作的薪金已匯到你銀行戶口了！」

「喂！……你好！你是Cindy Wong嗎？你較早前出席阿乃人公司工作的薪金已匯到你銀行戶口了」

「喂！你好……你是Sandy Chung嗎…… 」

紀旻跟據文件上的模特兒名單，著個撥電話給她們，直至放工前，她已完成了，她好像進步了不少。

不經不覺，紀旻上工已有一星期，她每天都在公司的辦公室發呆，用網上聊天群組和坐在她旁邊的阿諾等人，用電腦上的聊天程式聊廢話，明明人就在旁邊，但也不能大聲聊天，他們四人都像聾啞人士，在假裝工作、一言不發，但其實全公司的人都是正在用電腦上的聊天程式在閒聊。

突然，一名化著濃妝的女子走進公司。

聊天程式中，他們四人說「嘩……甚麼人來……的」

「聽說是來見工……」

「她好像紙紮公仔……」

然後四人都掩著口。

「忍笑好辛苦哦……啊啊啊！」

「很想大笑啊！」紀旻也在聊天程式回應著。

「咦！西冷紀旻今天還在奮機聽死亡金屬歌曲嗎？」阿諾在聊天程式裏說。

「我正在聽bla bla bla die die die」紀旻回應。

「哈，bla bla bla die甚麼來……是bra帶嗎？」另一同事在聊天程式說。

「哈哈哈哈！是bra帶旻！」同事們在聊天程式中一邊聊天一邊打著「哈哈哈……」等字眼，真人在掩著口鼻忍笑，還在假裝工作……

此時，紀旻都一樣在掩著口鼻在忍笑中。

到了第二天，紀旻如常上班，不經不覺她上工已兩星期工了，她已很累，累得快要睡著。快要爬在桌上似的。

一名不明的黑衣的長髮中年男子走進辦公室內的會議室喃喃地說「她快死了，只要她一倒下，戰爭就開始，而且你們公司的老闆還看中她去當模特兒.....要開腦的。」

然後，黃衣女子Mimi走進辦公室，她右手拿著一個名牌手袋，左手拿著一根已點燃的香煙走進工作桌，她表情呆滯，但還露出嚇人的眼神。然後她用普通話喃喃自語地說「W n'ér bù ki no！」（我女兒不開腦！）

「紀旻！進一進來會議室。」Mimi說。

於是紀旻進了會議室坐在女上司對面。

女上司Mimi她拿起一根香煙，並拿起一把火機點燃香煙，她呼了一口氣，然後在紀旻面前吸了一口煙，再吐出煙霧。

紀旻看到Mimi高瘦的身影，一直很怕的女上司，為何忽然間感到一點親切感，好像是熟悉的感覺.....有點像母親，不過紀旻心想「但我怎會有像她這麼年青貌美的母親.....」

「我們公司要改制度，要輪班工作，要凌晨當值的，你是女生真的不適合，因此我現在出糧給你，出到今天，然後你可以走了！知嘛？」然後mimi在支票中寫了銀碼給了紀旻.....

紀旻說「我知道了。」

世代之門 人物設定集（第四章）

第四章 出場人物

阿諾

柴灣角職業學院電腦系第二年的插班生，與賈一起申請退學，然後去了阿乃人遊戲公司工作，與阿希十分友好，被賈說他們兩人是同志。唯一口才和才智能與賈對抗的人。和紀旻在同一公司工作，使得紀旻經常跟著他。

阿希

柴灣角職業學院電腦系第二年的插班生，與阿諾十分友好，被賈說他們兩人是同志。皮膚黑黑、是一名中菲混血兒，喜歡女歌手Renee love，家住太古。

阿英

柴灣角職業學院電腦系學生，讀了一年已退學，是賈在校中的朋友，高瘦，頭髮雜亂和喜歡穿著國地雜誌標志的外套。

阿發

柴灣角職業學院電腦系學生，口頭禪是「物以類聚」，皮膚白皙和喜歡用髮臘臘頭。

嬅嬅

柴灣角職業學院電腦系女學生，紀旻的朋友，志願是成為一名闊太，一名又胖又霸道的香港女生。

Alice

柴灣角職業學院電腦系女學生，皮膚較暗、大鼻子，喜歡台灣男歌手J。

美美

柴灣角職業學院電腦系女學生，大眼睛且嬌小可愛，近乎全班所有男學生都對她著迷，與上層世界的李深的樣子相像，因而被誤為是李深。

索妮

柴灣角職業學院電腦系女學生，新紀元論壇創壇成員，因為被李光指使她到柴灣角職業學院電腦系找他女兒做朋友而進了學院。真正身份是一名電腦插畫師，比紀旻她們要年長幾歲。

瑪莉

柴灣角職業學院電腦系女學生，新紀元論壇創壇成員，索妮的朋友。同樣為尋找李光的女兒羽深（李深）而來。

張雄老師

柴灣角職業學院電腦系的一名男老師，聲線像機械貓、身形圓滾滾，說話有點囂張，是一名愛國份子。是紀旻和嬅嬅最喜歡的老師。

聰老師

柴灣角職業學院電腦系的一名男老師，曾在第三章出場，同樣是楊安迪那行特務的人，懂催眠術。用催眠術令自己受聘為柴灣角職業學院電腦系老師。

莉莉老師

柴灣角職業學院電腦系的一名中年女老師，認識湯美（李光），也知道內情。但也誤以為美美就是湯美女兒。

黃老師

柴灣角職業學院電腦系的一名女老師，主要教授程式課。看不起賈和阿諾他們。

阿宏

阿賈的一名大叔朋友，因為無妻兒，所以和阿賈要好。

Candy

阿乃人電腦遊戲公司主管，是一名年青女子。

阿曉

聖約櫃電腦公司職員，是阿諾家人朋友的兒子，介紹阿諾等人來聖約櫃電腦公司工作。喜歡女歌手Renee love。

阿Key

聖約櫃電腦公司職員，他稱希望在2012世界末日前可享用智能電話一年。

神祕高手三名大叔

在香港伺候器工作的管理員，阿Key稱他們是電腦高手，來歷不明。

世代之門 第四章 我們的啟示錄（四）

然後紀旻就忽忽離開，連向阿諾說再見都沒有，就走了。

紀旻剛才還很累，這一走，她精神像好了很多，心想「終於可休息了.....」

紀旻上了巴士，然後電話信息響起「沒事嗎？」是阿諾的短訊。

「我沒事」紀旻回給他。看來是阿諾擔心紀旻被炒，怕她會不開心.....

當然是沒事，她其實是很累，累到快倒下，快點回家睡不知多好。

紀旻回家後看見母親多美，因為今天是星期天，所以多美不用上工，只是紀旻公司要上工，紀旻告訴多美自己被炒了，然後她就上床睡了。

「我被炒了！太好！我頭很暈，先睡了。」紀旻說。

「不要緊，你都說你上司不喜歡你，她炒了你你也放鬆了吧。」多美說。

然後，紀旻睡著了，她在睡夢中還聽到母親多美在家中聽粵曲的聲音。

「落花滿天蔽月光.....」

多美的嗜好是聽粵曲。

到了明天，紀旻去了外婆家，即美樂花園一樓的H室單位暫住，因為多美要上班，所以交由H單位中的姨媽倍伴和照顧紀旻。

每天不夠九時，姨媽房間中的窗戶就傳來市集的嘈吵擺賣聲.....「吸水棉地拖.....非常好用.....吸水力特強.....地板一拖便乾淨.....大華百貨還售四百元.....現在這裏百多元就買到了.....」窗戶外傳來重覆的擺賣呼叫聲。

紀旻被吵醒，看見姨媽正在玩電腦遊戲。

紀旻起床，也和姨媽一起玩遊戲玩了一個早上，然後外婆準備好午飯，午飯後便等三時再吃下午茶，她天天在吃和睡覺。

到了晚上，她的電話響起。

「西冷紀旻，好嗎？」「阿賈又要心靈慰藉了！」

原來是阿諾，他們正在開三人電話會議，接著接上阿賈的電話。

「嘩.....你那個T7.....」賈說。

「甚麼事啊！保安主管？」諾說。

「吓.....小賈是保安主管？」紀旻問。

「我離開阿乃人電腦遊戲公司後去了做保安，今天升了職做保安主管了，世界很大，自有留人處。」小賈說。

「阿諾啊！你還在阿乃人公司遊蕩中嗎？你就好吧，讀了一年電腦學院就畢業了.....我都讀了兩年，沒你那麽厲害.....」賈說。

「阿賈啊！你一離開阿乃人就高薪厚職當了要保安主管，我怎夠你厲害呢.....」諾說。

「阿諾啊！」賈說。

「阿賈啊！」諾說。

「阿諾啊！」賈說。

「阿賈啊！」諾說。

「阿諾啊！」賈說。

「阿賈啊！」諾說。

「阿諾啊！」賈說。

「阿賈啊！」諾說。

他們兩人互相呼叫著對方名字.....然後紀旻大笑起來.....這兩個人都是怪怪似地.....

「阿諾！你的口今天真是特別臭，像吃屎一樣。」賈說。

「阿賈！你才是屎吃掉了這男孩。」諾說。

「哈哈哈！」紀旻大笑著。

「紀旻，你是西冷人，你會煮肉醬意粉嗎？」阿諾問。

「還會啊！」紀旻說。

「好！不如我們逢星期六去你柴灣角公園的涼亭搞一個意粉聚會好嗎？是阿希叫的。」諾說。

「好啊！」紀旻說。

「阿賈，你會來嗎？」諾問。

「我當然會來，還會帶我的賤內一起來.....像你一樣帶你那個男同志阿希來一樣。」賈說。

「賈的賤內是小如嗎？」紀旻問。

「是啊！她網名叫紓夜。」賈說。

「甚麼？She Yeah！」諾說。

「T7，你的口真是臭.....」賈說。

「你都很臭呢.....」諾說。

「為甚麼阿諾叫T7？」紀旻問。

「是公差，T（1）、T（2）、T（3）、T（4）.....T（7）.....他剛好排第7，數學堂老師教的。」賈說。

「嘩.....阿賈的數學很強啊！」諾說。

「我不懂計數，只會算X數。」賈答。

「哈哈哈.....」紀旻大笑著。

很快就到了星期六了。紀旻準備好肉醬意粉帶到她家外的柴灣角公園涼亭。

先是阿諾，他和身後的阿希一起來。

「嗨！你們到了！」紀旻說。

「我帶了撲克牌，一會可以一起玩吧！我還帶了手提電腦，可播歌曲的！」諾說。

「你兩位男同志真是早哦.....」賈終於到了。

「她是我賤內.....小如！」賈指著他拖著的女孩說。

小如也是紀旻的中學同班同學，她皮膚白皙，內隻眼皮，身形瘦削、留著齊耳短髮。

「小如啊！我很想念妳啊！」紀旻說。

「哦.....原來她就是She Yeah！」諾說。

阿賈聽到She Yeah 這稱呼，他氣得黑著面.....一言不發。

在如此尷尬的時刻，阿希便大聲說「我們聽聽歌吧！不要生氣了！」

「來！先聽首飲歌.....」希說。

「好！先我來！」賈說。

「我直入元朗，你老豆疊羅漢……阿希不釋放……」賈唱歌起來……

諾說「嘩……阿賈怎麼如此興奮哦！真是exciting 。不！是翼西亭！這個涼亭就是翼西亭。」

「是啊！不如這個涼亭就以翼西亭命名吧！」紀旻說。

「那……我的飲歌呢……我要聽我的女神Renee Love啊！」希在手提電腦中一邊找歌曲一邊說。

「不如聽這歌吧！」諾說。

「請你滾 滾出去……你愛滾不配做人 爬出去……」

他們幾人在涼亭中一邊吃肉醬意粉，一邊在高聲唱歌，十分吵鬧。

「小如，你最近生活好嗎？」紀旻在吵鬧的歌聲中問小如。

「我現在正在做地產文員哦！還不錯吧！」小如說。

「妳真好啊！我還是失業……」紀旻說。

「不要緊！慢慢找吧！」小如說。

「怎麼！你煮的肉醬意粉顏色很紅？」賈說。

「因為我加了番紅花哦！」紀旻說。

「番紅花是甚麼來?」賈問。

「是一種貴價香草……」紀旻說。

「西冷紀旻真是高級哦！」諾說。

他們幾人的嘈吵聲響遍柴灣角公園。一頭黃色的橘貓也走了來涼亭的長椅躺著睡。

「柑柑！一起玩吧！」紀旻對小黃貓說。

「喵……」小黃貓叫著。

「柴灣角……有座翼西亭……五個木嘴在唱歌……在唱歌……你又唱我又唱，一唱就跌咗落河……」

到了下一個星期六，阿諾和阿希在翼西亭中的地面鋪了一幅飛機場的模型版圖，然後在版圖上放著飛機模型。

「紀旻，你來看！鋪好了！」阿諾說。

「嘩！真的很像啊！我都是第一次看見飛機場的。」紀旻說，其實她從來沒去過機場的。

「這是我的大白鯨客機哦！漂亮嗎？」阿希對紀旻說。

「好漂亮啊！」紀旻說。

突然，阿賈跑了出來，他手上拿著一架美國B2飛機模型，並說「我是101空降師，我現在登陸阿基諾機場.....焦焦焦.....焦焦焦.....」

「阿希你是菲律賓混血的，你鄰近那個阿諾原來就是你的總統先生吧.....我焦焦焦.....我要轟炸你們阿基諾機場！」阿賈拿著B2飛機模型在阿諾和阿希的機場模型版圖中撞來撞去.....

「好吧！你再繼續，我就把你的罪行給She Yeah看！」阿諾向賈說。

「小賈有甚麼罪行？」紀旻問。

阿諾拿起手機，打開手機中的一張照片給紀旻看。

照片原來是一名大叔正緊緊地擁抱著阿賈在疼哭.....

看來是阿諾上次在宏大叔家中偷拍他們的.....

「哈哈哈.....哈哈哈.....」紀旻大笑著。

「你有種。阿基諾總統.....」阿賈不憤地向阿諾說。

紀旻打量了賈，覺得他都比以前初初在學院認識時長高了不少！除了賈長高了，阿諾和阿希，這幾年大家都同樣明顯長高了不少。而紀旻自己都比起剛剛進學院時長高了四厘米。

幾天後，阿諾撥電話給紀旻「阿乃人公司昨天終於倒閉了，包括我和所有職員都被即時解僱了.....是呢！有相熟的人介紹了另一份工給我！聽說只是在電腦公司接電話，還叫我帶多些朋友上去一起面試，並說一定會請的，你有興趣嗎？阿希都說會來。」

「好啊！反正我都找不到工，甚麼工我都想試啊！」紀旻說。

「那下星期五，我們三人一起上去那間公司面試吧！」諾說。

到了星期五，他們三人相約在創世之城商業大廈下的一所快餐店等。然後先由阿諾上去創世之城大廈上的那所公司面試。

「妳很緊張嗎？」在快餐店中的阿希問紀旻。

「少少吧！不知是甚麼公司，還說一定會請我們，很神奇啊！」

然後，紀旻和阿希在快餐店的玻璃牆中看到阿諾已面試完了，他一邊梳理住頭髮一邊慢步走回快餐店.....

「到我了，我先上去看看！」希說，然後希上去了。

紀旻看到回來了的阿諾，問他「真是會請我們嗎？」

「應該是！他們早就說會請我們！」諾答。

「其實你是怎認識到這間公司？」紀旻好奇地問。

「是我家人相熟的朋友介紹的，他們的兒子正在這裏工作的。」諾說。

一會兒後.....「我回來了！」是阿希回來。

「啊！那到我上去了.....」紀旻以十分緊張的心情上了創世之城大廈的升降機，並按了十五樓，出升降機後，她戰戰兢兢地按下那公司辦公室門前的門鈴。

「你好！」開門的是一名帶眼鏡、高瘦的年青男子.....應該就是阿諾說的那個跟他家人相熟的那個介紹人。

「你好！早晨！」紀旻走進辦公室說。

她看到寫字桌中坐了一名高大、深眼窩、電曲了頭髮、看似很瀟灑的中年男子。男子的桌上右手邊放著一本《神探史提芬》的小說。

「你好！歡迎！我叫湯美，是聖約櫃電腦公司的電腦總監。請就坐吧！妳自我介紹一下。」男子說。

「你好！我是范紀旻，我曾經都是柴灣角職業學院電腦系學生。」紀旻說。

「啊！柴灣角職業學院電腦系的老師我也認識他們。」湯美說。

「你不用緊張，先告訴我一下你是怎樣安裝電腦作業系統的呢？」湯美問。

「把光碟放進電腦的光碟機，按F11進入藍色畫面，跟著按鈕按，格式化硬碟再按安裝。」紀旻答。

「嗯！那我介紹一下本公司，本公司負責接電腦外判工程，我們也有伺服器房，遲些會帶你們上去。是呢.....你志願是不是想成為一位IT人？」湯美問。

「有啊！我曾有這樣想過！」紀旻答。

「那就好了！放心，勞動工作我們不需要做的！」湯美說。

在面試完畢後，他們一行人還走了去另一個朋友 - 阿發的家在玩遊戲機，因為阿發的家就在創世之城商業大廈附近。

到了明天，阿諾、紀旻和阿希都收到聖約櫃電腦公司的電話，叫他們來上班。

「他們請我們！你們應承了嗎？」諾說。

「我會來的。」紀旻說。

「我……應該不去，沒興趣，薪金太低了，我寧願留在我家裏的太古城中漫遊太古，天天在逛街，你呢？」阿希說。

諾說「我先去一去看看，如果不好做除時也能三個月內離職」

到了上班當日，紀旻和阿諾都來了聖約櫃電腦公司。而當中這公司辦公室細小，加上他們兩人後，看來只有五位職員。

總監湯美在介紹他們公司的客戶資訊給紀旻和阿諾「我們公司獲很多技術專門憑證，有很多客戶……有保險公司、服裝店等……是的，今天我就帶你們去我們的伺服器房吧。」

之後，湯美和他們一行人去了一間西餐廳吃西餐，是湯美找數的，然後他們全公司一行人五人都起程上了巴士，然後到了一座工業大廈，大廈的升降機還是舊式的拉鐵閘門，高瘦、帶眼鏡的年青男同事阿曉幫他們拉開升降機的鐵閘，然後他們走進樓層中的一間房，這裡看來是一幢典型的工廠大廈。

阿曉用匙卡開了房門，房中還有一道門，門內裏有一張長桌，桌上有三部電腦，有三名大叔坐在工作，並放著茶杯在喝茶，他們後面還放著一架單車。

三名大叔見到他們兩名新人，他們沒任何反應，很震定。

然後，湯美說「那架單車，你們清潔好沒有？」

「差不多了！還差一個車輪未抹好」其中一個大叔說。

「這兩位……是我們的新同事……紀旻和阿諾」湯美說。

「這個才是……小娜？」其中一名大叔問湯美。

「嗯。」湯美只「嗯」了一聲。

然後房中還有另一道大閘，五人中另一名男同事阿Key用鎖匙打開大閘，然後他們五人走進去……

「bi……bi……bi……bi……」一幢又一幢伺服器的金屬大櫃、到處都是電線和Led燈在閃，並發出一段段數據傳輸的聲頻，四周有點冷……

「嘩……這裏是數碼世界啊！」阿諾在紀旻耳邊細聲說。

「我們大概就是被選中的小孩！」阿諾細聲地和紀旻說。

紀旻跟著湯美走進內部，她四周地打量，感到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難道這裏就是她之前讀書時所作的小說《最後世代》中所說的Cyberspace？

「看你……記不記得這裏……嗲哋變成一條條……」湯美在喃喃自語地說。

紀旻聽到湯美的話，她也感覺到一點感應，好像是有些忘記了的重要事情曾在這間房中曾發生。

「嗲哋變成一條條.....」紀旻忽然也低聲唸起這句話來，然後她的手撫摸著房中最入的一個金屬大櫃，而大櫃已被鎖上。

然後，紀旻看著另一邊櫃門，忽然腦海中閃過一個畫面，畫面是她記起她好久沒見過的哥哥阿汎曾背著大櫃，雙眼通紅、流出淚水.....記憶中的阿汎還是小孩。

「哥.....為甚麼你要哭.....？」紀旻腦海中想著。

此時，湯美看著紀旻的舉止，他也開始雙眼通紅，忽忽跑走離開了這間房子。

「這座伺服器是高級貨來的，全香港只有兩部，另一部在港交所哦！」阿Key高興地和阿諾說。

「這伺服器其實都是美國造的，說不上其實所有資料都會自動傳送去美國中情局呢！哈哈。」Key說。

「好吧！我們看完了！先去茶餐廳吃飯吧！這裏附近有間茶餐廳不錯的。」曉說。

於是他們一行人離開伺服器房。然後紀旻問「那三個大叔是甚麼人來？他們是管理員嗎？」

Key答「那三個大叔嗎？他們是電腦高手來的，他們還懂研究5G科技的。是世外高人，他們是管理員，但他們上班很閒，還在抹單車.....我都夢想想坐他們的職位哦！」

世代之門 第四章 我們的啟示錄（五）

接著，紀旻和阿諾在這公司已工作了兩個月了。紀旻去過服裝店、保險公司、學校、政府機構.....去幫客戶維修和安裝電腦。

其中在政府機構裏的工作最辛苦，紀旻遊走了很多政府部門幫他們安裝電腦.....有時還要抬起電腦主機.....使得紀旻的手臂筋骨勞損.....而阿諾和其他電腦外判公司的男同事都沒有因為紀旻是女生而幫她搬電腦.....除了一名來自其他外判公司叫阿軒的胖男，他知道紀旻的電腦要由地下上七樓，於是他弄息了香煙，然後幫紀旻把電腦送上七樓的地上，但還是要紀旻自己拆開電腦的包裝，把電腦搬到該名客戶的房間上的桌面。

「沒有我幫忙，你麻煩了！」阿軒向紀旻說。

當紀旻幫客戶安裝好電腦後，該名於政府部門工作的客戶大叔用手推了一推電腦主機，並想向紀旻說感謝。當大叔一推電腦主機時，他就驚訝地說「嘩.....很重啊！妳是怎搬的.....」

紀旻只好看著大叔呆著苦笑.....

因此，在入職前，湯美所說的「勞動工作我們不用做，看來是謊話.....」

一次，紀旻去了一所小學裏作短期資訊科技員，紀旻到了學校，向一名在校務處的女老師說「你好，我是被派來在這學校當資訊科技助理的！」

「甚麼？助理？我們已經有了！你是不是去錯學校？」該名老師向紀旻說。

「甚麼？沒錯啊！是湯美派我來的！」紀旻說。

「哪.....你坐一會吧！我去問一下.....」老師說。

之後該名老師回來驚訝地向紀旻說「哦！原來你是資訊科技助理啊！我還誤為你是文書助理.....那你跟我來吧！」

大概是該名老師猜不到原來資訊科技助理是女生。

然後紀旻上了學校的伺服器房，她坐了到她位置的桌上，在她背後還有一名男生正在剪輯影片.....

然後，出現一名女生走來房間大叫說「阿祥，我們要去搬電腦了！現在是暑期，學校進行洗地工作，我們要去搬走電腦。」

「咦！你就是新來的資訊科技助理嗎？」女生向紀旻說。

「對啊！」紀旻答。

「那你跟來一起去吧！」女生說。

然後，他們三人上了小學四樓的電腦室。

阿祥正在搬一部部電腦螢幕上手推車，而紀旻也奮勇地舉起一個電腦螢幕向前走，走到手推車前.....

突然，紀旻的手臂感到一段痛楚，大慨就是她之前的手臂有勞損，於是整部螢幕「砰」一聲跌了上地上.....

紀旻嚇了一嚇，幸好螢幕沒損毀.....

於是，紀旻心想「我都只是在這學校待幾天.....都是算吧，不搬了，免得弄壞別人東西.....」

然後，紀旻走回那名女生附近，那名女生都在站著，沒工作。然後女生向紀旻說「嗨！你好啊！我是學校的文職助理，我叫阿欣，你是怎樣能入職資訊科技助理的？是不是要讀很多書？要考很多証書？」

「吓.....我是讀電腦出生的.....所以才在電腦公司工作.....」紀旻答。

「我都想當資訊科技助理哦！你們工作好像很閒！」阿欣說。並帶著羨慕的目光望向紀旻。

紀旻呆了一呆，心想「竟然還會有人羨慕我.....」

在小學待了幾天後，紀旻就回到聖約櫃公司的辦公室。

紀旻正在辦公室和阿諾一邊上網上邊閒聊。

一天，紀旻在公司的走廊走過，她正想上洗手間，忽然在後樓梯見到一名黑色長髮、高大、穿著黑色大褸的中年男子在後樓梯經過.....紀旻覺得他很熟面.....但又不知他是誰。

紀旻回到辦公室，阿諾和她說「今早我在這幢大廈遇到一名保安員，他走來向我說要催眠我，我向他說了一句黐X線。」

「哈哈哈哈！催眠術真的是有的嗎？哈哈哈哈！」紀旻大笑著說。

然後，湯美又通知阿曉和阿Key帶阿諾和紀旻兩人去鄰近另一坐寫字樓看工人拉光纖寬頻線。

接著，阿諾和紀旻看到一所正裝修中的寫字樓，工人在忙於拉光纖線。

「湯美說，你們兩人是來收錢學東西的！」Key在裝修中的寫字樓說。

「說真吧！明年就是2012年了，不知道會否發生預言中的世界末日呢？如果是真，我還可以買一部智能電話來享用一年哦！哈哈。」Key說。

在這公司中，紀旻總是黏住阿諾，因為她一向比較外內，不太懂說話.....

回到公司後，阿諾則在公司看古裝劇《寡人來了》，而阿Key也在看機械人動畫.....然後阿諾遞了耳機給紀旻「要一起看嗎？」

「好！謝謝！」

到了明日，已經超過兩星期沒見過湯美回公司了。阿曉買了一些蘋果回公司。「湯美叫我買回來的，你們一起吃吧！不錯很甜！」曉說。

在正在吃蘋果中，阿曉向紀旻說「妳看到妳桌上那個白色四方盒子嗎？那個不是普通東西。」

「是嗎？那個是甚麼東西？」紀旻問。

「它叫時光機……可以用作備份，並能夠設定在某年某月某日把備份自動連接回主機，是一樣很厲害的東西。」曉說。

「好想去為你，完成時光機械嗎」阿諾笑著向紀旻唱起來。

到了第二天，湯美終於回公司了，他照舊手上拿著《神探史提芬》的小說回到公司。

在紀旻不知情下，原來阿曉和Key都遞了辭職信……

「紀旻……你還會留下嗎？」湯美問。

「會啊！」

「不如你轉做文職吧！好嗎？」湯美以一副很正經和謹慎的表情，眼神還像流露出真情般向紀旻說，湯美這個表情使紀旻感到一點奇怪，有一種不知為何似曾相識的感覺。

「可以啊！」紀旻答。

「那你就坐管理員那位置吧！」湯美笑著高興地說。

「那……阿諾你呢？」湯美問。

「我不做了，我會找其他工作。」阿諾說。

「嗯，那你明日可以走了。」湯美說。

紀旻最初並不知道，原來這公司有財務危機，公司的資金全被大老闆拿走了。所以現在由湯美接手。

然後湯美說「那間政府部門要我們去幫他們的主機做格式化程序哦！你們知嗎？」

「我記得哦！」紀旻說。

「那格式化程序只是做來騙他們的，所有電腦硬盤寫了都不能刪，資料一定有方法找回來……除非拿去晶片工廠用洗磁機械進行洗磁才能刪！」湯美說。

「我知啊！」阿曉說。

紀旻驚訝地感到湯美見識真廣博！

然後湯美說「我不一定正確，但我一定不會錯的！」

之後……紀旻跟隨阿曉去了工廠大廈中的伺服器房，打開房門，三名大叔原來坐的位置已看不見三名大叔，桌上屬於大叔的茶杯還放在桌上像人走茶涼一樣，杯上的茶漬已乾渴了，而後面依然放著一架被大叔們之前抹好很乾淨的單車，車輪還是抹得閃亮的。

然後阿曉走進伺服器房內拆了其中一個大櫃的硬碟，然後安裝了另一個新硬碟，然後他們便離開房間，去了另一個場所，他們乘坐巴士到了位於尖沙咀的保險公司。

阿曉來到保險公司的辦公室，他看見一名坐在辦公室書台上的年青女子。

他立即走上前，在吃女子書台上的糖果。而那女子正在用電腦聽和看著女歌手Renee love的歌曲MV，她桌上還有一大堆連續劇的光碟。她好像不是在工作，而是在上班煲劇一樣。

女子和曉的親密度，紀旻覺得看似像戀人。

「是，你的意識哦！你最愛的女歌手！」女子一邊看MV一邊向阿曉說。

「是啊！這套好看！你看了沒有？」曉說。

「有啊！我正在看！」

然後，女子向紀旻說「這個世界是有「主」的。」

紀旻也看到女子的桌上放著基督教教會出版的月歷和精品，寫著「神愛我們」那些。

「聖約櫃伺服器房中的伺服器原來是香港世界的空間來……所有看過的人都要開腦……包括我和艾美。」阿曉向紀旻說。

「下一個到妳了，不過放心吧！你不會有事的，因為你才是小娜。」曉說。

紀旻當時正在發呆，曉的說話她聽了一半沒聽一半，她當時是內心正在想阿諾離職後，她自己會怎樣……

明天後，阿諾就沒上班了。

紀旻回到工作岡位，曉叫她看電郵，於是她看到電郵中寫著不知誰人叫她獨自進聖約櫃的伺服器房去拆零件並安裝新零件……

紀旻得知後，她內心很恐懼，因為她從未獨自走進那房間，而且她每次進這房間都有種莫名其妙的恐懼感……這次……她真的不敢進去……何況她從未拆過伺服器零件，若她自己弄壞了，怎辦？而且原本坐在房間的三名大叔也已經失蹤了！

她內心十分惶恐！阿諾也不在……

於是她內心很害怕，然後她走了進洗手間，鼓起勇氣撥了電話給湯美……

「湯美，我辭工了，我不做了！」紀旻在電話中說。

「是嗎？怎何那麽突然？」湯美說。

「是，對不起！那我現在走了……要扣糧就扣吧！」紀旻說。

然後紀旻回辦公室，收拾行裝。

「嗯！你總算勝了一步吧！放心！你沒事的，如果發生甚麼事妳就去醫院吧！醫生都明白的。」紀旻臨走前，坐在對面的阿曉向紀旻說。

然後紀旻就高速地收拾行裝離開了。

「紀旻，我明天來請你去便利店喝梳打冰，好嗎？」諾在電話裏說。

「哦！可以啊！」

「明天在翼西亭等吧！」諾說。

到了明天，阿諾和紀旻去了便利店飲梳打冰。

在便利店的收銀處附近，紀旻看到一名不認識的年青男子，那男子樣子清秀、長得非常高、身形均勻、雙目有神、一頭豎起來的短髮，穿著橙色外套。

紀旻心想「這個男子真不錯，很帥哦！但我想我一定比他年長吧！我都快二十四歲了……」

紀旻和阿諾站在便利店中喝梳打冰，然後那名帥哥凝望著他們兩人。

「妳為何總是喜歡跟著此人……」

紀旻根本不認識那名帥哥，所以沒理會他。

然後，紀旻和阿諾回到翼西亭。阿諾對紀旻說「其實，我快要移民了！」

「吓……是嗎？去那裏？」紀旻問。

「我全家將會移民去英國生活，今天是來向妳告別！」阿諾說。

「哦！祝你一路順風……」紀旻說。

然後，紀旻和阿諾步行到一條斜的馬路，路旁長滿大樹，然後阿諾在公路上的車站上了小巴。並沒和她說再見，只是上車前說了一句「我走了！」

然後紀旻就呆站在公路旁親眼看見小巴下往斜路駛走了。從此，紀旻再沒有見過阿諾。

某天，阿賈都來到了翼西亭找紀旻。

「我遲些要上國內讀大學了！而小如也進了護士學校.....」賈說。

「那我們這幾年都不能見面了！」賈說。

「不過，我一畢業回來就會來找妳的呢！我不會像那個T7這麼涼薄！」賈和紀旻說。

「哦！不要緊。要是我我就沒有心情再進校園了，之前在學校發生的事太.....」紀旻臉龐苦笑著說。

「我明白！所以我也要找一個新地方，洗清當年在柴灣角職業學院時的冤屈！」賈堅定地答。

「反正我家沒錢，我都不可能再讀書了。我祝你成功！」紀旻說。

「好！」

在之後那幾年，翼西亭再沒有熱鬧的情景。

紀旻這幾年沒上工，因為她一天到晚都在頭痛，不時又暈又嘔，是自從離開聖約櫃電腦公司後開始的，大概是她在聖約櫃公司上班的時候太勞動傷了元氣，使她小時候已有的慢性白血病再次嚴重起來.....

一次，紀旻約了小如吃飯。

紀旻點了烤雞配薯條，是好像很好吃的，但紀旻吃了幾口就累得爬在桌上，而且面色蒼白.....

「你好像貧血很嚴重哦！不如我介紹一個中醫師給你吧！」小如說。

「謝謝！其實我自己都不知自己是甚麼病，看中醫好還是西醫好。」紀旻說

「血液有問題的話西醫不能醫的，只能看中醫調理哦！」小如說。

「我是有家族史的，我奶奶都是血癌過身，而姑母也有白血病，但我媽常說我沒事，還說我自小就常在假裝有病和懶惰.....其實我真的好辛苦哦.....」紀旻說。

「不用擔心！你去找這位中醫師吧！應該能幫你。」小如遞上卡片給紀旻。

一晚，紀旻凌晨時在夢中醒來，她走出家中大廳，在窗戶中看見一個像月亮的物體掛在漆黑的天空中，但這物體比月亮要大要明亮.....發出金色光芒，不知是甚麼來.....是甚麼星體？其實正是惑星X（Nibiru），她的出現表示世界將發生災難.....

平日，紀旻經常都走出柴灣角公園宿舍的家，並走到公園的翼西亭坐下，看著周圍在公園休息和遊玩的遊人，看見遊人玩得很快樂，可是自己就十分寂寞，她明白她的朋友已經不會再在翼西亭出現，過往的歡笑聲已成過去。

在頭重重的其間，紀旻身體變得越來越虛弱，她坐在翼西亭的長椅感到昏暈，然後不知不覺很累很暈，她合上眼睛，之後就沒了知覺。

到她醒來已經在醫院，醫院的窗戶每晚都嚮著很多怪聲，有時會聽到嬰兒的大哭聲，還有喧嘩聲，尖叫聲、慘叫聲.....「沙沙沙.....」的電波聲，不停重覆著，很可怕。

但一到了早上，多美和姨媽就會來探病，世界好像變回正常。而一名長得很像紀旻小學時候的王老師的護士經常都在病房巡邏。

紀旻對母親說「很恐怖啊！這醫院有鬼的，一到晚上窗外就嚮住嬰兒的哭聲、喧嘩聲和慘叫聲.....和一些類似電波般的沙沙聲，從窗戶傳出來，不停地重覆著，而且晚上的時間過得很慢，好像半小時變成兩小時的長度，我估計是時間像霍金所說，時間像一條意粉是有彈性的，在不同環境，時間的長度是因個人環境的體驗所得。我想快點離開這裏啊！另外這裏有一名護士很像小學時那個王老師。」

多美說「沒事的！媽在！王老師怎會在這裏，你按時吃藥，很快可出院！」

原來醫生除了說紀旻有點貧血外，還說她精神出現問題，所以必須留院。

「今天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八號哦。17號病人吃飯沒有？18和19號病人呢？」巡房的醫生跟護士在說。

然後，紀旻晚上在醫院廁所洗面時，在鏡中看見自己眉心出現了一個光圈，但她不知道是甚麼來。回到病床又再次聽到窗外的聲音。

而每晚醫院病房關了燈後，她在夢中也聽到魔鬼在打交的聲音，嚇得她整晚不敢睜開眼。

紀旻自小是聰明人，她當然不會輕易相信自己是因為有病才聽到魔鬼的聲音，她自小已熱愛研究科學、神秘學、宗教等知識，她自己得出了一個結論，並向母親說「原來愛因斯坦相對論是真的！廣義相對論說的現實世界，所有東西都是定律，元素的設定不會改變，而狹義相對論說的是量子力學中的巧合，是意識層面，在這裏鬼怪都會變成真了。之前科學家說這兩個理論都是對的，但一起就無法合併，因此成為一大科學謎團。原來不是，這兩個世界都同時存在的，就是指陰間和陽間，即底和面世界哦！」

「還有，之前我工作的電腦公司.....那個伺服器房內的就是香港世界的空間來的！宇宙其實是電腦來的。」

多美聽了紀旻說的話，她當然聽不懂，於是還向醫生說她女兒瘋了。

然後，紀旻在中午睡在病床上，忽然.....更奇怪的事發生.....她發現自己的頭上像戴著一個頭盔，並一直發著「bi.....bi.....bi.....」的嚮聲，她感覺到自己離了魂，靈魂被傳送到一個比較小的身體.....心臟像長在肚子裏「砰.....砰.....砰.....」在肚中跳動，然後頭盔播了一句聲帶「你那麽喜歡鈴鈴，不如你就叫鈴鈴吧！」

「好啊！」紀旻腦中記得自己曾經答了一句「好啊.....」，而那句聲帶說話的人正是她上世的母親。「咦！那聲線不是就是阿乃人公司的那個惡上司Mimi嗎？」紀旻記起。

然後頭盔嚮著「鈴鈴鈴鈴.....」的單車鈴聲，紀旻想起上世在柴灣角迴廊在騎單車的自己，她已經記得自己上世是誰人了.....她上世曾住在另一個時空的香港，這裏是外星，她是在七歲時和哥哥一起在睡夢中被政府專員為他們帶上VR虛擬實景頭盔來這到這世界轉世.....現在是時候回去那個時空了！去吧！去吧！靈魂回去吧！

就在此刻，紀旻看見自己站在一條黃色的隧道，前方有一個發出光芒的出口，她正想踏前前進。忽然有一把聲音叫著她.....

是一把小孩的聲音，一個光影從後捉著紀旻的手。

一把聲音叫道「兩位！謝謝」「兩位！謝謝」

紀旻跟隨著那個光影，光影有六枚羽翼，然後帶著紀旻離開了隧道。

然後紀旻睜開眼睛，窗外的太陽已經下山了。

一天，紀旻在醫院病床中，聽到一把熟悉的聲線，是湯美的聲音，他正在病房門外和一班醫生和護士在談笑，他說「她不錯！很聰明，很有慧根！哈哈！」

到了晚上，鬼怪聲又繼續.....其實是外面的陰間正在打神魔大戰.....

紀旻的天使.....六枚黑色羽翼的高大、樣子清秀、身形健美、雙目有神、一頭豎起來的短髮的黑暗天使——王俊驥，他正和其他天使一起就在這狂風暴雨、高樓林立、五光十色、黑夜來臨之際的香港之下，發生一場神魔大戰，若他們輸了紀旻就會被魔鬼殺死，死後就要回上層世界開腦，但只要他們贏了，世界便能進入新紀元。

除了王俊驥，同樣有六枚羽翼，一頭銀髮，頭上長著山羊角的阿賈也是天使之一，另外還有一個一頭金髮、身形高瘦、酷酷大眼眸的天使，正是哥哥阿汎，連千杏也加入成為天使，幫紀旻勝出這場硬仗。而上世那個穿紅色拖鞋的小女孩也正幫紀旻作戰。

在狂風暴雨下的黑夜的香港，大雨下的黑暗夜空閃出七色光芒，猶如像北極光，在摩天大廈林立之下，大廈霓虹燈照射下來的壯麗的景色中，六翼黑天使王俊驥用一把鎌刀一掃，魔鬼全被殺死，然後六翼白天使阿賈拿著弓箭射向一堆魔鬼、魔鬼應聲倒地、紀旻的哥哥阿汎舉起魔杖，施展一堆冰雪攻擊，再來一頭巨大的雄獅飛奔出來，把魔鬼一分為二.....一個又一個腥風血雨的畫面正在我們的香港上演！

「新聞報道，在《估你唔島》昨天因受風暴《干蒸牛肉》吹襲.....」

直到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一號早上，醫院的電視上的新聞播著新聞報道，在一個偏遠的島上，這國家因為受風暴吹襲死了多達幾十萬人.....

其實是在底世界的神魔大戰中死了的魔鬼，紀旻那場戰爭大勝。

然後醫生就批准紀旻出院了，而那些奇怪的聲音也消失.....她已返回面世界。

「你頭頂怎麼割傷了一下？瀏海不錯！自己剪的嗎？」多美接紀旻從醫院回家時看到。

「.....不知道。」紀旻答。其實她是知道她的頭髮是在醫院凌晨睡覺時被她上世的那個爸爸剪的。但紀旻知道說了出來，今世的媽媽多美都不會相信，只會說是她的病還未復原。

由於紀旻在醫院中曾開了天眼，即位於眉心的第三眼，她已記起上世的所有事情！包括湯美是誰.....

他是李光。

還有她再上一世是大華國一位千金小姐的記憶，和再上一世她是天使的記憶。

這些記憶「不一定是真，但一定不會是假.....」

她覺得如果可以真想出一本小說記念這些記憶.....這些沒人會相信的記憶.....

不過紀旻一直在想，拯救她的人是誰？在時光隧道那句說話「兩位！謝謝」「兩位！謝謝」
是誰人說過的？紀旻想了好久都記不起是誰的說話.....

2014年後，紀旻被社工介紹了去一間小食店工作。在小食店中她認識一名身型矮小瘦削的男生叫阿宗。阿宗自稱自己有法力，並能與鬼怪溝通。

紀旻知道他其實就是紅蓮大師的轉世，於是高興地跟他一起工作.....

小食店的店主是一位婆婆，但她為人不太友善，喜歡鬧人和炫耀，但她還是請了紀旻做員工。其實那名婆婆就是在大華國時「美香樓」門前的其中一名乞丐轉世，當時綾還說過會幫她的兒子還錢。

在小食店中，紀旻由新人做到變成老手，認識到不少朋友。在小食店中，紀旻的工作效率比起她做IT時更高.....原來煮食才是她真正的強項哦！就這樣又過了幾年.....

「喂，紀旻啊！我是阿賈啊！我快畢業回香港了，遲些出來吃飯吧！」電話中的阿賈說。

「好啊！.....」

「你說的故事都十分有趣.....但應該不會是真吧！應該不太可能是真的！」
一名先生說，他和紀旻正坐在快餐店中.....

「戚先生！我說的全部是真的！我們這個香港只是電腦模擬出來的世界，是上層的宇宙人造的。我們都帶著VR頭盔下來.....我們死後靈魂回到上層身體後都要給當地政府開腦成潛意識，我有前生的記憶，所以我知道.....我對我那些前生的記憶真的像不久前發生一樣深刻，那時我有母親、父親和兄長，還有很多家人。」

「我理解！要是給從前的我也不會相信，但是這些記憶是我親身經歷，我怎樣都說服不了自己這是假的！」紀旻對面前的戚先生說，戚先生原來是醫院派來給紀旻的醫院社工。

「哪你說你未來會離開香港嗎？何時？」戚先生問。

「這點我都不太清楚，只是我前世記憶中，我聽前世那個世界裏的民眾是這樣說的.....他們流傳下來說香港小說作者完成《世代之門》小說後就移民了，但是不是真？何時？我都不清楚，我都答不到你和自己，也許只是當地謠言，可能永遠不會發生。」紀旻說。

雖然戚先生好像不太相信這些故事和情節，但他也有用心聽著紀旻說這些荒誕故事。

在這次會面後，經過多年四季變遷.....春、夏、秋、冬.....

這多年來，香港也發生了很多事，當中的事件，你我都記得.....

有天，紀旻經過大華百貨的電梯口，她腦子忽然嚮起一把孩子聲音「兩位！謝謝」「兩位！謝謝」.....紀旻驚醒起這句說話是誰人在經過這個電梯口後跟她說過.....

正是她小學時相識的小暖男 - 王俊驨！但他現在消失了去哪.....為何他在小學畢業後一直沒出現？

一天紀旻在翼西亭中正在打瞌睡，除著年紀增長，但她的樣子好像沒太大改變，當她迷迷糊糊地睜開眼睛的時候.....

看見一個男生的影子，王俊驨站在她眼前.....不知是不是夢.....

「你來了.....丘比特.....」「我以為你早把我忘記了！」紀旻說。

「我一直在妳背後，只是妳沒看見.....」「除了我，還有一個人一直都在等妳！」王俊驨說。

紀旻轉身一看.....

一名酷酷大眼睛的高瘦青年向她微笑.....

「哥！」紀旻大叫道。

.....

在上層世界的多美她在睡夢中.....

「鈴鈴.....鈴鈴.....」在遠處傳來多美的呼叫.....

鈴鈴騎著單車正駛往一條時光隧道.....單車一直發出「鈴鈴鈴.....鈴鈴鈴.....」的嚮聲。

「媽咪.....」鈴鈴騎著單車滿臉笑容地面向多美說。

然後，鈴鈴騎著單車正駛向前面，她的頭上出現了一條黑龍在盤旋.....向前.....直到駛往隧道的盡頭的光芒中，鈴鈴和黑龍一直向前，直至到了盡頭消失於多美眼前。

翌日，多美醒來，在藍天白雲下，她來到一遍黃泥地，她看著一輛垃圾車打開了尾閘，把一堆可憐的屍骨傾倒在黃泥地之中，這些都是被開腦後的小孩的屍骨，小孩們已經永遠回不來這宇宙，多美含著淚水告別她的兒女。幸好的是，多美的兒女沒被醒過來，他們是毫無痛苦下在死亡後才被解的。

然後多美抹乾淚水，忽然瘋狂地在放聲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是很高興地笑著，因為她仍然有機會再見到她的兒女，就在未來世界。

.....

在一間黑暗的房間中.....

一名黑黑的男子的背影打開了門走出了昏暗的房間，走到了一條走廊.....並說著.....

「這個世界所有事都是已計劃好、但發生的事可以由人類去改變.....未來？哈！我怎知！要看你們吧！香港人！」

「誰是第四位潛意識？將會由我決定！」

「我？我喜歡漫遊太古！我是誰？我是你們的「主」.....我就是潛意識！」

盡頭一道白光打在男子的頭上，響起著一堆電視節目的聲音，像是在電視台的監聽室，前面有很多電視螢幕，白色光芒四散霸佔了整個畫面。

第四章 完

世代之門 最終章 金驢記（完）

世代之門 作者：夏心潔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本故事並無任何政治立場，純粹科幻故事。

最終章 金驢記

在紀旻小時候，紀旻和千杏一次外出探親，她們上了巴士上，然後姨媽在巴士路程中說了一個故事給她們。

好久以前，有一位美麗公主叫賽姬，她美得被人說她長得比美神維納斯更美，因此也沒有人敢娶她為妻，她的美貌也被女神維納斯妒忌。維納斯的兒子丘比特，他的愛情金箭射中了誰人，那人第一眼看見的人都會被他愛上。

於是維納斯要求丘比特用愛情金箭射向賽姬，要她愛上世上最醜陋的人。但當丘比特看見熟睡中的賽姬，也被她的美貌所吸引，不小心地把自己的愛情金箭割傷了自己的手指，從此丘比特愛上了賽姬。

太陽神阿波羅得知賽姬無人敢娶，賽姬的父母也因此著急，於是阿波羅下喻賽姬嫁給大蛇，大蛇在山嶺上等她。否則他們的國家將會災禍連連。

賽姬以自己換取國民幸福，她的喜嫁隊伍把她送上了山嶺，山嶺上的森林有一座宏偉的古堡，賽姬進了古堡，一把聲音說「我們是你的僕人，遵照你的旨意做事。」

賽姬住進了古堡，這裏有看不見的僕人，只要她一出聲，看不見的僕人便會幫她做事，而古堡中看不見的僕人天天都為她準備好美酒佳餚。但大蛇說自己樣子醜陋，只有晚上關燈後他才會出現。因此到了晚上鐘聲響了十二下後，賽姬需要把所有燈火息滅，大蛇才會出來。若賽姬違反了條件，賽姬將永遠失去他。

賽姬每晚都和丈夫一起，快樂地渡過，使她覺得丈夫根本不可怕，她也開始好奇丈夫的長相。

一年後，賽姬開始想念親人，大蛇批准賽姬的姐姐來城堡探望她。姐姐來到城堡見到賽姬穿好吃好，感到她嫁得都不太錯，並開始妒忌。

賽姬姐姐給了賽姬一把小刀，叫她殺了大蛇，這樣她們就能一家團聚，但賽姬不肯。於是姐姐又給賽姬燭火，叫賽姬可以用燭火看清她丈夫的樣子，一定是很醜陋。

在姐姐的造謠下，賽姬開始好奇。當天晚上，待丈夫熟睡後，她便拿起燭火和小刀看他。

當燭火接近，賽姬看見的丈夫原來是一名英俊無比的少年，怎知燭火不小心滴到丘比特肩上，丘比特醒來，他坐起來說「噢！愚蠢的賽姬啊，你就是這樣回報我的愛嗎？在違背我母親的命令與讓你成為我的妻子之後，你還認為我是妖怪想砍下我的頭嗎？回去找建議你這樣做的姊姊們吧！去找建議你這樣做的人吧！我給你最大的懲罰就是妳再也見不到我了。愛情是不能存在懷疑之中的。」

然後，丘比特就像風一樣消失了。

賽姬很傷心坐上地板上哭，她很想找回丘比特，於是她去了找殼物女神，女神被她感動，告訴給她如何找美神維納斯。

維納斯看見兒子回來，還愛上了賽姬，維納斯很生氣，決定要給賽姬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第一件工作，維納斯要求賽姬把殼物每粒每粒分類，當中有小麥、大麥、罌粟籽、鷹嘴豆、扁豆和豆子，還要一天內完成，丘比特看見賽姬忙於分類，根本做不完，於是他叫螞蟻幫她分類，在螞蟻的協助下，成功完成這任務。

第二件工作，維納斯要她去拔金羊毛，但羊群眾多，又會跑來跑去，賽姬無法每頭羊都輕易拔到牠們的毛，於是牧神和賽姬說羊群喜歡去荊棘附近吃草，拿樹枝和樹幹上的毛就可以了。在牧神幫助下，賽姬完成第二個工作。

第三個工作，維納斯要求賽姬編織一條可靠的繩索來提取山上的泉水，因為泉水有美顏之效。賽姬不知如何找材料編織，她上了山上，看見很多小鳥口中啣著堅韌的麻草，小鳥很快地幫她編織好一條堅韌的繩索。

賽姬完成了所有工作，但維納斯還是不滿意，要求多一項任務給賽姬。她要求賽姬到冥府裝一點冥后的回春藥回來給她。於是賽姬到了冥府，冥后給了她一個盒子，吩咐她千萬不要打開。

在賽姬拿起盒子回程的路上，她感到很好奇，於是還是打開了盒子，然後盒子中的睡魔籠罩著她，賽姬倒在地上，沉沉睡著。

待著維納斯神殿中的丘比特十分著急，為何賽姬一天都還未回來，他外出了找賽姬，他發現賽姬倒在地上，他知道賽姬是被睡魔困著，於是他把睡魔收回盒子，然後賽姬就從迷糊中醒來看見面前的丘比特。

然後，丘比特帶賽姬到奧林匹克山找宙斯，丘比特向宙斯說他希望和賽姬永遠一起，宙斯受到他的感動，於是提升賽姬為神祇，從此丘比特和賽姬過著永遠幸福快樂的生活，這是永恆的愛。

.....

賽姬psyche的故事當然動聽，但現實跟故事其實差很遠，造物主即上帝為了隱瞞帕紀的真相，把psy這個讀音改成saki，即賽姬。帕紀其實是海神波塞冬Poseidon和他的人魚妻子安菲特里忒所生的一對龍鳳胎孩子中的妹妹，她哥哥就是percy波西，他們兩個都是金髮的雙子星天使。

「賽姬psyche」在希臘文解作「蝴蝶」，她原本可能是上帝所養的一隻「蝴蝶」，「精神」與「靈魂」合一的天使。

帕紀的真實故事沒神話般動聽，維納斯和丘比特兩母子真身其實也不是天使，維納斯其實就是聖經所說的七頭十角的紅龍，不過其實她是金色的，而丘比特是一頭六翼黑龍，丘比特有很多名字，包括厄諾斯、羽蛇神、達文西、天狗、甚至可能是路西華等等都是他的稱號。在很多古文明中提及的羽蛇神Kukulkan都是源指丘比特。

因為在古代，代表宇宙的天使 - 即靈魂女神「帕紀」被丘比特所殺，所以龐貝古城發生了天災被上帝

毀滅，世界被重設，所有人類都死去被轉世到後世.....而我們現在正是後世.....我們必須珍惜我們現在所擁有的世界！

而《聖經》一書，祂其實不代表歷史既不是神話，祂是上帝留下來的一本喻意，是世界的法則，即是作為我們遊戲世界中的一本攻略！熟讀的人，神愛他。

最後一頭金髮的蝴蝶仙子終於和有六枚羽翼的黑龍牽著對方的手，永遠相愛在一起，走著永遠、永恆的路.....永無止境.....永不分離.....

.....

公元 2038年 吉隆坡

一名長得漂亮的婦人坐在家中的書房，書台上還躺著一頭白色的長毛波斯貓。

「這本小說《世代之門》是我送給世人的禮物。」婦人說。

「我們做人除了要拼命改寫命運，還要每分每秒感謝神的恩賜。」婦人說。

「媽！很辣啊！」一名孩子說。

「怕辣就吃原味不辣的吧！」婦人答。

世代之門 全書完

18 12 2020

多謝收看！

後感

後感

本小說希望成為世人的指導靈，帶領世人走進新紀元，未來的5G科技將創造宇宙。

補充一下，第二章中的神鬼愛情故事，是流傳於世的傳說，當中的人物多次被很多作家進行二次創作，包括漫畫及電玩。而本小說寫的才是原本的故事。

丘比特和帕紀的永恆的愛才是至高無上。本人在此衷心恭喜著他們！希望直至永遠！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神話故事。

感謝天父對我們的愛和創造。

世界從一開始就沒有完結，地球是圓的，是為了讓分隔了的情人終有一天能再次相會。

本人將推出另一套奇幻小品「鬼王I`m the king of the ghosts」。閒時連載，有興趣可收看。感謝你們！

祝大家聖誕快樂！耶穌愛你！

25 12 2020

心潔上

附錄：科學與神學

PS:本小說並非真實故事，並無任何特定立場，包括宗教及政治立場，是虛構的科幻故事。

根據本小說所說的科學物理理論與神學的重點

科學：

一：根據相對論共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

廣義相對論由愛因斯坦提出，指出宇宙由重力形成一個宇宙，所有星球、物質都由自身的重力存在於世上，並形成時間和空間。一切的重力、物質的成份和粒子都是固定的，猶如是上帝預先設定好的設定，例如水就是水，火就是火！桌就是桌！椅就是椅！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是我們所看到的宏觀大世界，是微積分中的積分。

狹義相對論由愛因斯坦的死對頭兼友人勞侖茲等人提出，狹義相對論與廣義相對論完全相反，它是指所有物質最小、最微細的粒子，即微積分中的微分。在狹義相對論下，粒子無絕對性，是一個瘋狂的隨機意識世界，也有可能發生人類的意識所反影，在狹義相對論的世界不但粒子是隨機巧合，所有東西都存在無絕對的變異，完全違反所有已知的恒常定律，就好像人從高就處墮下不會死，還可能像超人一樣飛上天，還懂得瞬間轉移，所有完全違反固有定義的世界。就像彩票一樣是隨機性，所有機率無絕對性，完全瘋狂的世界。

二：上帝不擲骰子

上術兩套相對論都是對的，兩套都被數學運算證實存在，但它們兩套一起說就說不通，因為它們兩套理論實在完全相反。

愛因斯坦跟勞侖茲辯論，他說「上帝不擲骰子！」廣義相對論是對的！但是巧合的隨機性卻是一直存於我們世界，否則就不會有彩票了。

三：霍金的意粉時間

霍金說，當我們被扯進了黑洞，我們（即所有物質）會在黑洞內被「意大利麵化Spaghettification」，即被拉長，很長、很長、越來越長，然後被黑洞吸入。其實時間像一條意大利麵，它有彈性，會因個人環境而變長變短，其實我們都感覺得到。假設A君和B君同時在巴士站候車，A君呆站著，因此他非常沉悶，而B君一邊在候巴士一邊在忙著玩手機中的手機遊戲，非常緊張。那對於A君來說，他的時間過得非常慢，至於對正在興高采烈的B君來說，他所感到的時間比A君快。因此時間存在彈性。那就是說時間的長短會因個人的環境和心態而改變。

四：走進黑洞後我會轉移時空嗎？

會！
當人或物質穿過黑洞被意大利麵化後，你的肉體已被意大利麵化，碎到不存在！穿過黑洞的是你的靈魂！你到了那裡自然會有新的身體！好像地說，每個人的夢境都是一個小宇宙，你在夢中有自己的身體，而你清醒後，你的靈魂又回到你原本的身體。當你醒後，夢境的劇情和故事就會開始模糊，然後慢慢開始想不起！那就是說當人穿越了另一個宇宙後，之前的那個宇宙的記憶就會沒了，會慢慢地記不起。那是說你投胎了！每次投胎都會忘記了前世的事。除非你打開了位於眉心中的通天眼，否則你不會記起的。

神學：

PS:以下文章乃小說情節，全屬虛構。

一：誰是馬利亞？

每個蜂巢都有一頭蜂后，她創造了蜂巢！蜂后是誰生的？當然是她媽，另一隻蜂后。那工蜂呢？都是蜂后生的！同一個娘胎都會生出平民和馬利亞。人類界的“蜂后”，即是馬利亞，她能創造人類世界。在這個世界上所有靈魂是金髮的女子都是馬利亞。她們與眾人不同，特別美麗、還特別聰明。但可惜她們正是魔鬼想殺的！因為魔鬼想要毀滅世界。

二：地心說

世界是沒有太空的，就像電影「廿二世紀殺人網絡 / 黑客帝國 / Martix」所說的下層世界，你在我們世界看到的日出日落、月出月落是天像，即是數據來，我們的世界就是你所知的地球那麼大。大海是意識，世間一切是意識，環保的理念其實是沒有用，只要信神，世上自有砍伐不完的樹、用不完的煤。死去和宰了吃的動物也會轉世。但你所得的也要知足點，因為是神所給你。

三：天堂在哪？

天堂是存在。但我認為並不是一處十分好的地方，你去了這裡，你的靈魂得到安息，永遠沒有痛苦。但活在的日子有活在的好，天堂永遠不及凡間！所以要珍惜活著的日子，因為死後去了那裡就不會有機會回到凡間了，即是你的所有都完，是你的完結。當然，死後去天堂比地獄好，地獄是很恐怖的地方。

四：聖經是甚麼

一本古書，出處不明，只知是神留下來，自古以來很多人喜歡思考它的內容，但裡面的故事其實有真有假，但肯定的是，如果我們的宇宙是一場遊戲，它就是我們世界遺留下來的一本攻略本。它的喻意，至今未能完全解讀.....話者有部份是解讀不到，但有些喻意是真的。好像是說耶穌拯救了抹大拉的馬利亞，即拯救了我們的蜂后，即我們的宇宙！那就是說在這個世界的遊戲中，需要一名男生願意擔當耶穌的角色去拯救他選擇的馬利亞。

五：底和面世界

上術的廣義相對論和狹義相對論，現時的科學家會告訴你，他們一直在尋找「萬有理論」使這兩個完全相反的理論能一起合理存在。其實這絕對是謊話。其實早已証實兩個理論都對的！並且同時存在，是底和面世界，即陰間和陽間。只是他們不想告訴你，因為世上真的有天使和魔鬼和神。魔鬼活在底世界.....

六：拜祭神佛

本地坊間有很多玄學師父自稱法力高強，能打敗鬼怪，其實他們可使用的能力很有限，因為他們能力受到他們所存在的這個模擬宇宙的大籠所困而規限，他們大多都不完整知道上層那個外星世界的事，更不知道他們的修行是否完整地開了眉心中的通天眼而擁有所有前生記憶，而他們的法力大多來自他們養的鬼怪，他們以供奉鬼怪幫他們修行成式神，使鬼怪服從他來增加他的法力，當需要戰鬥時，師父便呼叫他們所養的鬼怪或所謂精靈，即是所謂的「式神」來幫他去戰鬥，打走一些有惡意的敵人，即其他魔鬼。另外，其實每個人不多不少都會有自己的式神或魔鬼所跟隨，式神是保護你的，可能是跟你有緣的才跟著你，也有可能是你死去的故人，親友或寵物。但若你為人其心不正，跟著你的可能是想加害你的魔鬼。

由於本地中的玄學家大多能力受限，所以若說要找真的有強大法力的師父就要去另一個宇宙找，即其他國家，例如泰國、台灣、日本、印度、中國西藏等等.....當然我說的本地玄學家能力不足並不是指全部，有部份都得到天機而對世界略知少許，但他們不完全。

這也是基督教禁止門徒拜祭神佛、禁止博彩的原因，因為這些東西、博彩和鬼怪都是活在底世界的東西，這些都是非天父所定義既廣義相對論所說設定好的面世界，而在底世界（即狹義相對論或陰間）的世界中，粒子是會隨著人的意識而隨機變異，是魔鬼出沒的地方。

七：佛教

民間在神台所供奉的神，即觀音大使、佛祖、地主等，當然都不是他們本尊。而是跟上術所指一樣，只是一些鬼怪和精靈依付在神台給你供奉，因為你供奉他們，他們便幫助你。真正的佛教是不需要供奉的祭祀的，民間的祭祀是人們演變出來，真正佛教所說的佛祖釋迦牟尼其實跟聖經所說的一致，流傳下來的故事不是全部真實，而是跟聖經一樣是神留下來的比喻，是宇宙遊戲的攻略，因此佛祖和耶穌其實都是指同一個人。所有宗教同出一轍的道理。

世代之門：

一：世界是數據

到目前為止，很多聽過鬼怪叫聲的人，都說鬼怪的聲音像高頻電波，沒錯，世界是數據來，由外星人

創造，他們用的是5G的VR技術，用電腦模擬宇宙，因此我們世界的病毒都是電腦病毒的一種，而電腦主機中的核心（CPU）需要用到生物的腦子，是生物部件，包括人腦，而每個人腦只能寫五十年，需要足夠四個腦子作主機宇宙才能成功運行，即二百年。因此外星人是香港人，詳細看小說第一章就明白。就像電影「廿二世紀殺人網絡 / 黑客帝國 / Martix」說的類似。那有點像日本小說「刀劍神域」說的。

二：宇宙的誕生

宇宙最初被創造時，她只有一個乒乓球子的大小，但她不斷地澎漲……永無止境地不斷澎漲，越來越大……

三：本小說第二章的漫畫疑雲

沒錯，本小說第二章劇情來自多套漫畫，如果你只看得出一套漫畫？不！不是只有一套！最少有四套！是我抄人嗎？不！其實是那些漫畫抄我，因為范綾小姐其實是一個民間傳說！否則怎會有四套漫畫都同時在用范綾來做主題呢！

立場聲明

本作者對本小說政治立場表示完全中立

一：
本小說一開始已說明那個未來的外星國度，名香港，是一個國家。

二：
本小說第一章中的主角李深的舅父，他在客貨車帶主角遊車河途中，舅父已說了他們世界的荃灣還未開發，是深山野嶺，而下面（即伺服器中的模擬古代香港，即我們世界）中的荃灣是已開發的市鎮，因此舅父指出上面和下面世界其實是兩個不同的宇宙來。

三：
小說第三章中主角的兄長阿汎對主角說，他們遲些會移民到星馬，那裡才是真正的宇宙，但是現實中星馬都並非甚麼民主國家。

四：
假設本小說說的世界是真實，那麽所有香港人都要像小說所說，所有港人死後靈魂回上層世界都要開腦而死。而上層的香港世界明顯也不是甚麼民主國度，否則就不會有政府強制市民要被抓去開腦受死的法例。

五：
本小說由頭到尾的主旨都是說要尋找本小說的原作者，只要作者在香港能成功渡過2012年的世界末日，她便能在之後的未來完成寫作本小說，而香港也能找到第二和第三位潛意識大腦，那下面的香港就不會末日。

六：
本小說只是指導靈，指出未來5G科技能創造宇宙空間。並無任何特定政治立場，純粹科幻故事。

七：
要怎樣才能不會發生上層香港的宇宙，不會有人被殺死開腦做潛意識？那我們香港人就要掌握我們自己的世界，正如第四章尾段的阿希所說，要令本小說說的恐怖開腦未來異世界不會成為我們的未來！其實回歸中國可能是我們其一解決方法。就像第二章的尾段中，沉睡中范綾帶著的天狗面具的廣播所說，那個未來香港異世界其實屬於不存在的宇宙，這才是本小說的主旨。

八：
不同人看完本小說都會有不同見解，看法各有出入。不表示是作者意見。而在本小說第三章中，主角在香港回歸那天感到頭痛和胸口痛，那表示那天是香港歷史中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因此，關於本小說的立場，也只能留下來給讀者自己思考。不過本小說是純粹科幻作品，政治立場並非主旨。

九：
小說尾段指出男主角歸來，意思在於宗教層面，除了暗指出如金驢記故事中所說的邱比特重回賽姬身邊，也是指出聖經所說的救世主彌賽亞回到我們的世界，拯救世人，然後宇宙將會獲得長久的安逸和和平，猶如邱比特和賽姬的永恆的愛一樣，將會直到永遠！而在於宗教層面上，女主角就是東正教所拜的聖馬利亞。